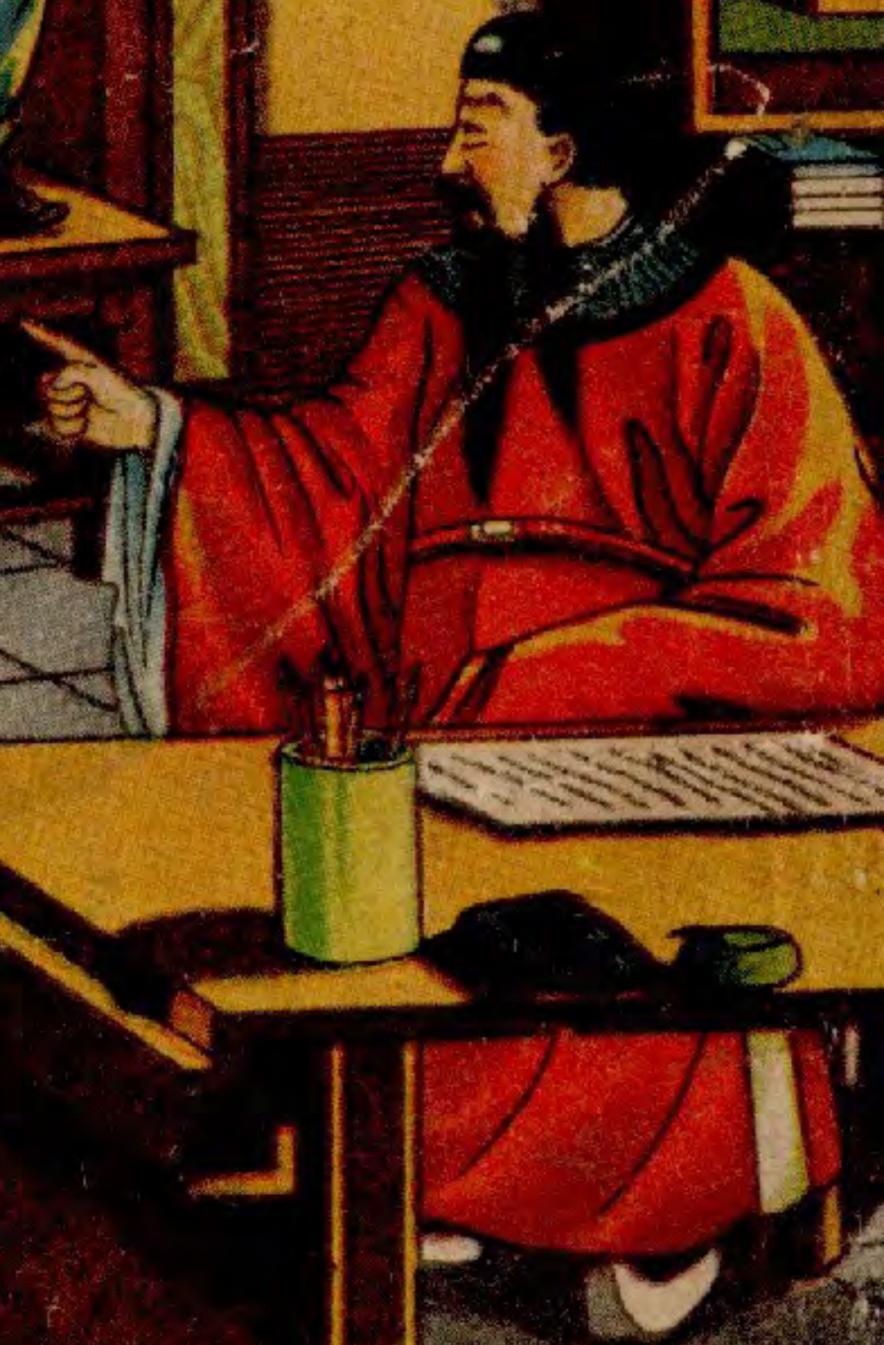


劍俠奇中奇

繡像仿宋完整本





繪圖劍俠奇中奇目次

第一回	昇平橋義俠贈劍	一
第二回	爭春園英雄救人	四
第三回	浮山亭豪傑助陣	六
第四回	松林內仙長指路	八
第五回	假響馬勇劫小姐	一〇
第六回	眞英雄冲散強人	一三
第七回	破佛寺白璧遭險	一五
第八回	紫霞軒赤繩聯姻	一七
第九回	吳經略奉旨伐寇	一九
第十回	常公子邀友遊湖	二二
第十一回	味理謀奸身受辱	二三
第十二回	伏羲醫瘡遇異人	二四
第十三回	聚義贈劍說冤枉	二五
第十四回	施計放火盜人頭	二七
第十五回	爲友除病忘天理	二八
第十六回	拔醫入獄起沉痾	二九
第十七回	張仲連累明知府	三一
第十八回	馮俊喜逢活眞師	三二
第十九回	阮氏出面尋男子	三二

第二十回	春香偷情引主奴	三三
第二十一回	醉歌園鮑剛逢友	三四
第二十二回	金雞巷太守伸冤	三六
第二十三回	假傳聖旨害忠良	三八
第二十四回	重改口供順奸惡	四〇
第二十五回	救鳳公一人報德	四二
第二十六回	殺貪官百姓沾恩	四三
第二十七回	鳳棲霞誤入烟花	四五
第二十八回	常雲仙欣逢貞烈	四六
第二十九回	篋片邀飲空歡喜	四七
第三十回	丁環洩漏脫災危	四八
第三十一回	居二姑冶容惹禍	五〇
第三十二回	武大漢妬奸行凶	五二
第三十三回	狼上狠殺人滅口	五四
第三十四回	誤中誤認假爲眞	五五
第三十五回	三進開封索寶劍	五七
第三十六回	兩案人命審眞情	五九
第三十七回	遭橫死奸黨貪財	六二
第三十八回	爲施恩放走家丁	六四

繪圖劍俠奇中奇 目次

第三十九回	鐵鉢山喜燃花燭	六六	第四十四回	九重主險脫災星	七八
第四十回	銀安殿笑接綵球	六九	第四十五回	遇金翁情結父子	八〇
第四十一回	常讓怒怪假柳緒	七二	第四十六回	征逆寇天降神仙	八二
第四十二回	馬俊識破真史通	七四	第四十七回	好姻緣遭逢恩寵	八四
第四十三回	三法司堅持異議	七六	第四十八回	衆公卿封贈團圓	八七





(一) 圖插奇中奇俠劍

國家圖書館

002427925

鳳小姐

鳳公



鳳林



瑞勝

米中立

米玉



史通

史德明



(二) 圖插奇中奇俠劍

繪圖劍俠奇中奇

第一回 昇平橋義俠贈劍



話說漢朝有一世宦洛陽縣人姓郝名鸞字跨鳳他父親在日曾做鎮殿將軍母親誥命夫人不料父母雙亡又無兄妹這郝鸞生來面如重棗兩道濃眉身長七尺有餘腰寬背闊勇力過人又兼詩詞歌賦件件皆精生平性格超凡將父母所留百萬家資專結交天下豪傑而且揮金如土扶危濟困不上幾年家業蕩盡房屋又遭天火而焚家人奴僕各自散去只有一個老家人相隨思想再造房屋無有銀錢雖有些相好捐資郝鸞不肯受人分文只與家人住在祠堂之中每日演習武藝而已光陰迅速不覺一年有餘時至隆冬大雪紛紛適有朋友請至城中飲酒賞雪至晚出城回祠堂雪風更大望見房舍如銀裝玉砌一般郝鸞冒雪而行剛上昇平橋邊上橋行走耳內聽得賣劍幾聲那時郝鸞聽了賣劍二字他便住了脚抬頭一看只見一個道者頭戴鐵冠身穿玄色道袍手捧三口劍這郝鸞走向道者面前將手一拱言道道翁寶劍可請與我觀否那道者把郝鸞上下一看便說壯士你要看貧道的劍麼郝鸞道正是道者說這等大雪紛紛却怎好看不如在背雪之處去看郝鸞道此處離我所居不遠請道翁一走何如道者道怎敢造府當下二人踏雪到祠堂見禮坐下郝鸞問道道翁仙居何處此劍何名道者笑言貧道遊於四方徧訪天下好漢姓司馬名傲別號臬臬子壯士可是郝跨鳳跨鳳聞言說弟子眼內無珠多多得罪郝鸞與道士又重見禮坐下司馬傲說公子請看寶劍遂雙手遞與跨鳳跨鳳接過劍來掣出劍鞘只見那劍光華奪目霞彩動人遂摘一根頭髮放在劍口上便吹口氣那髮即兩段真乃吹毛利刃之寶三口寶劍郝鸞一一看過愛之不盡言道弟子不識三口寶劍何名敢請仙長指教司馬傲道公子不必相問只看劍鞘上三個字便知其名郝鸞復又掣劍出鞘看三口劍上字真是明白一名龍泉劍一名攢鹿劍一名誅虎劍看畢便問仙長每口價銀多少司馬傲道每口要赤金一千兩郝鸞道弟子手內之鈔買不起真正得罪望仙長恕罪司馬傲道公子此言差矣大丈夫志在四方怎說買不起三字貧道看公子品概日後必有大富大貴古人云寶劍贈與烈士紅粉送與佳人若公子有愛劍之心貧道三口寶劍俱送公子何如郝鸞道仙長是取笑小生了司馬傲道怎敢取笑公子但公子終身富貴在此劍上只是公子僅用一口那兩口另有英雄用貧道煩公子訪尋好漢若有比公子強些的便可贈他日後好做一番事業郝鸞道蒙仙師指教又贈寶劍與

弟子但不知英雄出於何處。司馬傲道：「此處無人，可去河南開封府尋訪。」那時自然遇到奇異之人，但貧道理當奉陪前去。才是奈貧道還有些正事，言畢起身就走。那郝鸞謝之不盡，又留他不住。那司馬傲臨別之時，說道：「公子千萬莫負貧道這三口劍。」郝鸞點頭相泣，言道：「弟子謹依師命，拱手而別。」只見司馬傲是個高人，却也不敢違他吩咐，就與老人家商議。由此去河南，奈路途遙遠，盤川俱無，怎生去得？老人家道：「大爺慮得極是，且把今歲過了，到明春再作區處。」待老奴慢慢想法。郝鸞依言不覺到了歲暮，除夕一夜，正是大爆竹一聲催臘去，梅花幾點送春來。二郝鸞過了元宵佳節，又對老人家說：「正月將終，我要行走，起身出門，你是怎樣替我作法？」老人家道：「爲今之計，只得與那些受過大爺恩惠的，與他們借些盤費，備辦衣服行李。」郝鸞道：「怎與他們啓齒？」老人家道：「相公不必開口，等我與他們說便了。」郝鸞道：「你可就去請他們來。」那老人家去不多時，請到四十多位人來祠堂中，與郝鸞見禮已完，依次坐下。只見衆人齊道：「大爺呼喚，有何吩咐？」郝鸞只不開口。老家人在旁說道：「我家大爺請列位到此，並無別事，只因要到河南開封府去，有一親眷，幾年未曾探望，前日有信到此，請小爺前去走走，奈路途遙遠，欠缺盤費行李衣服，思來想去，並無別處設法，所以老奴思想到列位身上，大家量力幫助，日後加利奉還，不識列位尊意，果肯與否？」那衆人道：「我家蒙大爺天高地厚之恩，尚且無門可報，內有一個說道：『我的父母承大爺多少恩情，又有一人說道：『我有了官司，是大爺救出來的，大恩未報，衆人又說道：『我們的家資，情願與大爺分用。』」郝鸞道：「列位若出此言，我就當受不起，連幫我盤費都不敢領了。」衆人見郝鸞如此，便道：「小弟說話，一時唐突，大爺休怪。」衆人們又說道：「我們等大爺動身，量力而行便了。」郝鸞道：「承列位雅愛，容日拜謝。」衆人告辭，說：「小弟們權且告退，明日即當送上。」郝鸞道：「真正承情，送衆人出門，長揖而別，且說衆人到一個避淨所在，相同商議，說：『郝兄乃大丈夫，來日是他出門，況且向衆人說過借貸話，今日我等大家開了名字，一湊出程儀，有送一兩的，有送一兩五錢的，一時寫了六十多兩銀子，還有未曾開寫者，衆人各自散去。』到次日總湊一堆，俱到郝家祠道。衆人蒙大爺吩咐，小弟們不敢違命，遂將名字同銀子放在桌上。」郝鸞道：「我實不過意，蒙各位厚情。」衆人道：「大爺何出此言？少表寸心。」大家朝上一揖，躬身而散。郝鸞的家人把銀子單帖收了，次日還有些朋友聽得郝鸞要往開封府齊濟捐資，郝鸞一一收了，共有二百多金，叫家人去備行李衣服，又得了一匹牲口。郝鸞又謝了衆人，擇二月初二日起程。衆人備酒送行，前一日郝鸞買了三牲拜辭宗祠，又到墳前拜辭父母，當晚用了晚飯，又取幾兩銀子與老人家，又拜托各朋友照看老人家。次日天明，用過早飯，吩咐老人家：「我去之後，用心照管門戶，多則半年。」

少則兩三月就回。老家入說不須大爺吩咐。自然曉得。只是大爺路上須要小心。便把行李牲口。備得停當。郝鸞將銀子收在身上。腰中掛了龍泉劍。那兩口劍收在行李內。跨上牲口。主僕洒淚而別。投河南開封府。一路曉行夜宿。那日到了河南開封府。進了城來。尋了下處。進了客房。便叫人搬行李進店。小二拿了一壺茶。說相公恐未用飯。郝鸞道。取來。小二取了酒飯。郝鸞用過。小二收去。一宵已過。到了次日。郝鸞來到街坊尋訪英雄。雖有幾人入眼不上。又訪幾日。並無一人。一日。站在店門口。便問小二道。這裏果有熱鬧所在。玩玩否。小二道。相公要玩玩。出了西門。不上二里路。有一爭春園。百花開放。何不去飲酒散悶。郝鸞聽了。便將房門鎖上。叫小二照應。我去就來的。郝鸞出了店門。奔爭春園而來。一路見玩的人。三三兩兩而去。郝鸞隨了衆人行走。有一里路。遠遠望見園林。掛着一面白粉店招牌。上寫爭春園。園三個字。內面共三十六座行台。兩邊數不盡的樓閣。當中有小亭。上寫四賢亭三字。郝鸞便走上亭來。當中放着八仙桌子。八張椅子。郝鸞在椅上坐下。只見一個書僮掃地。他便放了手。在爐上泡了一盞碗細茶。捧到郝生面前。叫聲爺吃茶。郝生認是園內到來的茶。一飲而盡。將碗放桌上半邊。那書童又到面前。爺還是吃酒。還是遊玩。郝生道。你問我則甚。書童到身邊說。非是大胆。這亭子是我家定的。爺若用酒。請去別處。恐家爺責罰小的。故此得罪。郝生說。言得有理。少刻就走。小童依舊掃地。不一時。那書童跪下說道。家爺來了。請爺速行。郝生因他照會過的。將起身要走。見那位長者早已近來。頭戴金綫方巾。身穿大紅。足下綾襪珠履。滿口鬚鬚。年在五十以上。後隨一位書生。頭帶片玉。身穿天藍。足下珠履綾襪。後跟二名管家。担了食盒。那老翁見郝生頭帶紅巾抹額。淡紅箭衣。牛皮靴子。面如重棗。兩道濃眉。氣象昂昂。威風凜凜。那老翁愛之不盡。想道。天下有這等英雄。笑嘻嘻拱手上前說。老夫請兄一敘。一手挽住。郝生欠身說。晚生驚駕。大人恕罪。二人到亭子內。見禮坐下。小童獻茶。那老翁道。足下不是開封府人。貴處何方。郝生道。晚生乃洛陽人氏。老翁道。兄是洛陽人。老夫有一相知。兄可認得。郝生道。不知大人相知。是何人。老翁道。老夫相知之人。聲名浩大。世人都稱他爲小孟嘗。此人結交四方朋友。名叫跨鳳。他父在日。曾與我同盟。又同僚。兄可知否。郝生聞言道。小姪有眼不識。望乞恕罪。老翁驚道。原來跨鳳賢姪。重見一禮。郝生道。老伯貴姓大名。老翁道。姓鳳名竹。字名山。曾做太常寺少卿。因有病辭職。又指那書生道。此是小婿。姓孫名珮。字玉琢。他父親曾做武昌府。亦與令尊同盟。郝鸞道。先父在日。曾向小姪言過。不知老伯駕臨。小姪孤身路遠。少來與老伯孫世兄候安。孫珮道。真乃幸遇。望兄恕罪。郝生起身辭道。小姪失陪。鳳公與孫珮道。今日幸會。連請也請不到。怎出此言。郝生道。怎好叨擾。那鳳公道。請坐。不上一

會擺下酒席。那鳳公請郝生首坐。郝生道：老伯請上坐。孫珮道：郝兄是客，家岳是主。那有主人僭坐之禮？鳳公笑道：小婿言之有理。謙遜一會。郝生只得告坐。鳳公對坐。孫珮橫坐。家人送酒上來，吃了幾杯。只見兩乘大轎到來，跟隨僕婦們俱奔四賢亭上來。家人向鳳公道：夫人小姐到了。鳳公道：請他們到浮山亭去。此處有孫姑爺在此，不便。家人領命，叫那轎夫抬到浮山亭，轉灣抹角去了。郝鸞道：小姪有屈老伯母世妹了。今日禮該拜見，恐其不恭，唐突不便。明日到府來見禮。鳳公道：到明日自然奉請。又敬了幾杯。孫珮談些詩文，郝鸞談些武藝。正是投機。鳳公大悅。正談到高興，下面又到了在一起人。先一位頭帶方巾，身穿大紅面麻鬚鬚，足穿烏靴。左面一人面麻有鬚，儒巾儒服打扮。右面一人不上三尺，也是一樣儒巾儒服。後跟有二十多名管家。鳳公孫珮吃了一驚，不知這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爭春園英雄救人

話說那位公子同了兩個幫閒的，正到園中之時，朝四賢亭一看，低言向二人說道：老鮑，你看亭子上面，却是老鳳。同了孫珮在着。我正要尋他。今日在此撞到，待我抓他下來，打他一頓出氣。那矮子道：這却不可。我自自有主意。對公子低言道：門下方纔聽得有人說他家夫人小姐也在園內頑耍。大爺可將打手傳來，抬一乘小轎伺候。抬鳳小姐，況且那同坐的漢子，却是精壯之人。此時動手，恐紅臉發氣。我們人少，等打手到此人多勢衆，便不怕那人。只把鳳小姐搶去，與大爺完姻。就是老鳳與孫珮告狀。門下做個硬保。府縣不敢斷離。不知大爺意下何如。公子道：老石的計真好。提起孫珮奪我婚姻，恨不得食他之肉。方泄我恨。那鮑說：大爺不必性急，少不得處治他。公子點頭，叫家人回府，叫齊打手公子同鮑石二人往雪浮亭去了。且說鳳公孫珮見三人去了，鳳公對孫珮說：早知遇此賊，不來倒也罷。郝鸞看見他郎丈二人低言細語，面上失色，便問道：方才面麻之人是誰？鳳公道：不瞞賢姪說，老夫與他不知那世的冤仇。此人姓米名玉，字斌宜。他父乃當朝宰相，名叫米中立。那長漢姓鮑名成仁。那個矮子姓石名玉。因他生得矮小，人便教他石敢當。我無子姪，只生一女，名叫棲霞。今年十六歲，雖沒天姿，却也端正。米斌宜訪知小女才貌，叫鮑石二人前來做媒。我想米中立是個奸臣，日後有禍，況他兒子米斌宜又無才貌，倚他父親之勢，信鮑石二人引誘，所為皆不公不法之事。又強佔民間婦女，奪人田地，無所不至。雖有地方官不敢拿他，老夫為此不允。前月小女許配孫珮，米斌宜聞知，甚是不悅，屢尋我翁婿。况我年已六旬，小婿書儒，忍了多少氣。今日到此地，仇人窄相逢，是吃他的苦了。孫珮道：米家打手甚凶，岳母在此不便。郝鸞聽了，怒道：開封府內怎容此人。若論別的不敢請教，若說打手，小姪最喜。有小姪在此，老

伯放心。鳳公道：雖然如此，賢姪能打得許多人，郝生道：非是小姪誇口，有名好漢，見過若干，何況這些鼠賊。鳳公和孫珮聽了此言，不好再說，只愁在心。三人又飲了幾杯，且表米府家丁吩咐守園的道：我家公子與那四賢亭上鳳公作對，店主人聽了，叫小二和那些飲酒的說：那些人聽了，誰敢管事，盡都散了。鳳公在亭上見衆人一時四散，心內着急，又不好催客起身。那店小二忙忙收拾碗盞，恐怕打破，走堂的收拾桌椅，小二捧了往後走，方轉灣，不防有人解手，站起身來，將碗撞在地下，油湯潑了一身。那人道：忘八養的，你家死了人，這等忙，油湯潑我一身。小二看吃了一驚，見此人身長九尺，白布袖頭，青布戰衣，足下着一雙皮靴。小二連忙陪小心說：米府今日搶鳳小姐，恐怕相打，收拾傢伙忙了些，得罪碗打破，是小人晦氣。說完，拾起碎碗就走。那人擋住，你把話說明再走，不要你陪衣服，不然打死你這狗頭。小二道：爺莫動氣，我說這開封府姓鳳，曾做太常寺生下一女，十分美貌，有姓米的，他父親是朝中首相，他公子求婚，鳳公不允，將小姐許配孫珮。米家心中不悅，今日那鳳公同孫相公，又有一紅面人在四賢亭飲酒，他夫人小姐在後亭游玩，米公子叫許多打手，搶鳳小姐，我家店主恐怕打破傢伙，所以收拾，爺是外路人，不可在此龍蛇混雜。那人道：天下有這等事，你去收拾傢伙，你道那人是誰，乃京都順天府人，姓鮑名剛，字子英，別號披頭太歲，他祖父曾留萬貫家資，盡結交天下英雄，無心在家，每日閒遊，慣打不平。那日街上有個坐地虎，叫做王命，父子叔姪兄弟九人，專放利債，與人吵鬧，遇鮑性起，打死王命五人，逃到開封府，聞有爭春園進園來遊玩飲酒，聽了小二之言，心中大怒，說：清平世界，搶良家女子，我且看那紅面漢子，可保他翁婿。走到四賢亭一看，看見郝生用酒，如一隻猛虎，暗想此人可保二人了，我不必在此，且往浮山亭去保那女眷。轉灣只見門後一條門門，拿了悄悄的，躲在後亭，等米家人搶小姐之時，好動手。且言米公子生性奸狠，養一班忘命在家，以爲羽黨，十個最狠的，總有別號：猛似虎的項羽，爬山虎的樊噲，摸着天的王翦，金頭太歲章邯，銀背金剛廉頗，五花蛇的李牧，黑天王伍明甫，鐵頭和尚卞莊，笑面虎的白起，有勇無謀袁遊，還有八名好漢，比做惡星：大將軍金白禮，災害星的卞元，大凶神的方朋，歲殺星李元甫，官將星的周瑞，吊客星的毛進，歲冠星的詹常，白虎星鄒成子。連夜一衆好漢領頭走，後跟三十多人，都到爭春園賭勝，見米公子說道：大爺呼喚小人們，那處使用，石敢當道：列位並無別事，只因孫珮佔了大爺的親事，那鳳竹先受了大爺的財禮，有我同鮑兄爲媒，後又許孫珮，今日夫人小姐鳳竹孫珮俱在此園，列位把小姐搶回府，辱到孫珮鳳竹二人，事成之後，重重有賞。那些人道：鳳竹如此欺心，古人云：一女不吃兩家飯，先許大爺，又許孫珮，其理不合，待我們與大爺出氣。

一個個脫去衣服。搏扎妥當。鮑成仁喊小二拿酒飯。與衆人壯威。石敢當云。那幾位到浮山亭去。搶小姐。那幾位到四賢亭打孫珮鳳。竹二人。金白禮道。我領數人抬轎往浮山亭去。此時園門已閉了。米公子領班人打鳳孫二人。看見如木雕成。孫珮鳳說道。不好了。人已打來。郝生見米家打來。想道。我先誇過口的。如今已打來。料鳳孫二人必遭毒手。不如乘勢打他們一頓。保他二人。好顯我武藝。便向鳳孫二人道。老伯賢弟莫怕。有我在此。把頭巾按了一按。衣角扎在帶內。四下一望。並無幫手之物。挺胸貼在亭前道。有我在。誰敢上來。石敢當道。誰怕你紅臉漢子。米相爺公子在此。快下來。免你死罪。郝生道。那個叫米斌宜。米公子聽喚他名。使人向前說。你這狗頭竟敢喊我大爺名字。郝生道。你這狗頭。敢在此縱橫。米公子大怒。便轉衣袖上來。郝生道。我不免先下手打他。米公子正要打來。郝生兩條腿如風一般。用手打來。米公子閃不及。打在腿上。滾將下來。鮑石二人上前扶起。說大爺站穩。米斌宜連話也說不出。只是亂張口。石敢當看道。快些快些。太爺牙腮被狗才打下來了。典韋上前用手棒住半嚮。米公子道。這賤狗頭好打呀。那個說。只把狗頭抓下來。賞他銀兩。有爬山虎樊噲。手執兩根棍。打上前來。郝鸞伸手打他七寸。舉起腿望肚子一踢。樊噲跌倒。郝生早取棍在手。項羽見樊噲跌倒。心中大怒。一齊上前。郝生打得一個個跌下。皮拋眼腫。鮑成仁又叫人再喚些打手來。將那黑狗頭打死。且說十個凶神去搶鳳小姐。恰恰遇見狠太歲。不知怎樣相打。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浮山亭豪傑助陣

話說金白禮等統領多人。個個爭先。歲殺星李元甫。一脚將小門踢開。正遇夫人小姐在內飲酒說話。忽見一漢子把門踢開。口裏便罵。此乃女眷之所。誰人胆敢進來探看。李元甫喝道。你這個賤人如此大胆。一巴掌將僕婦打在地上。此時三十多人俱擁上來。把夫人小姐嚇得魂不附體。無處可解。李元甫把夫人小姐一把抓住。俱往外走。且說鮑剛聽了小二之言。躲在浮山亭後。等了多時。不見動靜。好不心焦。便睡着了。耳內聽有喧嘩之聲。方始驚醒。便爬起來。提着手。急急走出。只見那些人囉哩。鮑剛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便大喝一聲道。你這班狗頭。誰敢在太歲爺面前動手。那打手正在高興之際。忽跑出一人來。吃了一驚。衆人道。你這漢子敢來管我們閒事。鮑剛舉起棍子便打。那些打手先還可支持。後來無一個上前。卞元見勢頭不好。把小姐往轎內一推。轎夫抬着飛跑去了。鳳小姐如死的一般。不知人事。且說衆人抵擋不住。只得退下去。跳到米斌宜面前。叫道。大爺快走。後頭黑面漢趕來了。鮑剛追趕。耳邊聽了人說。小姐被卞元搶上轎去了。及到面前。聽見米公子說。鳳老兒怎請得這個狠人在此。石敢當說。大爺快走。那米

公子與衆人往後面跑去了。郝鸞亦追趕到來。見一個黑漢子。郝鸞對鳳公道。老伯同孫世兄快走。郝鸞亦同走。鮑剛叫道。朋友。我和你打到這狗男女家內去。郝鸞問道。你可知小姐在那裏。鮑剛說。小姐被米家人搶去了。郝鸞見鮑剛出言吐語。便知他是個義氣之人。我與你將小姐追回來才好。鮑剛道。既如此。你我速行。郝鸞依言。一同出了園門。向前追趕。鳳公着家人將夫人抬着回府。又命幾個家人跟隨。鳳公與家人一同回府料理。且說郝鸞二人。一直趕到前面。望見一乘小轎。二人急忙追那轎子。那米賊家人。卞元金。白禮。十多人。跟隨轎後。看見二人趕來。低擋不住。又不敢將轎子丟下。況且在荒野之中。無處躲避。只見前面有所廟宇。衆人將轎子抬進去。關上山門。郝鮑二人趕來。不見轎子。與衆人。鮑剛說道。想必賊躲。在廟裏。廟門關閉。使起腿來。往山門一踢。那廟年深日久。被鮑剛將門踢倒。衆人聽門響。見事不好。只得把轎子丟了。把後面矮土牆拆倒。一一都越牆逃回去了。鮑郝二人進了廟門。一直入內。見衆人都越牆走了。鮑剛拿棍欲趕。郝生見轎子在此。將轎簾掀起。看見小姐在內。大叫好漢。不必趕他。小姐在此。鮑剛聽到方才轉身。口中罵道。這班打不死的狗頭。今日饒你性命。改日算賬。拱拱手問道。你與鳳家是親否。郝生道。並無親。不過是世情之交。見此不平之事。所以助力。問道。朋友。你何人。鮑剛道。我游玩之人。見米家行凶搶鳳小姐。所以抱個不平。郝生道。此人到有幾分義氣。莫非司馬傲指點於我。此人如此英勇。正要通姓名。鳳孫二家人道。說不是你二位爺有武備。焉能得小姐回家。將小姐送回府。鳳公與夫人見了。感恩不盡。夫人叫了頭。送小姐上樓去。此刻心定。訴說一番。又思想今日送在孫家住。明日請他。不言。鳳公酬二人。再說孫珮回到家中。神魂不定。汗水長流。不知岳家好醜。郝鸞消息。正在焦燥。忽見隨去家人稟道。小人奉相公之命。請了二位爺來。現在門外。孫珮聞言。卽出大門相迎。二位到大廳見禮。坐下茶罷。孫珮道。適間不是二位虎威。幾乎性命不保。就問此位高姓大名。貴處何方。鮑剛答道。順天府人。姓鮑。名剛。字子英。世人見弟粗莽。綽號披毛太歲。前因本籍有不公的事。欺害人民。弟一時性起。打死王家父子五人。今逃在這裏。不料今日遇了米家行凶。打抱不平。幸遇此位相幫。方才救回鳳家小姐。蒙兄相召。造府不敢。指郝鸞道。此位是個義氣英雄。不知尊姓大名。郝鸞想這鮑剛是個真漢。不隱匿己事。回道。在下洛陽姓郝。名鸞。字跨鳳。鮑剛問道。兄莫非就是小孟嘗。郝生道。不過世人亂稱。鮑剛道。小弟聞兄虎名。如雷貫耳。今日得會。真天幸也。孫珮暗想。米家不能忍氣。不若與他二人拜了生死弟兄。弄他二大在家。若米家再來。有他二人。却也不怕。待完姻之後。帶領岳父母。同到洛陽居住。借郝兄之力。况這鮑剛。他本犯法逃在此地。亦可同他一齊避患。又想大丈夫志在四方。功名得意。

那時回籍。米家也無奈何於我。開言道。小弟是個腐儒。欲求二位兄長。誼結金蘭。不知二位兄台肯否。郝生未及開言。鮑剛跳起身來說。小弟亦有此意。就拜過兄弟朋友。亦五倫之內。郝鸞道。小第是個村夫。怎敢高攀。孫珮見他二人。允叫家人捧上飯來。共吃完了。吩咐家人備辦三牲香燭紙帛。設聖帝位。各敘了年庚月日。郝生二十五歲。鮑剛二十歲。孫珮十九歲。各依長幼。誓同生死。不一時擺上酒席。三人暢敘不言。再說米斌宜領一班羽黨。回到府中。米斌宜罵道。你們這班無用才。那個人打他不過。要你們做甚。忽見金白禮卞元跑回府中。呼呼氣喘說。好不湊巧。小人們搶回得鳳小姐。小轎抬到半路。誰料二賊追來奪回去了。小人們好不着急。無人幫助。米公子聽了此言。越發動氣。包成仁等却不敢多言。那衆打手。虧已吃了。有受傷的。各無半句多言。那石敢當叫大爺休得如此。門下細想。叫個一不做。二不休。依門下主意。再齊些打手與家丁。到孫珮家去。把孫珮搶到府中。鎖住拷打他一頓。可出大爺口氣了。不知可否。米公子說。先日打輸了。如今復仇。恐不能勝。石敢當道。先在爭春園。有二個野漢相幫。所以不利。如今難道還有他二人相幫不成麼。米斌宜說。你說得極是。須要個孫家人引路方好。石敢當道。門下識得孫家。我便引路。米公子道。今日已晚。你們且息宿。明日前去。次日天還未明。米公子傳齊家人打手。到孫家去。那些打手。搏扎吃酒。吃飯。好不高興。獨有包成仁奸猾。全不做聲。看見石敢當面有滯色。與昨日大不相同。自思自想。恐吉少凶多。況在城內。就奪搶鳳小姐。米大爺天理難容。今日又混合打孫珮。這些皆違條犯法。不得干休。不免假裝頭疼。可以避禍。睡在床上。只叫頭疼不能起來。米公子聞得。心中大悶。昨日費了精神。今日頭疼。留他在家睡罷。不一時打手收拾停當。共有五十多人。石敢當在前引路。奔孫家來了。此一回去打。弄得孫家人離財散。叫個禍從天上來。正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讓人非我弱。守己任他強。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松林內仙長指路

話說石敢當別了米斌宜。領了衆人。一路打奔前來。到孫家門口說道。列位。此處是孫家了。你們去捉住孫珮。自有重賞。此時孫家大門大開。不曾提防。石敢當就進大門。吩咐道。恐孫珮逃出去。把大門關了。衆人依言。且說郝鸞。孫珮。三又飲酒。各自安歇。一宵到了天明。梳洗已畢。忽見家人忙忙跑到面前。叫聲大爺不好了。禍事到了。米府多人打來了。郝鸞道。那個米府家人。回道。就是昨日的話。猶未了。石敢當在階前。大家叫孫珮狗頭。躲在那裏。孫珮嚇了一跳。鮑剛只因昨晚用酒多了。未醒。聽得衆人說。米家打來。忙跣起身。心頭火起。也不開言。向前把石敢當抓住。大喝道。狗頭。可

認得太歲爺。石敢當不防他在孫家。一把將他提起。方知昨日在爭春園黑漢子。哀求道。小的們多有得罪。已後再不敢來了。鮑剛道。你狗頭叫石敢當。石敢當道。這是他們的。鮑剛道。巷口立石頭。刻太山石敢當。你叫石敢當。竟是個又堅又硬的了。便把石敢當頭朝下。向墩石上一撞。那時石敢當花紅溜出一命。嗚呼。那些打手見石敢當死在地。下叫道。不好了。打死人了。一擁上前。要捉鮑剛。內中一個家人米興。有些本領。認定鮑剛打來。鮑剛閃過一邊。照褲襠踢來。米興氣又絕了。衆人道。又打死一個了。還不拿他到官。分頭尋孫珮。郝鸞見鮑剛打死二人。正欲上前相助。又見衆人打來。便把孫珮遮在背後。雙拳擋住衆人。人多難擋。况這班人都會打的。內中有一個家人眼快。便閃在一邊。去捉孫珮。家人救時。被米家人拉到後門去了。郝鸞諒孫珮不得過身。想道。後去救孫珮。先幫鮑剛打散那班家人。奮力打去。打得七零八落。欲往外跑。門又關了。實打不過。衆人前後門跑出。鮑剛趕來。又踢死幾個。四下裏找尋不表。却說米家人將孫珮夾到府中。喊道。不好了。打死了多少人了。米公子見把孫珮搶來。便問道。死那一個。衆人道。孫珮將昨日兩個凶徒留在家內。石相公被黑漢提起脚撞死了。米興又被他踢死了。家人見事不好。將孫珮搶來。話猶未了。這班被打之人。一一跑回。罷了。打死了米公子。一看。只見將衆人打壞了。驚道。這般狠打。此時包成仁聽石敢當已被打死。暗說。老包我好相法。你自送死。虧我不曾去。起身出房來。米公子見成仁說。石敢當被人打死。包成仁見衆人少了一半。問石玉帶多少人去。米旺道。五十八名。包成仁點數。只二十三名。共計打死三十六人。米公子道。孫珮家藏凶人。且弔起打一番出氣。衆人正欲動手。成仁說。不可。孫珮不曾打傷人。就好打。如今他家匿凶人。打死三十六人。理應送官究治定罪。若私下打他到官之時。他就有話說。米公子道。有理。即寫了名帖。使家丁送與祥符縣去。不多時。來了四名公差。把孫珮帶往祥符縣去了。米公子賞了差役。又有石敢當妻子。聽得丈夫被人打死。寫了狀子。亦到縣前。那二十五家主人。俱到縣前不表。又說鮑剛郝鸞在內尋了一會。不見有孫珮的人。有一人說道。相公被米家挾去了。郝鸞聽了說。孫兄弟被他搶去。我與你尋到兄弟。一同避難。二則離了孫家。只聽街坊人說。孫相公家藏凶手兩人。適才四個公差。把孫相公鎖在縣內。又有人說。孫相公是個忠厚人。受米家氣不過。請兩個大漢防身。不料打死了人。定要抵命。我們去看說的說。走的走。郝鸞二人聽了。心中甚苦。也隨衆人到縣前。鮑剛想做不怕王法之事。動手要搶孫珮。郝鸞見他怒。身上拍他一下。兄弟我們回去望望。二人竟到寓所。收拾行李。我若騎了牲口。恐怕孫兄弟輕我。便與店家說。這牲口權且寄在寶店。另日謝你。所喂草料。照數補你。又兌了房錢飯錢。與店家辭了行。二人悄悄出城去了。不表。

再說鳳公次日清晨叫家人拿名帖去請鮑剛同孫珮正在打點忽有孫家家人報道今早米家又使石敢當領數十人打到我來家來大爺已被米家搶去送官了鳳公聽了大吃一驚忙叫家人拿銀去縣裏招呼不表又說郝鮑二人離了城市約有三十餘里見一松林二人走進坐下鮑剛道你我如今打死米家人大哥與我雖然逃走却把孫兄弟抵命心中何忍要商量救他出來方好郝鸞道孫家兄弟原請你我二人防身誰料反遭禍患若說救他心有餘而力不足必須尋訪強力好漢方可救得我和你到別處去訪英雄前來救他罷二人商議已定一路前行行了十餘里到一座黑松林四處無人一帶盡是松林二了又歇下忽來了一位道人上前說道公子還認得貧道否郝坐細細一看認得是在家贈劍之人忙與道人見禮道人又與鮑剛見禮問壯士何名鮑剛道姓鮑名剛順天人氏道人問公子到開封府可曾訪得英雄否郝云尚未有人彼時離家到開封府遊玩遇鳳公孫珮米家搶小姐打抱不平遇鮑兄弟相助今早鮑兄弟與我打了米家人搶去孫珮送縣詳說一番此時我二人想尋高人相望老師指示司馬傲道先前也會說此時正在危急指着鮑剛道此位乃當世英雄可以贈他寶劍一口又在袖內取出柬帖二張付與郝生道你二人可照此帖內行事貧道暫且告別後會有期飄然而去郝生打開柬帖看時上寫四句道我今指你迷途路離了開封往浙行口天便是安身處舟中巧口異奇人郝鸞看完柬帖說道司馬傲先生出口成文他叫我離開封府往浙而行口天便是安身處想我母舅姓吳名蘭住在杭州會做總兵之職我今欲投母舅處不知賢弟投往何方鮑剛道先那先生亦有柬帖一張贈弟待弟也拆開一看便知只看一便有分教又做一番經天緯地之事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假響馬勇劫小姐

話說司馬傲先生贈了二人柬帖郝生先自看過鮑剛也將他自己的柬帖展開上寫本月十六日可在湖廣道上救鳳小姐之難不可有誤鮑剛看完不知其意郝鸞道這是高人指點必有應驗郝鸞見鮑剛沒有盤費便打開行李取出白銀十兩衣服兩套寶劍一口送與賢弟在路上防身事成之後兄弟可到吳經略府中來找我鮑剛道小弟初會大哥又忝在教下怎好大受哥禮物郝生道賢弟說那裏話此是司馬傲先生指示愚兄鮑剛只得收了把劍佩在腰間將行李捲好二人洒淚而別再說開封府祥符知縣姓孫名炎科甲出身為官不清人都叫他孫剝皮今日見了這些人命狀子並米斌宜拜帖立刻傳齊人役伴作來孫家相驗那保甲四鄰俱在孫家伺候不一時知縣到了下轎上

廳坐下問道。皇城內何有許多人命。便叫仵作一一驗傷。仵作跪稟道。石玉頭碎而死。三十五人皆是足尖踢傷喪命。書吏填了尸單。知縣便叫孫家家人買三十五口棺木收殮。貼了封皮。知縣回衙。見人命重案。不敢停留。隨即升堂。差人押了孫珮尸主四鄰坊保人等。跪了一堂。知縣先叫石玉妻子問供。這石玉妻子姓何。生得到有幾分姿色。時常與米公子有勾當。今日是包成仁教成了供。便哀哀哭道。求大老爺作主。替小婦人丈夫伸冤。孫知縣道。你是石玉的妻子。你丈夫平日作何事業。今日被孫珮打死。何氏道。小婦人的丈夫。平日陪米大爺耍。孫鳳恨小婦人丈夫陪他。請了兩個大漢。將我丈夫挽至家中。米府衆大爺見孫珮將丈夫挽去。隨後趕去護佑。被黑漢將丈夫撞死。紅面大漢又將米府大爺打死。求大爺伸冤。速將凶手抵命。說完又哭。知縣又叫四鄰上來問道。孫珮家藏凶手。早晚出入。諒你們知道。衆人回道。小的們做生理。早出晚回。並未看見。知縣就叫孫珮上來。孫珮見堂上跪的衆人。內無郝鮑二人。心中暗喜。縱三十五人死命。只我一人抵命。知縣喝道。小小年紀。匿外野棍。踢死米府衆人。那兩個凶手。躲在那裏。從實招來。免受大刑。孫珮哭道。童生在家攻書。并不結交匪類。昨日隨了岳父。在爭春園吃酒。不料米公子領了打手來。打我與岳父。不想園內撞出兩個大漢。打抱不平。打散衆人。救了翁婿二人。我感他之恩。請到家謝他。那知石敢當又領衆打手來打我家。那兩個大漢見衆人打來。彼此亂打一頓。不防打壞人的。他二人怕王法已逃去了。小的不會問姓名。小的情願抵命。老爺作主。知縣大怒。豈有人在冢過了一夜。不知姓名。小的實在不知情願償命。其中必有隱情。不打不招。與我夾起。左右兩邊一聲答應。孫珮早已嚇得魂不附體。兩邊不由分說。把孫珮鞋襪拉下來。夾起來。孫珮昏死。好半刻。方醒說道。小的真情不知。那兩個人姓名。小的情願抵償。求太爺開恩。知縣說道。在你不知。本縣三拷六問。左右與我敲。孫珮任他敲打。抵死不招。知縣見他不招。想他不能受刑。若再拷問。倘有疎虞。反爲不美。不若叫他招了供。申詳上司。看上司如何駁。他便問孫珮。你果然不知凶手的姓名。孫珮道。小的實不知姓名。知縣命將孫珮上了刑具。收監去了。詳文訪拿凶手。又向衆人道。孫珮熬刑不肯招。兩個凶手姓名。本縣親自差人訪。凶手爾等且自回去。各安生理。毋得妄動。衆人叩頭道。小人們怎敢妄爲。知縣打點退堂。衆人各散。孫知縣同師爺商議申詳。又忽見家人從米府來說道。要捉凶身。封鎖孫家門。孫知縣因見米斌宜的父親堂堂宰相。即命差人將封皮去封了孫家。家人命帶物件四散。再說鳳公着人去禁行賄。獄卒並不囉唳。孫珮鳳公此時與夫人小姐說了。鳳夫人聞知大哭。小姐苦在心中。鳳公鳳夫人商議說。我已年近六旬。止生一女。想招個乘龍佳婿。選定了孫珮。不意有這等風波。若不救他。女兒終身無靠。

若要救他。我年老勢孤。事在兩難。如何是好。夫人道。你我年紀共有一百多歲了。只望倚着女婿。那知有此大變。相公須進京叩闕。方可救得孫珮。一則他夫婦團圓。二則你我靠鳳公道。說得有理。怎奈路途非一日可以到京。况米斌宜屢次行凶。如我不在家中。他必來囉唆。我那得放心。必須將你母女二人寄居在別處。方可以去。夫人道。想是想得。不差往那裏去。好鳳公想了一會道。有了。你二叔前日着人看我。不免將你母女送到湖廣。兄弟處居住。原來鳳公有一個胞弟。是個秀才。因鳳公在京時做官。家內被米公子纏擾。不過因搬往湖廣。投他岳父張子仲處安身。却時常往來。所以鳳公今日想到兄弟身上。如在家中。亦必要救他女婿。那怕路途遙遠。夫人小姐聞言。心中大喜。鳳公將歷本一看。擇本月十三日吉時起身。叫了幾個有力的家人。收拾行李。僱備牲口。又着家人到監中。知會孫珮。送些銀子與禁子使用。那些家人忙忙收拾行李。早有人吹到米公子耳內。就與包成仁商議。我爲小姐費了許多心。已把孫珮問成死罪。今聞老鳳擇於十三日帶家眷往湖廣。投他兄弟鳳林。我想他往湖廣去。把一個花花小姐。竟脫了套。包成仁聞言。忙上前道喜。米公子道。喜從何來。包成仁道。非門下誇口。若老鳳在家居住。小姐難得與大爺完姻。如今帶了家眷遠出。小姐必到其內。此乃天助大爺不費吹灰之力。米公子見他說得有理。問道。你有何計。可以到手。包成仁說計有在此。大爺裝個響馬頭兒。方得到手。米公子道。宰相之子。如何去做強盜。包成仁道。大爺差了。不是斗相公做強盜。若是真強盜。莫說大爺不做。我們亦不做。不過借大盜之名。方能得鳳小姐。米公子道。怎樣裝法。包成仁道。大爺領了家丁。裝做響馬。出開封府。去城百餘里。有一地名。叫上道。上道就是蘭村。村中共有百十家人。鳳公必在此歇宿。待他起身。截他去路。劫了小姐。與大爺完姻。有誰知道。米公子聞言。拍手大笑。好計好計。老鳳已矣。等齊了家丁。打手三十三名。米公子同包成仁。帶了盤費兵器。到了十三日。預先起身。住在中村。着人打探鳳公消息。不表。且說鳳公到了十三日。拜了祖先。家中托老成管家料理。此時夫人小姐上轎。三四房婦女。一齊上轎。悄悄的出了北門。上湖廣大路而行。一路行來。天色已晚。到了蘭村地方。那掌鞭的對鳳公道。天色已暮。若過了此處。前面沒有宿店。盡是山林了。鳳公道。我恨不得一時就到了。今夜有月色。在此稍息。今晚放過夜棧。鞭掌道。夜放不得。恐有歹人。鳳公笑道。我又不是任滿官府。不怕打劫。掌鞭的。不敢違命。只得趕過蘭村。用了酒飯。喂了牲口。還了飯錢。又上大路而行。米家家丁打聽明白。方才老鳳在村用飯。要放夜走。包成仁道。真天賜姻緣。米公子便叫家人會了房錢。離了蘭村。在無人之處。俱用顏色塗面。白巾纏頭。手執兵器。鳳公騎的驢子。走得慢。米公子騎的馬。走得快。離了蘭村四十多里。早已趕到。包成仁又

聞探信的家人說道。乘驪轎是鳳小姐。家人看見跟隨婦女。俱在店外下轎。只有兩頂錫頂轎。在店內方下。包成仁道。那錫頂轎定是夫人小姐了。吩咐家丁打手。認定錫頂轎。當時包成仁一馬當先。從鳳公右手跑去。復轉馬時。對面照來。早被掌馬的看破。大叫不好了。強盜來了。正是。將離虎尾黃旛客。又遇喪門弔客星。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真英雄冲散強人

話說鳳公在蘭村打過了尖。放夜走四十多里路。忽一匹馬冲過復來。掌鞭的說不好了。響馬來了。鳳公問道。怎麼。掌鞭的說道。方才一匹馬右冲過去。左轉過來。這是響馬暗號。話猶未了。左道又是一匹冲過去了。鳳公看見。心中大驚。就叫家人把夫人小姐轎趕在當中。只聽放一板響。擁出許多響馬。鳳公見了響馬。心中暗想。不免上前哀求。主意已定。縱馬向前叫道。列位大王在上。我鳳竹不是客商。也不是任滿臧官。只因避禍。沒有多資。求大王開恩。放我過去。鐵頭和尚姚期上前喝道。你避患。我只要買路錢。鳳公道。不過幾兩銀子。幾件衣服。大王若要。老漢奉上。姚期道。連你身上都要剝下。方才放你。鳳公說。大王差矣。自古打劫不傷其命。求大王開恩。包成仁向米公子說道。大王不必在此。可引幾個家丁。搶小姐去。米公子依言。引了四名打手。從右首來。此時約有二更。皓月當空。那鳳公家人埋怨老爺不聽好言。一心放夜。果然遇盜。小姐聽了。鳳公與強盜說話。放心不下。挑起轎門看。被米公子在月光之下。見中間錫頂轎。現出一個白面佳人。米公子一看。便叫五個家人。將中間一頂轎抬來。五個家人打馬一冲。鳳公家人盡行冲散。爬山虎樊噲挑下馬來。把鳳小姐一把拉出來。米公子馬前一放。樊噲同米公子上馬。一齊加鞭去了。鳳公還與他們說話。忽聽有人說。寶貝已經到手。你等還不快走。等待何時。包成仁聽了此言。亦跑去了。不一時。眾人散了。鳳公暗喜道。響馬被我片言。竟自去了。忽然聽得婦女齊聲哭來。鳳公吃了一驚。道。必中響馬之計。他與我答話。將東西劫去。雖然幾兩銀子。也不在我心上。只求合家團圓。到夫人轎前。聽得夫人啼哭。鳳公道。夫人不必啼哭。可是響馬將衣服銀子劫去。夫人道。女兒被強盜劫去了。鳳公聽了此言。問道。怎麼劫女兒。不劫銀子衣服。婦女哭稟道。適才老爺與強盜說話。有五匹馬冲過轎前。竟把小姐劫去。鳳公聽了此言。癡了。那些響馬去後。家人方敢出來。說。小人事事不佳。不能救護。鳳公因小姐不見。心如刀割。並不回言。一個個目瞪口呆。只見松林內跳出一個人。手執短棍。頭帶毡帽。身穿短青衣。脚下皮靴。腰掛一口寶劍。從林內跳出口。內叫道。好混賬。失其重托。你道這人是誰。乃是鮑剛。前日與郝鸞分別。又有

司馬傲先生點路。今日在蘭村飲酒。吃完就在街上耍。更深入松林中。和衣倚樹睡了。此刻方醒。跑出松林。只見大路上。一堆喧嘩。鮑剛提短棍。大叫道。我來也。鳳公見有人喊叫來。向人家道。響馬去。短路又來。鮑剛道。你們果是鳳老爺家眷。內中有胆大者。答應是。鮑剛道。我順天府的鮑剛。曾在爭春園。同郝兄打散米家人。蒙孫兄弟感情。拜爲兄弟。誰知米家人打來。石敢當被我撞了頭碎而死。又打死數十人。與郝大哥逃出城來。遇高人指點。今日鳳家從此經過。命我在此保護。鳳公聞言。下了牲口。與鮑剛見禮。說道。好漢來遲了。便將方才小姐的事。說了一回。鮑剛道。真真誤事了。現在強盜往那裏去了。鳳公道。強盜將小女搶往西方去了。鮑剛道。諒他們去不遠。老爺在此。少坐片時。待我趕上。強人將小姐奪回。說罷。提起短棍而去。那鳳公正在大路上。等鮑剛回信。只見松林內。走出五、六人來。俱是隨常打扮。騎了牲口。喊道。你們可是開封府鳳竹老爺家人。答應是那六人。下了牲口。說。我們奉司馬先生指點。特來迎接。有柬帖在此。請爺觀看。鳳公接過柬帖。家人掌燈來。與鳳公拆看上寫的。

司馬臯臯子字奉岐。老先生台下啓者。貧道細論陰陽。數該如此。但令愛遭逢此難。鮑剛只可破賊。未必能救。令愛日後自有相逢之日。台下令婿該有百日之難。自有文士救他。屈老先生同陳雷等。共去鐵鉢山安身。湖廣不日有患。老先生若不依從。後必有禍。悔之晚矣。請自思之。至囑至囑。

鳳公看見。想郝生言。司馬傲贈他三口劍。往開封府尋好漢。方才鮑剛又說。司馬先生指點。今日在此救我家眷。此時又是司馬傲柬帖指示。諒不能誤我。又說鮑剛只可破賊。不能救我女兒。那鮑剛是個真漢。救不回我女。定無面見我。不免由他們。主意已定。便教家人抬轎。與陳雷等往鐵鉢山。只待後來往鐵鉢山。玉蝴蝶三鬧開封府之時。方得相會。再說米公子等。刦了小姐。走了二十多里。包成仁猛生一計。對米公子說。今晚有三更時分。帶到別處。不便離此。不遠。有古廟名破佛寺。寺內並無僧人。大爺可將小姐帶入寺中。先成親事。鳳小姐明日塞口難言。天明僱轎抬回府中。米公子道。那有在寺成親之理。豈不有犯神聖。包成仁道。若不成親。路上恐生他變。不若成親。公子笑道。老包。我今夜成親。明日着人修廟。到了寺前。下了牲口。家丁將毡條鋪在地下。將小姐放在毡條上。此時鳳小姐連人事不知。渾身冰冷。一者受了嚇。二者馬上駝走一夜。猶如死的。公子想道。費了心機。搶來是死的。不能成親。想是無緣。不若丟了。往外便走。只聽哎呀一聲。米公子回頭看時。見小姐醒來。便立住了脚。那時小姐醒來。睜眼看時。見不像在轎內。米公子止前深深一揖。叫聲。小姐。我米斌宜在此等了多時。小姐聞言。立起身道。你是何人。焉敢劫我到這裏。我的親父母在

何處好好送我回去萬事皆休若不依便鳴官究治米公子道說那裏話來既來之則安之小生不是匪類亦不是下流之人家父當朝宰相上年小生屢次求婚令尊不允後來將你許孫珮小生心實不悅孫珮隱匿凶人打死石敢當與小生家人三十五人如今孫珮問成死罪只得詳文一到便要處決令尊將小姐帶往湖廣小生同包成仁議論裝做響馬不搶財物只搶小姐况今日乃黃道吉日小生與小姐成就百年大事如何鳳小姐聞言吃了一驚大罵大膽強盜弄得我家七零八落我父母被你算計不過方才離開封府豈知你又假裝大盜將我劫來做了無法無天之事我鳳樓霞寧可今夜一死怎肯失節與你強盜米公子道小生爲了小姐多少心思才得到手怎肯不成親就罷走向前來抱小姐小姐便往後退不想到了壁邊無處回避罵不絕口米公子便近身親說莫說小姐罵就是打小生也不認真迎着臉去向鳳小姐說請小姐打小生一頓出氣小姐此刻恨不得一口吞他下肚見米公子送臉過來叫他打便提起右手恨一聲用力一下却打着米公子下腮公子雙手捧着下腮喊道不好了下腮又打下來了你想鳳小姐是房中弱女有何氣力就打得米公子下腮因手帶孫珮行定的一串八寶嵌珠的金錫手起之時二物落在手腕之下將米公子前日下腮打了尙未全愈又被鳳小姐打了所以下腮易下不知鳳小姐果脫得此難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破佛寺白璧遭險

話說米斌宜將小姐劫至破佛寺強成親事却被鳳小姐一錫將下腮打下米公子忙捧了下腮哼聲不絕再表鮑剛提短棍趕來遠望高山一叢人馬鮑剛大叫響馬你們望那裏走好好將鳳小姐留下萬事皆休如若不然叫你強盜難逃性命且說包成仁同衆人正在寺門口聽得喊叫只見大路上如飛的跑來大個大漢手執短棍叫道留下小姐萬事皆休包成仁道事已如此快請大爺上馬樊噲道大爺在裏面與小姐成親怎好去包成仁道事已至此顧不得了衆人一齊將門推開又見小姐站立一旁包成仁道大爺不好了只見大爺不開口了樊噲道病又發了成仁把米公子下腮托住往上一湊米公子方才開言說你們爲甚慌忙包成仁說請公子快快上馬外面大路有一個大漢趕來了米公子聽得此言便慌得手足無措只得撇了鳳小姐同成仁出了寺門扶公子上馬跑下山岡鮑剛已離不遠口中罵道快快將小姐留下放大步趕去只隔一節包成仁道我看此人好像在爭春園與紅面漢子打散衆人的黑漢子一般那家丁道快拿他送官又有家丁道動不得手我們假裝響馬也有不妙包成仁道快走爲妙鮑剛聽得明日強人又多不知小姐在那裏緊緊趕來包成仁道你看那大漢追得甚急想了一會此人喊叫要小姐若與他說

又不信。我若不言，他又趕來亂打。尚若天明，被人看見，反爲不美。如今用計，叫家人四散。鮑剛趕了半響，見人四散，趕東不是，趕西不是。腿又酸了，米公子騎快馬，已走不見了。鮑剛想救不得小姐，不如轉身往大路看時，鳳爺夫人却不見了。鮑剛想他們等不得先去了，待我追趕，不言鮑剛到湖廣，再說米公子等到明天。陸續進城回府，將小姐丟在破佛寺不言。且說破佛寺東首有鄉村，名仙人鄉，只隔二里多路，叫莫家莊。內有一個破落戶，此人叫莫倫，自幼失母，只有一父。當年家中稍可，年長二十六歲，爲人奸猾，作爲非禮。鄉人代他起個號，叫莫上天。前日賭輸了十多兩銀子，四處借些債，逼得無法。其父莫士王，雖有幾兩銀子，却不替兒子還。莫倫拿了索子，到破佛寺前尋短路，進得廟門，哭道：我莫倫命苦。今日今時，是我盡頭日子。此時天色將亮，尚未大明。莫倫正在落地扣索子，抬頭一看，望見大殿上有一個女子，吃了一驚，想道：我才尋死，就有弔死鬼來了。便前來大膽道：你是何人，在此勾當？且說鳳小姐在毡上坐了，見米公子出去，一心想自縊，忽外面一個人進來，頭戴破帽，身穿破衣，手牽索子，號啕哭進廟來。又向小姐問道：你是人是鬼？鳳小姐答道：是人。莫倫道：既是人，怎到此處？小姐道：我乃開封府鳳竹之女，被奸人謀害，父母帶投湖廣叔父處安身。不料遇響馬，劫我到此。若君子送我回去，自有金帛相謝。莫倫聞言，暗喜道：開封府離此三百多里，不上三日就到了。那鳳老必有重賞，還了衆人，餘了些再賭一場。此死中得生，將索收拾去了。原來是小姐失敬了。又道：小人眼下不遠，小人姓莫名，孝先。今早遇到小姐，不才願送回開封府。小姐道：不回開封府，請你送我湖廣去。莫倫道：小人情願請小姐到小人家內，僱個車轎。此時小姐在急難，欲回開封府，有米公子欲到湖廣，又不知莫倫之心何如。正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話說鳳小姐道：既承君子相送，奴家只得造府。莫倫道：何出此言？凡事方便第一，但恐怕怠慢小姐，說罷將地上鋪一條紅毡，捲在手中。小姐出了廟門，上了高岡。此時天色已明，莫倫偷眼將小姐一看，吃了一驚。想天生得如花女子，不若帶他回去，強他成親，不在人生一世，又想道：不好。他若不從，喊叫起來，反爲不美。前日有個算命先生說我今年有千金財運，莫非應在此人身上，不覺已到自家門首，將門推開。莫倫將手朝外一推，莫士王是個九流三教之人，已會意外面有人，便不做聲。莫倫道：此乃是開封府鳳老爺的小姐，被強人劫了，在破佛寺內，歹人不知去向。方才兒過寺前，見小姐一人，便請到家。明日送小姐往湖廣。莫士王道：原來是老爺千金，請到寒舍，輕慢恕罪。小姐答禮道：我因被強人劫了，煩令郎送我到湖廣。父母團圓，自有重謝。莫士王說：此去湖廣甚遠，小兒一路不便。老漢在家沒事，一同送小姐何如？小姐道：老翁若去更妙。莫倫就去收拾。一宿已過，次日天明，莫倫父子備辦早

飯。鳳小姐用過道。老翁幾時起程。送我到湖廣去。莫士王說。不瞞小姐。此去湖廣三千多里。兩月方到。約要盤費五十餘金。老漢要想向朋友相商借兌。小姐暗想。莫家父子如此貧寒。怎備得許多銀兩。若我久處。恐生不測。想了一會。想別的東西當不起銀子。不如將孫郎聘我這付金鐲取下。當了早早起程。就在手中將鐲取下。不覺兩泪汪汪。傷心起來。暗想當初孫郎定我。只望天長地久。永帶此鐲。不料禍起。如今孫郎身陷囹圄。又不知何日得脫。此難。此時無奈。只得棄了此鐲。到了湖廣。命人來取。將物放在桌上。說道。老翁一時難借許多銀子。不如將此鐲去當幾十兩銀子。早早起程。莫士王即便叫兒子去當。小姐說。君子此物只可當。不可換。莫倫允諾。拿到街上。三文不值二文。換了七十餘兩銀子。就開了賭債。買了幾件衣服。備了行李。又尋人寫了一張假票回來。交與小姐收了。此金鐲要待孫珮開封府災滿方歸。小姐後話不敘。莫士王一連收拾了三四日。僱了車子起程。鳳小姐見莫家父子二人老實。放下了心。誰知他父子拐至揚州。將小姐賣入煙花。按下不表。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紫霞軒赤繩聯姻

不言莫家父子送小姐往湖廣。再表郝鸞自開封府。與鮑剛二人得了司馬傲柬帖。往浙江而來。想道。司馬先生叫我到杭。訪得好漢。方可救孫兄弟。况杭州文風所在。那有好漢。一日到了杭州。天色已晚。想道。我母舅是好興頭的。今晚去恐不恭。不若下了寓所。明日再去。只見前面掛着燈。上寫公文寓所。郝生走進。問裏面有人否。小二忙來答應。爺可是下店的。郝生道。是。便把行李交與小二。小二拿燈引郝生進門。只見櫃上坐着一人。面如靛染。髮似硃砂。頭扎花布手巾。此時二三月天氣。微熱。身穿青布戰衣。大紅裙褲。旁立一個小使斟酒。那漢子見了郝鸞。並不起身。郝鸞思想道。這個狗頭無禮。忍了氣。同小二上樓來。小二將行李放下。點了燈。跑下樓取盆熱水洗面。郝生洗了。小二又拿茶來。放了一個破碗。郝生又忍了氣。小二拿了號簿筆墨上來。請問爺尊姓大名。那裏人氏。郝生道。問怎的。小二道。奉上司行文。開飯店來往客商。俱要上號。每月初一十五。到縣內去對。恐有來歷不明。店家有具干係。所以要開姓名。郝生見他。說得有理道。我乃洛陽人。胡士信。小二不知其意。寫了送與那大漢去了。便送飯上來。郝生見是。大米飯。一碗豆腐。罵道。這個該死的。爺到此。該煮白米飯。大魚大肉好酒。難道爺不把錢與你。小二道。說差了。東有店。西有店。那些店才有魚肉好酒白米飯。我店內只是這樣。明日算賬。還要白銀一兩。才可放你出門。郝鸞聽了。就將這些丟下去。把小二打了一頓。小二負痛下樓喊叫。我去把大爺請來。郝生道。就請金剛來。也不怕。小二跑至藍面漢前說。小人被惡漢打傷。

請爺出氣。那漢問道：他因何事打你？小二道：他要白米飯大魚大肉，小人回沒有，他就大怒，損了物件，打了小人，不說連你都罵了。那漢聞言大怒道：這個狗頭大膽，遂走至樓下，罵道：那裏來的野漢，在此胡行，敢下來打。郝生知是藍面大漢，把衣角扎好，挺立樓門。那漢道：你敢下來，郝生說：我便下來，將扶手用力一推，認定那漢打來，那漢側過，郝生乘空跑下。那漢搶一步，照郝生面上一拳打來，郝生側過，舉右手照那漢頭上一下，那漢翻身跌倒。郝生正要趕上再打，那漢搖手道：莫打，小弟得罪，兄果是洛陽人，郝生住手。那漢陪笑說道：請到後面，少敘。郝生說道：你想誘我進去，添些打手，我也不怕。那漢道：豈有此理，就同那漢走到後面，却是三間大房子，收拾干淨，擺了許多軍器桌椅。那漢換了衣服，與郝生見禮已畢，問道：尊姓大名？弟望見教。郝生道：在下洛陽人氏，姓郝，名鸞，字跨鳳。那漢說：原來孟嘗君小弟得罪，郝生道：足下姓甚名誰？請教。那漢道：小弟姓陳，名雷，字霓霞，山東東昌府人氏。人見小弟粗俗，起了一個名號，值年太歲，不知兄到此何事？郝鸞道：父母雙亡，家業凋寒，前日母舅着人喚弟，今日到此。陳雷道：令舅大人高姓？郝生道：曾做經略大元帥，因老告假，陳雷道：莫非吳羅漢老爺？郝鸞道：正是陳雷道。小弟久慕大名，未曾會過，就喚小二取些酒肴，二人暢飲。陳雷道：只因小弟接鳳老爺的家眷上山之後，才到杭州開店，訪好漢是實，以後各言心事，一宿已過。次早郝鸞起身，別了陳雷，離了店門，望吳府而來。到吳府門首，看了府門高大，對面照壁八字牆門內，放兩張大櫬，坐了十多個家人，真正威武。郝鸞上前問道：這裏可是吳老爺府中？家丁答道：正是，問他怎的？郝生道：煩你們通報一聲，說我是洛陽人，特來拜望老爺。內中有一個老人家，曉得郝相公是老爺的外甥，却不曾會過，便起身說道：莫非是郝太太的公子麼？郝鸞道：正是。衆家丁一齊站起來，說道：小人們不知大爺到，恕罪。郝相公道：恕你們無罪。老家丁道：請大爺到廳上少坐片時，老爺出來，再請相見。那家丁進內，一會說，老爺請公子後堂相見。郝生便走至後堂，只見母舅和舅母俱在堂上，便搶步上前，雙膝跪下。二位大人，在上，愚甥拜見。吳公雙手扶起道：一路風霜，只行常禮。夫人道：幾年不見，如此長成人了。郝生又與表妹見禮，坐下，說道：愚甥自幼父母雙亡，家業凋零，少來問安，望乞恕罪。夫人道：自離姑母之後，叫我日日思想，今日你方到此，不要回去。在我這裏，況且我與你母舅年紀已老，將來無人倚靠，你是外甥，也同兒子一樣。郝生點頭說：遵命。叫了婦女捧茶來，又擺飯用過。郝生叫家丁到陳雷飯店取行李，當晚飲酒，談些家務。吳公命人書房收拾牀鋪，請郝公子安歇。原來吳公夫婦所生一女，名若蘭，年方十六，尙未字人，只因他容貌端莊，詩詞歌賦，件件過人。吳公夫婦愛如珠寶，要得個乘龍佳婿。吳公與郝生正在書房談話，忽有家人報道：常柳二位公

子到來。吳公道請他二位進來。對郝生道。二位在外遊學。今日方回。二生頗有才能。去歲入了學。不一時二人進來。前面一人頭帶方巾。身穿天藍。足下珠履。面如塗粉。年不過二十。後面一人頭帶武巾。身穿天藍。足下珠履。面貌彷彿。笑容而進。笑道。老年伯在上。小姪特來候見。吳公道。二位賢姪常禮罷。禮畢。問此位是誰。吳公道。舍外甥姓郝。名鸞。常柳二人。又與郝生見禮。方才坐下。吳公指道。此位姓常。名讓。號雲仙。乃吏部右侍郎如春之子。這位姓柳。名緒。字貴芝。乃兵部左侍郎逢春之子。各人談了一會。只見家丁稟道。史相公來了。吳公道。請他進來。對郝生道。因他自幼在我家來。往如今不好阻他。常讓道。幼時同窗。還尊重。目下隨門下客。習了滿口流言。柳緒道。我們談得正興。厭物又來了。正說不了。史通從外叫道。老伯小姪史通來了。郝生把史通一看。頭帶逍遙巾。身穿玄色。足下珠履。與柳緒相彷彿。後跟一個門客。頭帶鴨帽巾。身穿青藍。却也不俗。史通見常柳二人。笑道。原來二兄在此。不知何時到的。就瞞我到老伯府上。柳緒道。小弟二人才來。尙未拜府。史通與吳公見禮。問道。此位是何人。常讓道。乃是老伯的外甥。史通亦與郝生見禮。那門客姓劉。名棟。亦各見禮已畢。史通老着臉坐下。說道。小姪忝在老伯教下。非止一日。今日難得常柳二人在此。況且郝兄又是初會。不論殘酒殘肴。願領一杯。當時與劉棟坐下。酒至數巡。史通道。二兄遊學。不如小弟訪得游妓。常讓道。小弟尋師訪友。學習正道。這些小弟不知。史通道。你二人又推托了。想是老伯在此。你姪老實。小弟已訪得有名之妓。生得千姣百媚。兩眼令人魂消。明日小弟作東。請郝兄與二位同樂一番。有何不可。郝生想母舅之言。果然不差。這史通真不成人。與他交而無益。只見史通出言不遜。又不好當面說他。便起身有些不樂。要去後堂安歇。你們在此少坐片時。史通大喜道。既然如此。老伯請便。史通見吳公去後。便將他花柳中妙處。長長短短。說個不了。常柳二人不耐煩了。說道。小弟今日方回。恐老母在家懸望。不能奉陪。史通見他二人告辭。便掃了興。又不好留他。只得起身同去。郝生送他們出府。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吳經略奉旨伐寇

話說常讓離了吳府。對柳緒說。我看郝兄到十分義氣。我等正談得高興。却被厭物吵去了。明日我家設個香案。同郝兄結金蘭。不知兄意下何如。柳緒道。弟也是此意。須悄悄的把郝兄請了。瞞了那厭物。計議已定。叫家人如此如此。請他各回家了。再說史通與劉棟吃了幾杯酒。真正有情。却被常柳二人告辭。劉棟說。大爺可知常柳二人意思。史通道。不知。劉棟道。大爺說話。常柳二人愁眉不展。兩人丟了眼色。出門時。又同家人說話。史通道。他人爲何厭起我來。劉棟

說門下諒常柳明日必請郝兄飲酒。大爺與門下再去與他鬧一場。史通道說得有理。明日定去再說。郝生見常柳有請便來後堂。吳公說常柳二兄相請愚甥。明日要到他家飲酒。不知母舅意下何如。吳公說若是常柳二人請儘可去。下次不必告我。但史通那畜生不可同他往來。郝生道遵命。吳公設宴後堂與夫人郝生同飲。談些家務。又說道老生只養得一女爲你表妹。擇一佳偶。費了許多心思。止有常柳二生中我之意。柳緒已有岳家。常讓尚未聘定。我欲將你表妹許配與他。無人作伐。幸得你來。可以從中說合。郝生道常兄果有才學。明日愚甥與柳緒從中說合。郝生辭了。吳公夫人回書房安歇。次日天明。常柳二人悄悄着人來請。郝生便取了幾件新衣服。帶了家丁。往常府而來。到了常府。家丁忙報道郝公子到。二人出來迎接。到了大廳。見禮已畢。常柳二人說昨承兄與老伯雅愛。郝生道不恭。何勞稱謝。常讓道史通那厭物。所以得罪。柳緒道小弟斗膽欲與我兄結金蘭。不知尊意如何。郝鸞道弟乃山野匹夫。既蒙雅愛。敢不從命。常柳二生見郝兄允了。心中大喜。叫家人擺上香案。敘了年庚。郝生長常讓二柳緒三誓同生死。拜畢起來。郝生又到後堂見常夫人。常讓道今日本請郝兄飲酒。大廳才是。恐厭物又來。不若請郝兄到紫霞軒敘談。郝生與常柳二人去進軒來一看。是個小小花園。栽有奇花異果。當下三人坐定。家人擺上酒。飲了一會。郝鸞道今日幸會二位賢弟。實乃天幸。我意欲煩柳賢弟代舍表妹作伐。與常賢弟聯姻。不知尊意如何。柳緒道極妙。常讓道不敢高攀。柳緒道仁兄不必推辭。明日小弟同郝兄面會年伯。一言爲定。三人正在說話。門公進來稟道史相公同劉相公來了。常讓道你怎回他。門公道史相公問老奴你相公可在家。老奴回他在家。史相公又問郝柳二相公可在此。老奴回他在此。常讓大怒道老狗才該回他不在家。才是話言未了。日見史通劉棟外面走進。大叫道小弟有甚不是。三位兄就不攜帶。常讓道非是小弟不來相請。只因郝兄偶然光降。小弟不過平常小飲。並無請客之禮。故未奉請。恕罪。史通道如此說來。小弟闖席了。又向郝生道另日舍下也要恭候。說罷坐下。家人添了杯筷。史通也不請聲。就吃個不歇。那郝鸞柳緒心中十分厭他。史通一連飲了十多杯。方才說道郝兄從河南來。尚未游過西湖。明日小弟作東。將杭州有名妓女帶入舟中遊玩。有何不可。郝鸞道我乃出外之人。不喜名妓。只喜英雄。史通道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恐見了妖嬈。就不是這樣說了。郝生將臉一變。常讓見郝兄不言。止住史通的口。柳緒便說道史兄莫怪小弟多言。今日蒙常兄雅愛。你我都是書香一脈。當講文事。况郝兄是個忠直人。何必說些忘八事。史通大怒道誰是忘八。我同你世交。因何罵我。同你上明倫堂說理。常讓恐弄出事來。說道柳兄說忘八。你未聽清。聖人云一日宿娼便忘了孝弟忠

信禮義廉恥。此爲忘八。莫要錯怪人。劉棟道。大爺休怪柳相公。史通道。我真唐突。得罪柳兄。罰我三杯。郝生道。恐舅父在望。另日再會罷。柳常道。請再飲幾杯。怎好匆匆而行。史通道。想是厭我。郝鸞道。豈有此理。當時五人出了大門。一拱而散。且說史通回到自己書房。說道。今日他三人果真厭我。劉棟道。他既厭大爺。便不與他來往了。史通依允。且說柳緒次日到吳府說親。吳公大喜。常讓擇日行聘。一日吳公與郝常柳三人在書房閑談。忽有報到。啓老爺高陞。文武各官俱在北新關等候。老爺開讀聖旨。吳公聽了。不覺大驚。聖旨到來爲何。老夫久居林下。又無過犯。常柳慌做一堆。郝生道。母舅不必驚慌。且到北新關接旨。再作道理。吳公進內與夫人小姐說知。換了朝服。帶了家丁。郝生同常柳三人亦隨至北新關。文武欠身說候大人多時了。吳公便上亭來。只見亭上擺列香案。欽差立在上面。吳公二十四拜。文武俱俯伏。詔曰。

朕聞安邦定國。武臣之力。文臣之才。今有登榮華處。海寇犯界。民不能安。得將莫敵。朕思卿可當此任。欽封經略大元帥。兵部侍郎。提調松鎮人馬。統大軍征伐。有功。班師陞賞。欽哉。

吳公山呼已畢。欽賜舉兵符帥印。吳公接了。將聖旨供案上。就與欽差各官見禮已畢。便先差家將吳龍領了令箭。飛奔松江調兵二十五萬。在西路等候。又差家將吳豹領了令箭。到京口調兵二十五萬。令各江人馬。西路等候。不言再說。文武請欽差到公館安歇。吳公告別回府。郝生接着大喜。夫人小姐道。喜爹爹榮陞。此去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吳公道。三日後起程。當晚吳公與郝生夫人小姐。後堂飲酒。說我今征寇。有賢甥在此。却也放心。只是不放心。史通你却不知。從前史德原相好。因他拜在米相門下。我就不與他往來。大鬧一場。告病回家。史通假言父命。娶你表妹。如今見許。常生恨不能消。如今遠出。賢甥依我三事。不可與史通往來。一件。早叫常生迎親。二件。你舅母年老無人侍奉。你可娶一房家室。照管家園。毋妄心。我卽百年之後。也瞑目了。不覺弔下淚來。郝生道。遵命。三事料理。愚甥亦來登州幫助。母舅成功。吳公道。你亦將門之子。應該出力皇家。各自悲傷。不能飲酒了。收去席面。次日吳公備禮送了欽差。常柳二生備席送行。常生道。恭喜岳父榮征。小婿與大人餞行。吳公說。多承賢婿。柳生上前恭喜道。小姪理當明日。恐伯父五鼓起馬。故同常兄特來餞行。說罷。各各奉杯。只說那外戚朋友。俱恭賀餞行。吳公一概辭謝。飲到日暮。二生別去。吳公回到後堂。命隨征家丁。收拾軍器馬匹等件。又備了香燭。拜別祖宗。然後吩咐夫人小姐一番。次日五鼓。三聲砲響。吳公起馬。帶了四十多名家將。乘馬出城。文武官送至十里長亭告別。郝生同常柳二人。送至五十多里告別。欽差回京去。

了吳公西路會齊兩枝兵征寇去。不知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常公子邀友遊湖

話說郝鸞與常柳二生送了吳公回進城中。他三人朝夕不離。一日柳緒道。老伯去半月有餘。府中事已料理明白。欲與郝兄一飲。常讓道。郝兄到此二月餘。尚未遊過西湖。明日小弟作東。請郝兄到湖心亭。一者避那厭物。二者盡我們興。豈不美哉。二人來約郝鸞。郝鸞道。愚兄遵命。明日賢弟先在湖心亭等我。我隨後到他。不知道正說之間。忽見家人來報。郝鸞心中一想。常柳便往後走。家大說不是史相公。是那開飯店姓陳的。郝鸞道。快請他進來。對常柳道。這姓陳的甚有義氣。明日可約同遊西湖。這陳雷見郝鸞人多義氣。吳公在府不敢來見。暗地往來幾次。今見吳公遠征。故來相望。郝鸞請他進廳。常柳見他生得凶惡。吃了一驚。陳雷道。少來問候。兄長恕罪。陳雷又問。二位是誰。郝鸞一說了。陳雷道。乃二位公子。小弟失敬。二人見禮已畢。郝鸞道。明日常柳二賢弟請我遊湖。賢弟若閒。可同去。陳雷道。小弟山野之夫。怎陪二位公子。常柳二人道。陳兄乃當世英雄。小弟們乃聖儒。郝兄每稱陳兄義俠。正敘話間。今勞駕臨。天賜奇逢。陳雷道。公子不棄。小弟領命。郝鸞吩咐辦席。四人暢飲。黃昏方散。次日常讓叫了船隻。着人悄悄的去請陳雷。先登舟到湖心亭。叫店家備酒席。等候郝鸞。再說郝鸞在家中料理些家務。與夫人言明。叫家人出城來。叫一隻船。往湖心亭來。只見途中遊人不絕。杭州西湖天下第一勝景。正想間。對面來一隻小船。船中坐一人。面前擺列餚饌。一個大碗。一壺酒。獨自暢飲。郝鸞定眼一看。吃了一驚。你道那人怎生打扮。相貌希奇。眉中長帶豪氣。胸藏俠義。腹中單愛英雄。兔眼金睛。光尤閃爍。行黑宛如白晝。鶴膝猿背。走路快如風輪。濟困扶危。所伏者雞鳴狗盜。除奸去惡。不讓那聶政專諸。獨坐艙中。形容如良馬。眉目似凶神。只因奸黨迷真主。降下台垣地煞星。郝鸞見那人生得奇形怪狀。滿面殺氣。兩眼如棗。那人看見郝鸞。生得面如重棗。兩道濃眉。兩人對着眼睛轉也不轉。不覺兩船擦過。郝鸞見那人生得異相。便叫梢公。與我把船搖回。意欲趕上那人。細看一番。那船亦搖轉來。那人站在船頭上。郝鸞亦出艙。站在外面。對面擦過。離了半里。郝鸞命還到湖心亭。梢公道。相公如何作戲。郝鸞道。我多與你幾分銀子。梢公將船搖往湖心亭。那船亦搖來。郝鸞想那船上漢子。生得如此異相。必是英雄之士。想了一會。司馬傲柬帖言。若要救孫珮。必得異奇人。叫我離開封府。往浙吳字意。卽是口天。如今已應信。却何舟中巧遇異奇人。莫非應在此人。正想之間。聽那船上梢公叫進祿官。往那裏進祿。見有人叫他。抬起頭來一看。是張大哥。我同大爺往湖心亭。郝鸞問進祿。那個船家你認得進

祿道。他上年曾在府中郝鸞道。站在船頭的可認得。進祿道認不得。郝鸞也就罷了。想起心事。鮑剛不知去向。孫珮又在監中。不覺已到湖心亭。郝鸞只得上岸。那常讓三人起身來迎。說小弟們等候許久。郝鸞道有事來遲。衆人上了亭子坐下。小二擺上酒席。四人暢飲不說。再敘那舟中所遇之人。乃六合城人氏。姓馬名俊。字子昌。綽號電光目。因他會飛牆走壁。世人多叫他玉蝴蝶。自父母雙亡。遺下產業。怎當他結交天下好漢。不覺一貧如洗。忽一日來了一位道人。對馬俊說。貧道傳你法術。偷大戶不義之財。來與壯士權且度日。二來可以濟貧。不知壯士可否。馬俊說。蒙大師指示。敢不從命。道人遂將法術傳馬俊。馬俊拜謝道人去了。當夜馬俊試了。不費力得了銀兩。周濟貧人。今日無事。僱了船到湖心亭來。才見郝鸞。心內想了一番。那人必非杭州人。他兩眼看我。可惜未問他一言。遂問梢公說。方才說話小使是誰家的。梢公道。就是前月奉旨征海寇吳老爺府中的。馬俊道。那紅臉人是府中何人。梢公道。吳老爺外甥。此人有名望。他父會做鎮殿將軍。父母雙亡。揮金如土。將家傾了。姓郝名鸞。字跨鳳。世人稱他孟嘗君。係洛陽人。文武全才。來到此處。本城的好漢盡去請教。馬俊想了呀。嘗聞朋友說。洛陽郝鸞是個好漢。今日相見。果然不差。今晚三更前去會他。他方知我有手段。把了船錢上岸去了。再說史通因劉棟許久不回。此刻還未來。史通悶了。一人走出到柳緒門首。問你家相公那裏去了。門公道。常相公請去。史通又跑到常家門首。問柳相公來否。門公道。未來。史通不信。四處尋了。想定到吳府了。又到吳府來。不問門公。竟自進花園東張西望。無一個人影。坐在內房牀上。不覺困倦睡着了。且說小姐貼身丫環。叫秋香。至園中見一後生酣睡了。想道。常姑爺到西湖游玩。因何在此睡下。細看面貌不差。想姑娘過門。定把我賠送。姑爺生得風流。若侍奴爲側室。不負人生一世。今且無人。不免進去。但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味理謀姦身受辱

話說秋香走進書房。把花放在桌上。就伸手史通面上輕輕一下。說讀書人不念書。在此打瞌睡。史通正在朦朧。被秋香打醒。驚出汗來。說是誰打我。秋香見是史通。往外便走。史通見秋香有幾分人才。上前扯住道。因此無人。天緣湊巧。秋香滿面通紅。說見相公睡在此。恐我大爺回來。故請相公醒來。因何亂說。史通笑道。這是姐姐送來。一把扯定。秋香秋香道。快放手。你不放手。我就喊叫。史通如何肯聽。秋香心生一計。說今夜大爺不回。晚間伏侍小姐。你夜間來。無人知覺。豈不爲美。史通說你哄我。秋香說怎敢戲言。史通放手。秋香逃脫去了。史通出了花園。歡喜去了。回到書房。用過晚飯。又跑到吳府來。等到黃昏後。不見秋香出來。有一更時分。也不見他。又無月色。黑洞洞書房。不覺身子倦了。伏在

椅。上睡了不提。且說郝鸞船到城邊。已有一更時分。郝鸞道：三位不必回去。到舍下吃茶。陳雷與常柳三人來到吳府。書童執燈到書房。忽聽房中有呼聲。柳緒道：何人在此睡？書童將燈一照。常讓笑道：是厭物。好不要面子。我們吃酒。就在此老實等了。郝鸞見是史通。便伸手搖他肩頭。史通正在相思魂夢。猛驚醒來。將郝鸞一把抱住。吻了個嘴。說：姐姐真信人也。郝鸞舉起右手。照史通臉上打了一下。嚇得亂滾。跌在一邊。睜眼一看。見常柳二人。還有一個大漢。不敢開口。郝鸞罵道：小弟平日未嘗與狗頭作戲。史通道：小弟唐突。恕罪。常讓說：那有平白親起人的嘴？柳緒道：他還說姐姐真信人。必送官方可。陳雷道：不要送官。打他一頓。怕他怎的？郝鸞道：我有甚工夫打這狗頭？叫家丁打他。書童跑到外面。叫了家丁進來。說：大爺喚小人有何吩咐？柳緒道：史通黑夜入花園。非奸即盜。打這狗頭。叫他招出家丁。奉命。個個掄拳敲打。打得遍身皆傷。史通說：我招了。常柳二人上前扯住家丁。說：史通是個世交。放他去罷。郝鸞不允。史通招了。三位在此。我日裏打瞌睡。遇見秋香。約我今晚前來。撞了三位仁兄。恕罪。郝鸞道：秋香可來？史通道：未來。郝鸞道：舅父待你不薄。你反起邪念。其罪難免。史通道：小弟再不敢到此。常柳二人討情。郝鸞道：灌他糞。常柳二人吩咐家丁放他去了。史通跑回家。換衣洗臉。遍身疼痛。想明日他們將此事傳出去。有何面目在杭州城？不如到父親任上用計害他。以報此仇。正是：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吩咐家丁收拾行李。明日五更起身。到了四更。辭母親往京都去了。劉棟次日。聽說史通走了。自己將房子賣了。帶妻亦同投京。跟史通去了。且說郝鸞正在花園門首。只見東首跳下一個大漢。到前。雙膝跪下。說：郝大爺救命。郝鸞吃了一驚。細把大漢看了。說：好漢請起。有何冤屈？叫我救命。那漢子說：請大爺到寓所。一一奉申。郝鸞叫家丁對三位說：我就來。同家丁掌燈。出了花園去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伏羲醫瘡遇異人

話說郝鸞同那人走了半里。到一寓所。只聽得有人大叫：痛殺我也。那漢子請郝鸞坐下。便拜。郝鸞說：請起。足下尊姓大名？有何冤屈？那漢子起身道：小人東昌府人。自幼父母雙亡。生我弟兄二人。姓周名龍。只因人見我黑。取名鐵判官。我兄名順。只因生得面紅。取名火判官。前月離山東訪友。我兄項下生了一個大瘡。有口耳眼鼻。醫治不治。此名人面瘡。忽一日來一個道人。我去求他。道人有藥。因小人十分哀求。道人說：此百日瘡。過了百日。其人必死。我出家人方便一二。說城內吳府有紅面人。姓郝名鸞。可求他。龍泉劍為引。片刻全愈。小人等了兩天。今日方遇。郝鸞道：有劍做藥。周龍道：道人交藥與我。說照帖取用。郝鸞便叫家丁取劍。又將柬帖看了。叫周龍取灰。又取陰陽水。將丸用水和得不乾。

不濕。又叫周龍扶令兄起來。郝鸞進房。遂將那藥敷在瘡上。留口在外。郝鸞將劍掣出。金光眼目。將劍燒紅。細對瘡口插去。聽得咯啞一聲。臭氣難當。聽得周順大呼快哉。呼呼睡去。疤落下如鬼臉一般。郝鸞吩咐埋了。周龍道。明日總來叩謝。郝鸞道。暫別。衆家丁帶了劍掌燈回到家中。陳雷與常柳問其原故。郝鸞一一說了。陳雷聽了。周順兄弟便道。他自幼與我相交。本山東好漢。不料他來會我。郝鸞道。約他於今明兩日一會。然後三人告別。各自回家不表。郝鸞來至後堂。夫人已知打史通請去醫病。說方纔將秋香打了。郝鸞亦將瘡事說了幾句。到書房去了。秉燭獨坐。前前後後。想得煩惱。便彈劍作歌曰。赫赫怒氣冲霄漢。心事訴向誰。談恨不平。且把匣中寶劍彈。我也曾釣西江渭水寒。我怎肯學告人難。何一日見青天。作一番吐氣揚眉。那時間方顯男兒漢。調寄西江月詞。歌畢。將劍入鞘。聽得門響一聲。郝鸞問是誰。沒人答應。又聽了兩下。掣劍在手。開了房門。跳出來。四下一望。方纔分明是人。就不見了。沉吟之間。只見花架下一人。做賊的打扮。郝鸞趕去。那人就跳上屋去了。郝鸞吃驚。指道。快快下來。免我取劍。那人道。你方纔想我。我來你又拿劍嚇我。郝鸞定睛一看。好似船上那人。便道。可是今日遊西湖的。那人道。然也。郝鸞道。晚間到此。莫非作梁上君子。那人笑道。非也。聞你大名。特來會你。郝鸞想這他必有手段。或可救得孫珮。便道。既會我。請下來。那人道。因日間在西湖偶見方知。在下本城人氏。姓馬名俊。父母雙亡。結交四方豪傑。家業冰消。偶遇道人。傳了小弟輕身之法。做個不要本錢買賣。取惡人之財。以濟窮人。江湖上人見我身輕。叫我玉蝴蝶。又見我目有光。叫電光目。馬俊又將平日殺人放火之事。說了一番。郝鸞聽了。也是驚嚇。想馬俊所做之事。可以救得孫珮。司馬傲之言。莫不就是此人。開口道。馬兄如此仗義。我有眼不識。望祈恕罪。馬俊道。小弟下等之人。承兄雅愛。郝鸞道。明日有幾位山東朋友。屈兄來會。馬俊道。從命。弟思從屋上來去。恐被書童所笑。明日由大門進。方成道理。郝鸞道。此時門戶已關。如何是好。馬俊道。仍從舊路去。郝鸞道。兄不可失信。馬俊道。不必叮嚀。出去上房。將身跳上房屋。一拱而別。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聚議贈劍說冤枉

話說郝鸞見馬俊上屋就不見了。呆了半晌。想我本事不及他。纔進書房安宿了。次日常柳二人。同陳雷來書房。說史通這個胡鬧。郝鸞道。便宜了這狗才。忽見門公走進來稟。周順兄弟來會大爺。郝鸞道。請話說未了。周順進來問道。那位是郝兄。郝鸞道。在下。周順道。多感救命。周龍亦上來致謝。各各見禮。問了姓名。郝鸞想馬俊怎不來。只見門公拿一個紅全帖說。外面有一位馬相公。拜訪。郝鸞接帖看。上寫通家弟馬俊拜。郝鸞對衆人說。這個姓馬的義氣如山。必須

前去迎接。衆人迎出大門，看見馬俊文不文武打扮，到了書房，見禮已畢，通了姓名。郝鸞說：「今日英雄聚會，重排香案，寫了姓氏，又依次序列。」

第一郝鸞字跨鳳系洛陽人氏。

第二周順字偉然系山東人氏。

第三馬俊字子昌系杭州人氏。

第四鮑剛字子英系北直人氏。

第五陳雷字霓霞系山東人氏。

第六常讓字雲仙系杭州人氏。

第七周龍字傑然系山東人氏。

第八柳緒字貴芝系杭州人氏。

第九孫珮字玉環系開封人氏。

開寫明白，不一時衆人擺上香案，拜過神聖已畢，序了次第，坐下擺了酒席，開懷暢飲。半晌，郝鸞猛想起孫珮鮑剛，便愁起來。衆人道：「有甚心事？」郝鸞道：「我想孫珮二人苦楚，我等歡樂，言罷，泪如雨下。」馬俊道：「終有相會之期，何必憂慮？」郝鸞道：「鮑剛往湖廣三四月，可以放心，不知孫珮死生如何。」馬俊道：「孫兄弟無非在家讀書，仁兄何出此言？」馬俊又說請兄說明。今日拜過，情同骨肉。郝鸞道：「衆兄弟不知孫珮身陷囹圄，命在旦夕，要有偷天換日手段，方可救他。」衆人說：「或者小弟們做得來。」郝鸞就將爭春園打米公子前後說了，急得馬俊暴跳如雷。世上那有這等人？小弟不才，願救孫珮，殺米斌宜。郝鸞道：「不知幾時起身？」馬俊道：「要走就走，不知那位兄弟肯同我去？」周順說：「我同你去。」馬俊說：「二哥去更好了。」當下告別。陳雷見馬俊性急，說開封重地，孫兄弟又在監中，可等我去山寨，邀廿個弟兄幫手。常柳聽了，陳雷說：「暗中說郝兄怎結交強盜，又見馬俊笑道：「此時是自家兄弟，何必隱瞞？但黑夜夠當，我做熟了。」郝鸞見馬俊真心，想道：「義氣過人，不如扯他後面，贈一口劍與他。」把馬俊扯在書房，低聲說道：「我看賢弟真俠士，當日司馬傲先生贈我三口劍，日贈鮑剛一口攢鹿劍，這刺虎劍贈與你防身。」馬俊接過，掣出看時，光耀射人，便識神人出來。說：「小弟換了衣服就來。」常讓對郝生說：「馬子昌怎樣救得孫珮，况劫獄犯禁，兄何縱他？」郝鸞說：「賢弟不知，馬子昌此去不妨，不一時馬俊換了常行衣服，腰佩寶劍，作別道。兄等高座杭城，一揖別了。衆人送出大門，二人放開脚步去了。衆人回園中，飲至日暮方散。且說馬俊周順出了城門，說：「我與賢弟忙忙而行，忘了行李。」馬俊道：「有二人說說行行，走了五十餘里，到了鄉鎮。馬俊取了銀子，買了鋪蓋，打過了尖，依然起行。這一路盤費，都在富貴人家取來。曉行夜宿，到了開封，趕進了城，尋下歇店。馬俊叫小二接了行李進房，小二取兩盆水，二人洗面。小二問：「爺還是自己起火，還吃店飯？」馬俊說：「我二人一日三餐，晚間酒肴，連房錢與你一兩銀子，一天今晚不用你的煩，你買辦取一錠銀子，交與小二備酒飯，多了算明日房錢。小二拿了銀子，歡天喜地跑到面前，店主聽武乾天下那有失算之人，就把銀子收下，叫小二買熟米宰雞，叫妻子。」

在廚房燒煮。自己到後面與馬俊見禮。說些話出去。小二捧上飯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施計放火盜人頭

話說店小二捧上夜飯。二人用畢。小二收拾去了。方才捧上酒來。周順坐上。馬俊對面。小二斟酒。二人飲了數巡。馬俊向小二道。你家有這房子。因何無人下店。小二道。這房子是孫相公的。只因今春孫相公是他岳父請到爭春園飲酒。不知何事。同米公子鬧起來。內有紅面大漢。把米府家丁打散。又有個黑面漢子。幫助米府報仇。不防兩漢在孫家吃酒。石相公被黑漢打碎頭死了。又踢死三十五人。兩個漢子逃去了。孫相公苦打成招。在秋後處決。那些冤鬼作怪。下店之人。說我家離他家不遠。恐怕遇鬼。馬俊聽了。方知孫珮處此地。又問。如今孫家可有甚人。小二說。家丁小使散了。只有兩個老管家。住在房後。此房寫與我家開店。每日取勺米過活。前日他家人去監內看孫相公回來。說監內牢瘟。人皆睡倒。如今罪人提到內監。只怕孫公子不得生。馬俊道。監牢內難道無醫。小二說。請的不中用。要請羅大夫。方有手段。馬俊問。羅大夫到監內近遠。何如。小二道。不遠。一直向東。就是有個招牌。上寫羅輝菴大方脈。小二又取兩壺酒。放下說。爺若再要酒。請喊。言畢去了。馬俊對周順說。我在兄長面前。說到此便救孫珮。不意病在監內。縱然救他出來。也是枉然。不能行走。周順道。不妨。就說害病。馬俊道。他們不信。眉尖一促。計上心來。欲與周順說明。又恐他怕待行事之日。先打發他回去。小二來收碗盞。又拿兩壺酒來。便叫小二把中門關了。小二又取水來洗臉。馬俊問道。府衙門那裏。小二道。在前街。說罷。小二去了。二人又飲幾杯。說。仁兄坐坐。小弟走走。就去。周順道。夜深了。那裏去。若有事。天明去。馬俊道。仁兄不要管。我去便來。便在行李內。不知取了甚麼東西。放在腰內。又換了衣。對周順道。若小二取東西。不可開門。到天井內。將腰一灣。上屋去了。周順暗想。馬俊鬼頭鬼腦。黑夜出去。定會弄出事來。不說周順吃驚。馬俊在屋行了一會。不知府衙門。正來找尋。聞更鼓梆子聲。過十數間房子。只見前面有些燈光。他就在屋上伏下。舉目一望。只見前面有個照壁。蓋得花綠。却不明白。又有高大府門。門前掛着紗燈。上寫開封府正堂五個大字。約有十幾個巡更的手執軍器。曉得是知府衙門。輕輕縱過二門。看見高大牆垣。放有荆棘。想此處定是牢獄。馬俊乘空落下。並無一人。走至神堂。只見堆得二三十個草。馬俊想。天從人願。就放起火來。呼呼的燒起來了。馬俊回寓去了。再說獄堂失火。打更的忙向前救火。驚得獄卒忙開牢門。罪人往外亂跑。幸得東西兩邊門關好。不曾走了一犯。衙役跑到後堂。稟知府知府吃了一驚。倘若燒死重犯。本府如何回覆上司。這是獄卒不小心。此知府姓雷名霞。科甲出身。為官清正。人稱他

雷青天見火甚大。心內大驚。次見火勢微了。方才放心進去。知府問道。可曾燒民房。差役道。只燒神堂。犯人一名不少。點過名了。就將值日卒責了三十革去。知府吩咐將犯收縣監。修造獄堂。各處官員俱來問候。雷公謝過不言。再說馬俊見火起了。方回。那周順見馬俊去了多時不回。心中疑惑不定。正要出門。馬俊從屋上跳下。周順問賢弟往那裏去的。因何此時方回。馬俊在周順耳邊說放火之事。周順吃了一驚。說却爲何事。馬俊道。因孫珮患病。聞得羅先生能醫時症。推三阻四。若在府監。不好醫治。今將府獄燒。必將罪犯移去縣監。便好醫治。少不得陪孫珮。羅先生在縣監會。今晚不去。明日晚間行事。仁兄到後日。先回杭州。報與郝大哥知道。等孫珮病好。一同回去。周順道。同來亦同去。馬俊道。兄在此處。反不放心。二人正要安歇。只聽外面喧嘩。再聽時方知失火。那店主看了。依舊睡去。馬俊故意問小二。那裏失火。小二道。本府禁中失火。那些罪犯總移縣禁中。當夜二人睡了。次日對小二道。昨日房錢。是今日所費。我在此買貨。不知三日五日。這錠銀子與你店王。店王心中歡喜道。小人伏侍不週。馬俊對小二道。店中無事。同我們上街。三人走到府前。見拋磚瓦。馬俊周順暗笑。小二引他到了熱鬧地方。三人吃些酒飯。馬俊問米相府在那裏。小二道。在縣前走。本府經過。出入看清。又認了羅先生包成仁的門戶。至申牌時分始回。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爲友除病忘天理

話說馬俊周順與店小二上街遊玩。申牌方回。吩咐買許多肴饌。回店。到晚收拾。要更豐盈。馬俊道。我弟兄今日商議買貨。把酒肴設在房內。多取些酒。那個火燐。你可把中門閉了。自斟自飲。小二將物件俱送入房。小二關了門。同店主吃飯去了。再說馬俊與周順飲了幾杯。說仁兄小心自飲。我去就來說罷。帶了寶劍。飛身上屋去了。周順有些害怕。只得自斟自飲。有上更時分。馬俊從屋上下來。背一個包袱。打開看時。却是血淋淋一個人頭。兩眼大睜。周順大驚。說賢弟。這人頭不知誰的。馬俊道。這是包成仁的狗頭。他與老婆淘氣。到書房。被我殺了。將人頭包好。放在牀下。又飲幾杯。吃些肴饌。說此時已是更響三下。小弟有正事。依舊上屋去了。周順暗想。馬俊此等手段。心內害怕。咱不免明日先回不表。且說馬俊因日間看過出路。不費找尋。到了縣前。上了屋去。到了私衙。伏下看時。正見知縣孫剝皮與妻子飲酒。不一時說夜深了。他妻子說。今日要幹事。定與你拚命。剝皮說。今叫你求饒。說罷。攜手進房去了。婦女了頭掩口而笑。忙收拾各睡了。馬俊從屋跳下。立在窗前。只聽淫聲浪語。卽把堂門輕輕移開。只見房門半開。半掩。越進了房。執劍在手。妻子還在那叫快活。馬俊走到牀前。將帳子掀起。知縣見了大漢子手執利劍。正欲叫喊。馬俊早已殺下。從牀上

滾下來。那妻子正欲叫喊。被馬俊揮成兩段。扯下一條臥單包了。滅燈而去。周順正在憂愁。見馬俊提了包袱進來。又取兩個來了。打開一看。却是一男一女的頭。馬俊將他二人雲雨說了。便說他二人取笑。只當快活死了。飲了幾杯。說小弟又要走了。說罷。上屋去了。周順見了三個首級。作牙咬聲。只自斟飲不言。且說馬俊到了米府。竟入後堂。不知米斌宜臥處。正尋之際。只聽有悲聲。馬俊走到窗前往縫一張。只見燈燭明亮。有一男子赤身。摟一個女子。女子只是哀求。饒了奴家。小兒經不起。那漢一總不聽。女子只得忍痛而受。馬俊看到此處。曉得他是米斌宜淫人閨女。心中大怒。取了悶香。悶住眾人。不到半時。婦女皆睡了。米斌宜也就在地下睡了。收了悶香。走進房來。見女子哭泣。赤身睡了。牀上取被與他蓋了。又見兩個赤身女子。亦睡着。攬上馬俊。舉起劍來。割了頭。又剝成幾塊。方才住手。又開了木箱。取了衣服。又在箱內銀取了幾封。放在懷內。將人頭提起上屋。到羅先生家來。四處一望。只見先生廳上有一藥箱。馬俊將箱蓋揭起。把人頭放在箱內。回到店中。已是四更時分。周順見馬俊回來。才放了心。馬俊將殺米斌宜說了一遍。周順道。賢弟真大能。馬俊道。仁兄可收拾行李。天明好行路。又把銀子分一封與周順作路費。又吩咐周順一番。提了行李。往杭州去了。小二見周順出門。問道。那爺往何處。馬俊道。他明日就來。你店主在那裏。小二道。下鄉收債。大官人在家。馬俊道。叫他進來。我有話說。小二便去叫了。這店主祇生一子。年二十三歲。名叫武志。進來見禮。馬俊也還禮。武志問爺尊姓大名。馬俊說。山東人氏。姓馬名俊。住在寶店。方才請你。非爲別事。將這行李寄在此處。還有一口寶劍。價值千金。好生收存。後來時。重重相謝。若我去後。有人來問我在你店中。總推不知。武志不解其意。只是點頭。馬俊提包袱出了店門。到府前來。只見開封府雷公升了早堂。放告。忽見孫知縣管家跑得氣呼呼。到大堂跪下道。不好了。宋大老爺做主。昨夜不知甚麼時分。老爺奶奶頭不見了。知府大吃一驚。本府親自相驗。又見包成仁妻子。手拿呈狀。當堂跪下。說小婦姓顧。是包成仁之妻。丈夫每日陪米公子。昨夜獨宿書房。不知何人殺死。頭不見了。隨看狀子。問說你丈夫死在米府。死在家內。顧氏道。在家。雷公委二衙看。又見五、六人跑到大堂跪下。說人命關天。我家相爺只有一子。昨夜宿在深閨。不知何人殺死。尸分數塊。頭又不見。雷公聽了。嚇得汗流。呆了半會。打道米相府中相驗收殮。又到知縣衙中。亦相驗收殮。叫庫吏將庫封了。苦主帶齊。打道回衙。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拔醫入獄起沉疴

話說雷公坐了大堂。便將那三個女子帶上。跪在一邊。問道。你三人伴宿的。一個女子說是雷公道。你三人伴宿。必知

情由從直招了。免受刑罰。那女子道。係本城東門袁秀才之女。父親早喪。原配本城張元吉。米公子叫了包成仁來說。媒母胥氏說已許人了。不允。當夜領了三十多人搶去。破了身。昨夜不知何人殺死。雷公聽了袁氏之言。想米公子做出這事。所以如此。自古殺人者非良人。被殺者亦非良人。又叫那兩個女子問道。你從直說來。女子回道。我們是新來的。不知情由。雷公大怒。正要動刑。忽一人拿紅布包袱。大步進儀門。大聲叫道。不要刑及無辜。殺人事情。我知道。雷公在堂上聽得。便教帶那人上來。衆人來扯馬俊說。自去。走到堂前。放了包袱。說。小人叩頭。雷公見那人生得異相。問道。姓甚名誰。殺人情由。你怎知道。馬俊說。小人山東人。姓馬名俊。殺人兇手。特送四個首級。雷公道。在何處。馬俊將包袱打開。提出一個首級。雷公見了。想世上那有這等大膽之人。必是他殺的。衆衙役嚇得面如土色。雷公問道。首級從何得來。馬俊道。久聞米斌宜倚父之勢。強占人家女子。包成仁撮合。孫知縣貪酷。小人恨在心頭。所以殺了。爲萬人除害。見大老爺清正。小人不敢加害。自古殺人償命。雷公聽了。已有兇手。叫各家領頭回去。米家人跪下道。不見公子首級。雷公道。那裏去了。馬俊道。小人送了一個好朋友。雷公想。又奇。那有人頭送人。問道。你好朋友。姓甚名誰。馬俊道。頗有名望。小人從山東來。在他家住了三天。這人是大夫。叫羅輝菴。因昨晚飲酒。閒談醫道。他便歎氣道。醫好此人。財發萬金。小人說。既有萬金。相謝何不醫。那羅大夫說。少引子。要人腦。因此作難。小人應在身上。把米公子殺了。頭送羅大夫爲引子。太爺不信。把羅大夫叫來便知。雷公大怒。標籤去提。走到半路。遇羅大夫轎子。差役將票拿上。羅輝菴呆了。想我不會犯法。只得同公差到府堂跪下。喝道。你知罪。羅輝菴說。小的不曾犯法。雷公道。你看看果認得那人。羅先生看馬俊兩眼。說認不得。馬俊道。咱家請你。已忘記了麼。羅先生大怒。怎麼說那。忘記馬俊道。爲人要有良心。昨日你說醫那官宦。財發萬金。我方將米公子殺了。頭送你和丸。怎推不知。雷公說。免得本府動刑。從實招來。羅先生聽馬俊說。人頭送他。甚不明白。說。小的實不知。雷公將馬俊殺了。四人之事說了。羅先生吃驚不小。說。大老爺作主。小人認不得他。書上沒有用人腦子爲引。况又無憑。知府問馬俊道。羅姓說無憑據。馬俊說。現在他廳上。左手几上藥箱內。太爺可差人去取。知府差了人去尋。果在箱內。拿到大堂。知府見了。叫道。家人領去。對羅先生說。頭在你家。還有何說。羅先生不認。知府叫夾起身來。羅先生受刑不住。只得招承。上了刑具。馬俊亦責三十板。上了刑具。押去收縣監。女子發回娘家。知府做了詳文。米家進京報信不表。且說羅先生與馬俊下監。只見東號沒幾人。犯人個個好了。只孫珮不出汗。禁了尋不出號。只得收與孫珮同號。當時馬俊聽見哼聲。四下一看。只有左邊鋪上睡一個人。年紀約二十歲的人。向獄卒

說此人犯何事。獄卒說此人姓孫名珮。馬俊聽了是孫珮。問他爲何。呻吟聲不止。獄卒道有病。馬俊說是你待他不好。有病之人。須要與他茶湯。不一時。羅家送了酒飯。羅先生不吃。罵不絕口。馬俊見天色已晚。把刑具解了。獄卒大驚。正要上前。馬俊搖手道。你們不要多事。我不害你。你若拿我。我就走了。走到階下。忽然不見。獄卒驚倒。不知他還來不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張仲連累明知府

話說那些禁子見馬俊一縱不見了。喊道我們死了。只見馬俊立在屋上說。你們依我。好好在此。衆人齊說。依。馬俊跳下來。取兩錠銀子。煩你去買酒飯。請請諸位。不一時買齊了進來。團團坐下。獄卒等人已吃得醉飽。待人散後。便向羅先生陪禮說。我有個相好。要請你醫治。所以屈駕到此。如若醫好。救你出去。萬金相謝。羅先生歎氣說。那有請醫像你。想這人倒有義氣。只得叫他扶起。馬俊說。賢弟可認得我。孫珮昏迷之際。說道。那位叫我。羅先生與他診脈道。不妨。此人心內作燒。馬俊說。可得好。先生說。那裏得炭火藥餌。馬俊道。只求開方。馬俊出了號。遇韋升拿酒來。馬俊說。我們與這病人一堆。方才羅先生不忍。代他看脈。借筆硯開方。還要炭火藥物。將這銀子去用。不一時取了來。叫馬爺自煎。馬俊道。你去煽起火來。把藥放在罐內。然後勸羅先生飲酒。羅先生只得吃了些。馬俊將藥煎好。與孫珮服。又煨了水。與他洗臉。孫珮沉沉睡去。有二更時分。只見孫珮喊要被蓋。自己並無行李。對先生說。我去就來。上屋去了。先生見馬俊如此。心中亂跳。巡更問馬俊那裏去了。先生說。他無刑具。我不知。獄卒呆了。呼的一聲。馬俊跳下說。我不連累你。何必大驚。巡更去了。打開包袱。却是兩條蓋被。幾件衣服。將來蓋在孫珮身上。到了天明。孫珮大叫。痛死我也。馬俊到身邊。見他仰在地下。驚問先生說。昨夜服藥。此時大叫一聲。四肢冷了。胸前微氣。先生說。病當如此。一時便還。馬俊不信。二人就坐在孫珮鋪邊。不一時面轉紅色。一身大汗。歎口氣說。那位大哥。把茶與我吃。馬俊暗禱神明。取茶與孫珮吃。把他扶起。吃了。依舊放下睡去。先生又把孫珮診脈。對馬俊說。恭喜。他出了汗。病全好了。再服補中益氣湯。馬俊大喜。那先生又開了方。叫韋升取藥。孫珮因受風寒。能得出汗。就無事了。馬俊走到身邊。叫聲。賢弟。心中可好。孫珮說。小弟不會與兄會過。馬俊笑道。爲賢弟不知費了多少心。便將郝鸞結拜。到今日請羅先生。前後說了一番。孫珮感謝。以後保養不言。且說孫珮病好。雷知府深防有越獄事。相公說道。依愚晚見。今日親自進監查點。那時馬俊自然鎖了手脚。拿住刮去二目。必不能走了。雷公大喜。別了相公。來到內樓。吩咐張仲。張仲回獄。與衆人說了。三三兩兩交頭接耳。馬俊

看過都不在意。到了中午時候，兩眼齊跳，心如油煎，身如酥麻，想道：今日心驚肉跳，必有大禍，莫非他們要算計我，我且留神正想之間，見一公差進來，喊禁子，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馬俊喜逢活真師

話說公差手執硃票，喊禁子吩咐道：將人犯點齊。今晚太師親來點名，將票遞於張仲。張仲念道：本府正堂雷，爲查點人犯事，照得兩監人提一處獄中刑具不週，爲叫衆禁役將人犯各歸一號，如違卽革不貸。張仲念畢，送了來差，向馬俊說：小人念的票子，你果聽見。今夜太爺點名，看見爺鬆了刑具，小人定要打革衆禁子，就道罷了。若太爺來時，爺肯帶刑具，就免得說。馬俊依允。禁子說：太爺來時，我通一信。馬珮依然伏侍孫珮。到了夜間，雷公帶了捕役來了。守備點了些兵，雷公知馬俊利害，張仲走到馬俊面前說：爺請上刑具，將馬俊綁了，上了手肘，又加腳繚，半步莫能行走。此乃雷公先吩咐的。且說雷公點了多時，點到孫珮，禁子道：病不能行，又點羅輝，點到馬俊。馬俊看見兵丁手執兵刀，想到點名用兵，莫非知我黑夜之事，况禁子把我綁了，莫非不測。只聽上面叫馬俊，應有却不上前。雷公道：知罪。馬俊道：殺人償命，雷公大怒，叫與本府拿下衆人跑來。馬俊知事不好，跑到小號，用力一縱，如飛去了。雷公吃了一驚，禁卒閉了牢門。雷公引衆趕去，兵丁從之。元守備望見馬俊雙手被綁，站在高牆，忙叫用鈎拿他。兵丁正要動手，馬俊又上房了。守備在地跑，追到城邊，馬俊又上了城牆，想追兵甚急，手上肘索去了。方行，手無寸鐵，想得一計，將右足站穩，左脚提起，等元守備趕上城牆，提着兵器，叫那裏走，不防馬俊當胸一足。元守備跌下城牆，糞池去了。雷公聽喊一聲，只當馬俊跌下去。元守備說是卑職，雷公叫人救起，且說馬俊飛過城河去了。不言知府見走了馬俊，只得同守備回轉去。次日又申詳文不表。說馬俊逃出了，走了三十餘里，到一個松林，聽一人大叫：馬俊休走。貧道在此等了多時，馬俊抬頭一看，方知是司馬傲。馬俊便拜。先生扶起說：今晚受驚，但漢平帝有難，非你不可救。再教你遁土法。馬俊一一記了。問道：救駕何時。先生說：天機不可洩。又問：孫珮可救得出來。先生說：吉人天相，且回杭州。二進開封府可救。再者那虎尾劍，要三進開封府去取。馬俊聽了，道人一揖而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阮氏出面尋男子

話說司馬先生走了，馬俊望空拜謝，用法抓上一灑，將身一縱，如駕雲一般，一路奔杭去了。再說鮑剛驚散了响馬，找尋鳳公不着，到天明回店中取行李，奔湖廣來。逢人問信，那日午牌時分，到了襄城，見了五十多歲人，問：此可是金雞

巷。那人說問道做甚。鮑剛道：「早年間珠寶店鳳二爺，那人見問，就嘆口氣道：『好人不得長命富貴，他一身無子，肯行方便，用積陰功，竟至家業消散。此時莫可如何？』就在第二個門，鮑剛來至門首，用手敲了裏面小孩子出來，答應請進。鮑剛問：『老伯莫非鳳林？』鳳林說：『然也。』見禮已畢，問了姓名。鮑剛問：『鳳老爺何不出來？』鳳林道：『家兄在開封府，不在這裏。』鮑剛想還未來，鳳林問道：『從那裏來？』鮑剛將來路之事說了一番。鳳林聽了傷心，便收拾茶飯與鮑剛吃了，并留住下。過了幾日，却不見鳳公到，想來必往他方去了。不如明日告辭老伯去尋郝兄，不一時鳳林到書房，鮑剛告辭說：『小子叨擾，明日往杭。』鳳林想如今家已如此，久聞杭州貨物賤了，手內無本去做。今日鮑剛要往杭，不如將那串珠子作法同去。說道：『賢姪去杭，我也要去辦貨。』同一路行。鮑剛應好。次日天明用了早點，鳳林拿了珠子換四百兩銀，擺下酒飯，請鮑剛一同吃了。進內與阮氏說知，多則三月，少則一月便回。將銀子留下幾兩與阮氏用，一切物件在王家飯店。阮氏道：『路上小心。』次日二人用了飯，鳳林吩咐一番，然後鮑剛背了行李，僱一隻船往杭而去。正是：去時夫婦恩還好，只恐回來心變淫。且說阮氏是個後婚，嫁於鳳林，若是正人，不多貪色。阮氏乃好淫之人，想起前夫中意鳳林，年老長吁短嘆。今見丈夫走了，便打扮打扮，意欲引蝶勾蜂。就站在金雞巷口，過往之人稀少，凡事必須有緣。本城曹兵部之家人曹成，從此經過，抬頭一看，看見阮氏一身酥了。那阮氏亦看他，不轉眼。曹成想這婦人，不正是鳳二爺家大膽向前，問道：『鳳二爺可在家？』阮氏把臉一紅，笑道：『問他何事？』曹成道：『拜訪他。』阮氏道：『原來是我丈夫相知。』曹成道：『正是二娘失敬了。』阮氏便說長說短，曹成進來。阮氏不做聲，曹成一把抓住道：『好嫩手。』阮氏假至誠一番，曹成摟在懷中，抱進了房，幹那事去了。却不會關門，得才從外來叫娘，二人吃驚，不知得才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春香偷情引主奴

話說得才一路叫進來，阮氏叫曹成躲過，支吾一會，得才往外去了。曹成出來，阮氏問了姓名。曹成道：『自幼在曹兵部府中，年二十五，奉公子命收店賬。從此經過，天賜姻緣。』阮氏說：『鳳爺不在家，夜夜可來。』叫得才舅爺來，上街買些物回來，得才去了。二人又談些風流話，方才分手。且說得才買物回來，問舅爺那裏去了。阮氏說：『上街去了。』阮氏將酒菜收拾，曹成來了，酒席擺上，二人亦同坐下。吃完，到房內雲雨去了。自此以後，曹成不避忌鄰居，總把錢哄了得才。得才當作舅爺不言，且言曹兵部與米相一黨，生下兒子若建，專好女色，有兩個家人，一個曹成，一個曹代。曹成妻子名春香，好淫，與曹代有私情。曹成不在，就來他家宿。到了天明，曹公子叫曹成，曹代說不在家。公子說：『叫來。』曹代上街問人，那

人說在金雞巷昨日遇見曹代來到巷內恰遇阮氏送他出來曹成見了曹代吃了一驚曹代上前要去曹成打他一下說休佔我體面我且容你曹代記在心內陪了禮說公子叫你曹成去了曹代想他老婆之事正是我不淫人婦誰敢動我妻且說曹成曹代二人進了府門來到書房公子罵道狗才那裏去的曹代說在他表兄家公子問個銀支吾了一會出去曹代將他事告訴公子說公子你曉得曹成結了天緣就將曹成的風情加倍說了公子道我曹若建反不如奴才今晚我去曹代說依小人見可封幾百銀子打發他去下江買貨小人領大爺去不怕阮氏不從公子進內向太太要銀曹代到曹成門首叫大哥大爺叫你曹成正在睡中聽得大爺叫他便起身來同曹代到書房只見公子坐在桌上有幾封銀子曹成說叫小人何用公子說六月中旬太太生日少了綢緞我想別人去不得故叫你去我開單子今日動身這是銀子收好曹成道明日去罷公子大怒道胡說曹成心記阮氏尚欲遲延公子叫押他下船曹成回房收拾行李吩咐春香多則兩月少則一月便對曹代說我去之後請你送信與我心上人要緊曹成無法只得開船去了曹代趕回城中先與春香說些風流話約好夜間大做風流事然後與公子說知二人笑得不止只等黃昏公子要到金雞巷與阮氏偷情不知阮氏果肯從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醉歌園鮑剛逢友

話說曹若建打發曹成遠去曹代說今晚領大爺到阮家去只說曹成告訴的且說阮氏備了酒菜又叫得才在門首等舅爺公子同曹代到金雞巷得才認是曹成往後去了不提曹代先進了門說來遲阮氏說不遲抬頭一看不是曹成又見有一個白面書生吃了一驚道黑夜來何事公子向前揖道小生官門公子特來拜訪曹代說二娘不要怕曹成已對公子說了我家公子打發他下江去了公子來陪你阮氏裝正經公子怒道不知抬舉我公子反不如奴才明日曹成回來亦同送官阮氏暗恨曹成如何對人說呢若從了他他有勢子來往不避忌若不從他定要扳連我只說曹大公子抬舉敢不從命只恨曹成公子見阮氏肯了說曹成回來我與你出氣曹代對阮氏說公子在此我明日來接公子道明日早來曹代答應自與春香幹事去了不言再說阮氏關了門同公子到後堂酒宴擺齊請公子上坐自己對坐談笑一會公子和阮氏進房一看房內也到干淨彈了燭花添了火炭然後二人興高彩烈各自解衣上床雲雨起來玉簪刺牡丹了却三生之願金蓮勾郎背曲盡五夜之歡彼此快樂無暇細表且說鳳林鮑剛一路行來即日到了杭州投在潘家店買些零用等物當日已晚次日鮑剛出了店問一路問吳府因口硬人人都亂指他問了大半

天。肚中又饑。口內又渴。走到前面。見門上寫醉歌園三個大字。鮑剛走進園門。只見許多人在裏面觀望。鮑剛大步走進園來。正見正面五間大廳。兩旁十數座亭臺樓閣。俱是掛燈結彩。內中有出色女戲子。在臺閣上演戲。正廳都坐滿。中間有一席空。鮑剛端然坐下。小二捧上茶來。鮑剛吃了。又擺上酒肴。他便大吃。吃了醉飽。又見女子們打扮妖嬈。正看之間。只見一個藍面大漢。赤着上身體。下穿一條大紅綢褲。肩上搭了鈔馬。小二拿着夾剪算盤。先在那些席上算了兌銀。後來鮑剛桌上。那漢問這位該多少銀子。小二算了。說該一兩六分。那漢對鮑剛說。請爺稱了銀子。鮑剛道。咱是上街找朋友。不會帶銀子。寫了賬。明日一總還你。那漢道。咱們開館的。從無欠賬。鮑剛性急。大叫。咱腰內無銀子。難道要命。衆人說。這朋友說得好笑。那漢道。捨你不成。鮑剛滿面慚愧。心頭火起。將桌子掀了。碗盞打得粉碎。起身罵道。爺不把錢。看你這個狗頭怎樣。那漢道。瞎眼死囚。膽敢如此。把鈔馬丟與小二。進步打來。鮑剛手快。把他手攔在一邊。用左手一揮。那漢跌倒。鮑剛正要上前踢他。那漢翻起身。擺開架打。只是那漢獨敵。忽然外面走兩個人進來。却是郝鸞周龍。二人在裏面聽得喊叫。便問那小二。小二說道。有個黑大漢吃酒不開銷銀子。反同陳爺相打。陳爺打他不過。郝鸞周龍進來。此時鮑剛打陳雷。挨至廳側。陳雷正在難支。見二人進來。叫大哥快動手。打這狗頭。鮑剛打發了性。大叫。越多越好打。郝鸞大怒道。這賊說如此大話。忙走向前大驚道。此人姓鮑名剛。便止住說。郝鸞在此。不要打了。都是自家人。鮑剛見了郝鸞。說原來大哥在這裏。陳雷問此人姓誰。郝鸞道。就是盟書上姓鮑名剛字子英。陳雷周龍笑道。原來自家兄弟。不是大哥還不曉得。叫小二關了店門。來到吳府行禮已畢。郝鸞問。從那日與賢弟分別。半年有餘。不知鳳公小姐可在湖廣。鮑剛嘆口氣。把前後事訴了。如今鳳二老爺在此處。小弟因尋大哥不見。故在園中飲酒。與此位廝打。不知二位大名。大哥可曾了結。又不知孫珮好歹。自然知道。可對小弟說。郝鸞便將在西湖遇馬俊。結拜弟兄。並各人姓名。如今馬俊到開封救孫珮。說了一番。鮑剛聽了大喜。郝鸞教家丁在潘家行請鳳二爺。不一時鳳林來到吳府。與衆人相見。見禮已畢。問姓名。鳳林又拜謝。鳳林道。家兄多蒙郝兄相救。吩咐擺酒。坐下餞了幾盃。郝鸞對鳳林道。請在此耍幾日。鳳林說。舍下無人。明日起程。怎奈路下險阻。還要煩鮑兄相伴。郝鸞說。員外寬住幾天。鳳林道。心領了。鮑剛道。大哥不必相留。小弟送員外回府。再來相敘。鳳林辭了郝鸞。衆人送出府門。鮑剛同鳳林回到店中。將賬開了。次日二人上船。竟從湖廣而來。非止一日。那日到了襄陽。將貨發在張星如行內。鳳林對鮑剛說。兄暫住行內。我明日請兄到舍。鮑剛道。員外請便。鳳林回到家中。阮氏吃了一驚。面上一紅一白。鳳林不解。鮑氏恐曹公子來。直到晚不

來阮氏才放了心收拾飯與丈夫吃下那得才是阮氏吩咐過的先去睡了。你道曹公子爲何不來是曹代打聽送信。公子說事不成了曹代說須如此如此做長久夫妻公子道此計能成把春香賞你還有銀子曹代好不歡喜且說曹成因丟不下阮氏故星夜趕回一切交了曹代陪他吃酒說哥離嫂子兩月就這等急又飲一會曹成說酒有了曹代說多飲幾杯兄弟送你去曹成不知是計飲得不省人事曹代便走到自己房內拿了一把快刀同曹成一齊動身出了後門往金雞巷來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金雞巷太守伸冤

話說曹代將曹成引在巷內取跟尖刀祝過往神聖小人奉主之命因阮氏起見不與小人相干又叫曹大哥你不要怨我執刀在手摸着曹成頸子一刀刺死將刀放鳳家門首忙忙跑回府約有三更見公子說了一遍曹代道只說鳳林借了公子銀子五百兩謀財害命再與阮氏說明一口咬定小的做個見證公子再與滕爺討個情面將鳳林問成死罪那些家財貨物阮氏公子受用曹公子聽了大喜二人坐到天明曹代忙忙走到巷口等候再說鳳林因貨物在行鮑剛亦在行放心不下天明起身出房叫得才燒水洗臉已畢出來開門猛聽響了一聲拾起看時却是一把尖刀上面還有血跡又見門外橫一死人血流滿地嚇得目定口呆曹代聽得門響便往巷內一走見鳳林呆在那裏打個寒噤方才喊殺了人了鳳林殺人連喊幾聲那時街上已有人了旁邊人家起來聽得喊鳳林殺人都開了門看見一個人血淋淋的倒在鳳家門口不一時巷內人都挨滿了曹代便跟住鳳林怕他逃走阮氏聽見外面喊叫鳳林殺人急急出來只見曹代與鳳林並肩站住曹代丟個眼色又說鳳林欺心謀財害命將曹府家丁殺了阮氏是伶俐之人聽了此言吃了一驚假意嘆口氣說道是前生冤家我勸你你不聽又做得不干淨如今怎好我不管你自做自受這淫婦只念奸夫忘了夫妻出來說得這種話依然進去鳳林聽了阮氏之言說娘子怎麼說他已進去了此時驚動本坊里長前來不由分說把鳳林拿了那四鄰先有爲他之意及聽阮氏之言又是有曹府家丁那個敢來多口衆人挨到府前里長寫了報呈曹代代寫狀子照人命訴告縣裏詳府因知縣被上台參了本府料理這知府出身乃是西京人姓滕名瑞字易堂本做過戶部右侍郎因米相專權這滕瑞是個鐵面無私之人那裏容得便上米相一本米相反奏他誣謗大臣聖上念他先朝之臣不忍加誅降爲襄陽知府年已六旬外此時正坐早堂放告那些人因滕公清正不敢亂告告狀人都少里長把鳳林押在外面同曹代跪下呈上報呈狀子滕公看見是人命帶了件作打道到金雞

巷來街上都來看。滕太爺相驗。里長將鳳林帶在轎後。滕公來到尸廠坐定。件作驗了一番。上前稟道。身上並無傷痕。只有頭上一刀致命。滕公叫過四鄰問道。曹成與鳳林合夥出入。你們可曾見過。四鄰回。從不曾見。鳳林出門之後。曹成方每日往來。不知今日怎麼。滕公聽了此言。想了一想。又問道。鳳林出門幾時。四鄰說。不在家兩月。滕公問。可有別的原故。回道。先是曹成。後就是曹代。同公子來。晚來早去。別的我們不知底細。滕公看狀子。才說。曹成與鳳林到杭州。問四鄰。曹成是出門之後往來。他來之後。又是公子與曹代。晚來早去。其中必有原故。把狀子一看。有鳳林妻阮氏。便叫將阮氏帶上衙。役答應帶上。阮氏跪下。滕公叫阮氏抬起頭來。滕公看了眉眼。這賤人有幾分姿色。便笑道。是本府知其中之事了。叫原差將一起人帶回衙門候審。收了尸。滕公回衙。鮑剛聞知信。趕到金雞巷來。太爺已回衙訊審。那般看的人。站在兩旁。滕公升堂。一點過。依次跪下。滕公叫曹代。你是曹府家人。曹代道。兩月前。曹成領公子五百銀子。同鳳林往杭州。昨日方回。鳳林誘到家中殺死。想獨吞銀。公子知他回來。又不見曹成的面。今早叫小的尋他。纔走到鳳家門口。見鳳林把尸移出來。小人見了。喊叫四鄰。求太爺公斷。滕公說。鳳林殺死曹成。你親眼見。曹代說是。滕公叫件作問道。曹成傷痕。是今日殺的。還是昨日殺的。件作道。小人不敢濛混。太爺他地下血冰成餅。色變了黑。領下傷痕俱變淡。若是今早殺的。不被風吹。其色鮮。看這傷痕。是昨夜。况渾身冰冷。叫帶鳳林上來。鳳林跪下。小的是冤枉。滕公問。你是甚麼人。做甚生意。鳳林道。小的本籍是開封府人。胞兄鳳竹。曾做過太常寺正卿。平日開珠寶店。從不多事。滕公道。既知禮法。爲何謀財害命。把領曹家本銀。同曹成到杭州買貨。爲甚事殺他。從實招來。鳳林道。小的是自己本錢。兩月前。由開封府來一個親戚。要往杭去。小的把前妻所遺一串珍珠。在伍林生店換了四百銀子。同這親戚往杭州。不會與曹家借求太爺公差。將伍林生叫來。對小的貨物。在張心如行。求太爺問明。滕公道。且把阮氏帶上來。本府問個明白。左右將阮氏帶到。滕公問。你丈夫做犯法的事。你也該勸勸他。你怎坐視。阮氏乃是不會會過口供。方才滕公問了曹代。他未聽見。便回道。小婦。再三勸他。他說。婦人家曉得甚麼。昨夜三更。就把曹成殺了。却與小婦無干。滕公道。一件人命。三樣口供。本府且問你。這曹成。是這兩月以前。同你丈夫去的。怎樣去後。又有個曹成來。阮氏見太爺頂真。說並無這事。滕公又問道。曹成不來。曹公子與曹代。却是爲何。每晚來家呢。阮氏越發心驚。說。那有此事。滕公叫四鄰上來。先在尸廠頂曹代那人。姓郁名四。郁四上堂跪下。滕公問道。曹成在鳳家往來。你知道。郁四道。不瞞太爺。自七月十六日。鳳林出門之後。他家有個小使。名得才。拿一塊銀子。煩小的替他買魚肉等物。小人問他。他說。舅爺在

家又囑小的莫說時常請小的買來。小的留神却方知曹成不兩三日。曹成不來了。又是曹公子同曹代到他家。大老爺不信。把得才叫來便知。此時曹府家人聽了心驚。也是鳳林爲人好。方有此人代他回公道話。又見春香哭上堂。訴說小婦丈夫被鳳林殺了。滕公叫快下去。本府與你做主。便拈起三根硃籤。提張心如伍林生得才三人聽審。又與鳳林阮氏曹代四鄰旁跪。滕公吩咐衙役夾棍伺候。拶子伺候。衙役答應一聲。拶子夾棍。丟了一堆。嚇得曹代阮氏魂不附體。那些看的越多。但不知滕公如何斷法。曹代阮氏如何招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假傳聖旨害忠良

話說滕公叫衙役擺了刑具。又把鳳林叫上問道。阮氏可是你妻。鳳林說。阮氏小的繼室。滕公想了一想。口供不一。曹代狀上是借曹公子本銀五百兩。十八日出門。阮氏說四百兩。曹代說鳳林今早殺曹成。阮氏說昨夜三更殺四鄰。又說鳳林十六日起身。先是曹成。後是曹公子往來。既是鳳林同曹成出門。豈有後又往來兩日之理。其中必有原故。且待那三人來便知。不一時公差拘三人到堂。滕公先叫伍林生問道。鳳林三月前將甚麼與你兌換多少銀子。伍林生道。小的開行出入多了。記不得。逐日有賬。老爺看呈上一本賬。滕公查到七月十五日。果有珍珠一串。換銀四百兩。住金雞巷鳳二員外親換。滕公看畢。也不說出。又叫張星如上來。問鳳林幾個人到你行中。有多少銀子貨。張星如說。昨日有一個姓鮑的親戚到小店。貨值四百餘金。現有杭州潘錫如行發票。滕公聽了。問曹代。鳳林借曹府本銀幾百。曹代說四百兩。滕公道。狗奴才。你狀子上五百兩。你才見說四百。你就變四百。又對阮氏罵道。自然夾你才肯招。又叫得才上來。那小廝未見過官。走上來。呆呆立着。滕公叫左右不可驚他。笑問道。你家舅爺日日來家歇。見得何人殺得才。便哭起來跪下。說。舅爺不知何人殺死。前日與娘同坐同吃。夜來同房同牀。滕公大怒。指着阮氏說。賤人做得好事。喝左右把賤人夾起來。左右正動手。忽報人稟。聖旨到了。請旨。滕公聽得旨下。吩咐且將鳳林等收監。張星如等放去。就連鄰人押了。春香回曹府。堂上擺了香案。只見一個欽差。八名校尉。滕公俯伏在地。聽讀聖旨。

詔曰。朕念爾滕瑞。乃先年舊臣。不忍加誅。降職爲湖廣知府。想爾痛改前非。仍官還原職。今由督撫奏虐民酷吏。本當正法。朕從先帝老臣。命錦衣來京嚴審。該部候旨。欽哉。

滕公謝恩已畢。那校尉上前剝去衣冠。上了刑具。將聖旨懸在堂上。那些看的人。聽見讀過聖旨。滕公上了刑具。個個發怒。喊叫出府門。不一時街上鑼聲大振。士民人等。手內各執兵器。有幾千人。來到府門。喊道。滕太爺爲官清正。不貪

民賄不用屈刑。反要加罪。我等合力保留。不然先殺欽差。如今奸臣當道。什麼欽差。我等就保滕太爺爲王。有何不可。內中有知事的。說看欽差。怎麼樣再商量。鮑剛跟着。大叫道。列位。如今奸臣當道。屈害忠良。滕老爺清正。反了。有咱承當。那些人說。這位好漢。到有義氣。又有胆量。就把他做頭腦。且說滕公與錦衣衛在內堂說話。這錦衣衛姓龔。名進。乃滕公鄉親。今奉聖旨。也不得已。正說話間。聽見外面衙役稟道。反了。滕公大驚。與欽差出大堂。衆人喊道。大老爺有功。於社稷。無罪於臣民。故此見欽差加害。情願反。滕公說。此言差了。若如此。本府有滅門之禍。非愛我。是害我也。若全我名。沒世不忘。衆人說。只請欽差大人先回去。我等聯名保奏。不准再商議。欽差問衆人說。皇上旨寫得明白。解京審。有罪無罪。你們寫表進京。自有還任之日。衆人聽了。氣漸少平。滕公作謝衆民。衆人出了府門。議出幾個計策。寫成表章。又湊三百餘金。又議幾個人。跟公差進京。次日衆百姓哭送。滕公安慰一番。開船望京中而來。不知却是米相假傳聖旨。到京之日。送下天牢。百姓表章不能上達。跟去的人。只得回家。再言曹公子。聽得知府相驗之後。回衙審問。家丁來報。審真了。各人口供不同。大吃一驚。又聞聖旨來。詔滕公。心才放下。本城有個二府。費了許多銀子。在上司處買著。知府曹公子大喜。原來這二府姓王。乃曹尚義門生。那日王二府接知府印。曉得鳳林公案。第二日上街拜客。就到曹府門上通報。公子接見。行禮已畢。公子說。恭喜尊兄榮陞。弟不曾拜。王二府道。這是上司之意。世弟怎敢自爲。公子道。此乃世兄巧言。小弟有一事。還懇周全。便把鳳林之事說了一遍。王二府笑道。總在世弟身上。只與你俏人到手。公子笑道。些須微敬。王二府道。叨在世教。老世台何必客氣。弟只望舉升。公子道。這又在小弟身上。王二府告別。公子送出大門。回到府內。示期某日。將鳳林人犯帶齊。那些衙役忙個不了。公子帶了銀子。上下買了。把前供改去。將郁四得才弄在一邊。這也是鳳林該遭人害。鮑剛日日府前打聽。那日午牌時分。王二府升了大堂。提出鳳林跪下。王二府也不叫四鄰說。禁城之內。怎敢謀財害命。鳳林照前訴與滕公。一般訴了。二府大怒。叫左右夾起。值日差受了銀子。一時將鳳林夾起。鳳林死去半晌。方轉還生。叫道。受刑不起。願招了。鮑剛聽了。願招二字。回行收拾行李。又付十餘兩銀子。與行內代他照應。鳳林往杭而去。鳳林招了。小的領五百銀子。同曹成買貨回來。就將曹成殺了。二府問貨在那裏。鳳林說。在張星如店。將鳳林上了刑具下獄。阮氏曹代放了。吩咐埋了曹成。又發封皮來行。將貨封了。改了口供。串詳上司。那阮氏回家。遂用小轎擡進曹府。不表。再說鳳林下獄。那些禁子。却是平日受過恩的。將藥與他搽了。有人報信。說阮氏進曹府。鳳林氣上加氣。不知鮑剛那裏去了。滿城百姓。個個皆知阮氏先與曹成有奸。後又與公子有奸。命曹代殺了。

他來害鳳林。怨聲震地。曹公子怕弄出事來。自到上台安頓。把鳳林辦了死罪。不待京文。只候督撫發命出決。不知鳳林性命。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重改口供順奸惡

話說王二府受了曹公子賄。將鳳林屈打成招。問成死罪。又見怨聲散滿合城。又到上司處謀幹。不待京詳。去候王命處決不提。且說鮑剛離了湖廣。到了杭州。直奔吳府而來。到了大廳。只見衆人圍一大漢。在那裏說話。你道是誰。就是馬俊。從開封府來。郝鸞見鮑剛也回來了。心中大喜。馬俊問了鮑剛姓名。鮑剛又問常柳姓名。見禮已畢。大家書房坐下。馬俊見鮑剛武勇心甚歡喜。說久聞兄長大名。鮑剛道。小弟有勇無謀之人。怎比得兄。大家謙了一會。家人捧上酒。依次坐下。酒過數巡。常讓道。前日周兄回家。說馬兄在開封幹些大事。小弟聽了。抖衣而戰。不知仁兄怎得脫。孫珮弟怎樣。馬俊道。險些不得相會。將前後之事說明。郝鸞道。幸馬賢弟有通天手段。郝鸞又見衆人俱是歡喜。惟鮑剛悶悶不言。郝鸞問賢弟與鳳二員外上襄陽。兩月有餘。今日兄弟相會。如何不悅。鮑剛就把鳳林被害之事細說了。馬俊一聽。大叫道。天下那有這不平之事。待我救了孫珮回來。到襄陽殺那賊官。并奸夫淫婦。救出鳳二員外。方顯手段。鮑剛道。兄請放心。開封府去救孫珮。這鳳二員外。在我身上。馬俊道。非我不能救。奈無本事。這一回要個胆大的。方可成事。鮑剛說。小弟襄陽去。也要幫手才好。周龍道。小弟不才。願與馬兄到開封走走。馬俊道。若是賢弟去。救得出孫珮。周順想馬俊是個黑夜做事的人。不敢與他同去。鮑剛不像他做事。不如同他去。開口便道。愚兄同鮑剛賢弟去。鮑剛看了。周順兩眼暗想。道。要得這樣漢子才驚人。便說道。好好。郝鸞道。非是愚兄惹事。怎奈母舅與奸相有仇。今馬兄到開封。府劫獄。是件犯法事。鮑兄弟到襄陽。或劫獄。或搶法場。亦是犯法事。兩處得了手。總到杭州相會。倘被人知覺。惹出吳府。奸相再上一本。豈不害了母舅。據我想來。必須尋了下落。方才兩下歸一。與我母舅無干。常讓道。兄言正是。陳雷笑道。小弟到有一個去處。柳常說。有何去處。陳雷道。等馬兄鮑兄四人去了。我同郝兄上鐵錐山。與焦豹王常樊沖三人聚齊。招軍買馬。做他一番。衆人聽了。說妙。擇個好日起身。常讓道。小弟有一事奉告。聞柳年伯陞了禮部尚書。柳兄弟奉母命進京。明日起身。小弟母舅陞揚州太守。亦奉母命恭賀他。亦是明日起身。不能相送。只待事畢之後。小弟二人再到相會。郝鸞道。我奉嬸母慈命。怎肯留衆人飲到更深。灑泪而別。不言。且說郝鸞等過了一宵。次日馬俊周龍鮑剛周順各各收拾行李。多帶銀子。分路而去。郝鸞往後堂別舅母表妹。說愚甥在此許久。要回去走走。多則兩月。便來老

夫人說你要早來勿忘母舅吩咐。郝鸞道曉得出來吩咐家人小心辦事。又叫將行李送在陳雷飯店。不多時便到了。陳雷叫人着忙收拾。同郝鸞背了行李。又吩咐小二好生看店。二人竟上鐵鉢山來了。到了山寨。陳雷引進見禮。走出鳳公驚喜非常。二人各敘別情。又告知救孫珮事。鳳老聽了心內悲傷。那焦豹見郝鸞正氣。情願奉之爲大王。郝鸞再三推辭不過。只得允好。當日殺牛宰羊祭天告地。焦豹使雷挽郝鸞坐了中間。張魁樊冲率小頭目參見。犒賞嘍囉。在大廳飲酒不表。且說鮑剛周順那日到了黑昏。進襄陽叩張星如門。小二出來開門。認得鮑剛。又見有個大漢到了廳房坐下。行主出來行禮。問了周順姓名。擺上酒來。三了飲了幾杯。鮑剛問道。咱去後不知王二府將鳳爺如何審法。張星如嘆氣道。好人沒有好報。又說曹公子到上司謀幹。及阮氏入曹府將貨封了。只等王命處決。鮑剛怒道。天下有這淫婦反了反了。咱怎肯與王二府干休。不殺這淫婦不爲丈夫。張星如勸了一會。各人安歇。次日清晨。鮑剛穿了玄色戰衣。帶了銀兩寶劍。藏於腰內。外繫大帶。周順穿些花布大衣。腰束絲帶。鮑剛叫他暗帶雙刀。別了張星如。走上街來。只見行人罵王二府。又見一人拿竹子在街上叫道。你們各家關門。開鋪聽了。紛紛關門。又見些窮百姓。手拿香燭紙錢。齊說道。我你去法場候鳳員外來時。將紙錢燒了。謝他之恩。鮑剛聽了。扯在一個問說。斬甚人。那人道。是我恩人鳳二員外。被淫婦奸夫屈害。今日王命到了。在西市橋斬我。我等欲表寸心。將紙燒化。鮑剛聽了此言。回過頭來。對周順哈哈大笑。說咱們來得甚巧。幸喜帶了兵器。且跟他們去看衆人禮祭。一路不計其數。走到西市橋。此時還早一刻。未曾綁來。鮑剛看有座酒樓。離法場不遠。那店收拾關門。鮑剛上前說。不意法場阻了去路。況且肚飢。借你樓上吃酒。自然與你銀子。店小二見了。擺酒上樓。說王老爺公座在酒樓底下。爺們不可高聲。鮑剛道。曉得。二人吃了一會。小二又送酒來。鮑剛道。咱們今日好多飲幾杯。好與這班狗頭廝殺。周順道。早知今日要斬鳳二員外。也叫陳雷來幫。今日眼睜睜救不成了。鮑剛聽了此言。說這樣一個大漢子。胆小弟同兄來。原是救鳳二員外。恰恰是他典刑之日。大丈夫要做驚天動地之事。才爲好漢。只等鳳二員外綁來。跳下樓去。殺了監斬官。劫了鳳二爺。往鐵鉢山。未必見殺不救。周順暗想。道前日同馬俊到開封府。他還是夜裏行事。今青天白日。要劫法場。不知鮑剛多大胆。勸道。非我胆小。劫法場非是小事。他自然有守城營兵。况我二人不識路途。他將城關了。如何是好。二者他人多。你我只二人。三者再要得一人。方好。一人開路。一人斷後。一人背了鳳爺。方保無事。何必將性命送於小人之手。仁兄三思而行。鮑剛道。一人拚命。萬夫莫當。你是要命的。待弟一人救他。正說之間。樓梯聲響。上來了一個人。二人吃了一驚。但不知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救鳳公一人報德

話說鮑剛二人正說話時，只見樓下走了一個人上來，相貌兇惡，口中怒氣說罷了，今日同這一般狗頭拚命。鮑剛坐在上面，心想若得此人幫手，大事成矣。那人看鮑剛心內想，若得二人相助，不怕不成。又在腰間取出兩枝鐵鎗，約有四十多斤，放桌上撲的一聲，大叫快取酒來。周順下來細看，却認得那人，叫聲賢弟，往何處來，多時不見你。那人大笑，好了，幫手有了，原來周兄到此，小弟得罪。周順認得那人，便道請過來同坐。那人與鮑剛見禮，叫小二添付杯箸來。那人不曾吃飯，吃了一飽，又飲了幾杯，方才問道：此位順天人氏，姓鮑名剛，號子英。那人起身，久聞鮑兄大名，今日相見，三生之幸。鮑剛道：請教兄長尊姓。那人道：小弟揚州府儀徵人氏，姓曹名雙，字懷先，綽號病鍾馗。今日有件大事在此，吃三杯酒助興，不意在此相會。二兄周順道：前日有人說你，你在此，此時曹雙怒聲說道：小弟蒙衆友湊三百餘金，辦了杭貨來湖廣，僱一小船，得了風寒，行到半路，遇大盜劫了。小弟權在三官殿住一百天，只得沿途求乞。那日在珠寶店門首，一位中年員外，見小弟猶如親友，又問小弟姓名，人氏，請我進去酒飯，又贈了衣服行李，又與我金百兩，待我問他姓與名字，方知是鳳二員外。那時小弟行在半途，遇見留飯已奇，又且贈我百金，這幾年故爾在外，聞得鳳二員外處，斬故不避刀斧，要劫法場救他，以報前恩，欲煩二兄相助。鮑剛聽了此言，便跳起來，叫道：好爽快，我們也是爲此事。三人說先殺王二府，那個狗官，然後殺那淫婦奸夫。周順又把杭州結交郝鸞說了一遍。我們劫了法場，救出鳳二員外，上鐵鉢山，曹雙說好。鮑剛道：背鳳二爺跑，曹兄在後，周兄在前，只等鳳二員外來動手，且說禁子聽了殺人信，備酒飯與鳳二爺吃。平日鳳林爲人好，一入牢中，禁子又不上刑，把酒飯與他吃，比先前胖了好些。只見一班禁子，備了酒進來說：鳳二爺到此半年，小的未曾孝敬。鳳林說我自下監，未曾敬你們，擺上酒來，吃了數杯。鳳林說：半年多了，不見上司批發，思早歸九泉，省得費用你們錢財。酒飯禁子勸他一番，須逢着佳殺，吃幾樣，逢着好酒，吃幾杯。鬼門關上無花採，地獄門中酒市稀。鳳林聽了此言，吃了一驚，說大哥此言，敢是京詳到了，是我出頭之日。禁子跪下哭道：小人不能替二爺伸屈。曹姓在上司請了王命，不等京詳，今日日本官說督撫批下，今日午時三刻，是二爺喜期。小人聞知，不忍說罷，又哭。鳳林聽禁子之言，呵呵大笑，蒼天蒼天，我只說不知幾時出頭上天，今日快活我了。只見衆人進來，恭喜。鳳林說：各位奉上司之命，無半句怨言，說罷將衣服自己脫下，說請列位綁了我。衆人見此光景，無不傷心下淚，沒奈何只得鬆綁了。禁子弔淚送出牢門，鳳林又對衆人說：來生補報，押到大門之外，二府用筆標了，打

轎先往西市橋。四個守備點齊了兵，押護而行。行不多遠，就有人祭。從曹府門經過，只見那些貧民焚錢化紙，哭哭啼啼。罵奸夫淫婦。曹府家人想來阻住，勢頭不好，只得忍了。鳳林來到法場，綁在樁上。劊子手領了花紅，那活祭之人，不計其數，都在旁哭。王二府標了行刑，但鮑剛三人看得明白。那祭奠之人，挨不開，說道：「鳳二員外這等之人，事不宜遲，早些動手。」三人把衣服脫了，紮縛停當。各執兵器。鮑剛用手扯開，忽然大叫一聲，如雷一般。狗娘養的，不要動手。披頭太歲來了，撲一聲跳下樓去。曹雙周順說：「病鍾馗火判官來了。」衆兵丁聽得喊叫之聲，樓上又跳下二個大漢子，手執兵器來劫法場。吶喊一聲，驚天動地。不知三人可救得鳳林性命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殺貪官百姓沾恩

話說鮑剛三人從樓上跳下，大叫道：「看你這班狗頭，還要動手殺他，咱來劫法場了。」那些兵聽得有人劫法場，正要上前，被一叫喊，乃住。原來鮑剛寶劍出了鞘，一陣寒風沖人，跳下樓時，正在王二府背後。那王二府正要提筆判刑，聽得大吼一聲，嚇得把筆丟了。鮑剛砍了四個兵丁，搶步進內。王二府見黑漢提劍砍來，便走。鮑剛手快，趕上一劍，砍爲兩段。鮑剛又砍了三四個兵丁，到了樁前，方能割了索子，把鳳二爺背在身上。曹雙幫得鮑剛喊叫：「我綠林中好漢，特來劫法場救鳳二爺出城，讓我者生，阻我者死。」此時衆兵丁和祭的人，俱已退散。那四個守備見劫了法場，撥馬當先，大叫：「無名野賊，焉敢大胆。」鮑剛聽他亂喊亂叫，不知死的狗頭，敢來擋去路。仗劍砍來，四個守備抵敵不住，只得退後。鮑剛手起一劍，斫了中間一個守備落馬。曹雙一鎗，打死了一個守備，跌下馬來。那兩個守備只得往後路逃去。被傷兵丁，誰敢阻他。那些兵丁見鮑剛三人兇惡，殺了兩個守備，內有幾個兵丁，拿着弩弓要射鳳林。一個說：「當初你父親死，還是鳳二爺的棺木，你不報恩，還有個兵要用撓鈎勾他。」有一兵說：「沒良心，你妻子是他錢娶，那人不動手，鮑剛騎了守備馬，一路出城，街市中聽見劫了法場，各家關門閉戶，也有關不及的，看見騎馬跑來，指道：「轉灣才是北門，走不多遠，又走錯了。」有個指他，領到城門口，守門軍拱手說：「爺們不要動手，城已開了，請爺快走。」鮑剛三人保了鳳林而來，一直出城，奔大路而行，走了五六十里，方才放下鳳林歇歇。曹雙上山，劫大戶人家，得來幾件好衣，來與鳳林穿了。各訴前情，鳳林拜謝三人救命之恩，言畢，四人一路往鐵鉢山去了。且說城內見盜已去遠，方升領了兵丁，趕出城來，不見了。只得收殮王二府，並二個守備，清理街道。文武各官見了盜賊搶劫法場，殺傷官員兵丁，出了詳文，申詳上司。緝拿凶盜，那曹公子聽得劫了法場，搶去鳳林，恐惹出是非，便與阮氏商議，帶銀子往表兄張澄如任上去安身，不題。且說

馬俊周龍到了開封府。二人在飯店吃些酒飯。走到個樹林內。二人坐下。到一更時分。馬俊向周龍道。愚兄要去了。將這行李放在松林之內。事完來取。二人到吊橋。馬俊說。你在破城之下等我。我救了他。放下來。千萬不可走漏風信。周龍道。曉得。仁兄放心。馬俊便抓土一洒。升空如飛。到了縣監。便收了法。落在屋下。看見獄卒巡更甚嚴。已有二鼓。想知府被我嚇了一次。如此防守。取出斷魂香。口內先啣解藥。那香從房上丟下去。獄卒人役打幾個嚏。都已倒了。梆子銅鑼放在地下。馬俊從屋上穿進來。找到孫珮房口。看見點一盞燈。念了一個解鎖咒。把門推開。見孫珮睡在左邊草內。羅先生睡在右邊草內。二人睡着。忙走上前。起手一拱。低聲叫。先生。晚弟亦少來看你。馬俊叫道。孫賢弟可好。孫珮吃了一驚。叫道。仁兄好大胆。上司批文拿你。你來做甚。馬俊道。奉郝大哥之命。救你出去。孫珮道。仁兄能飛。小弟如何去得。馬俊道。救你出去。便將刑具去了。對羅先生說。你我舊情。奈我救得一人。不能救二人。况孫珮沒家眷的。先生是有家眷的。此時救你出去。連累家小不美。先生放心在此。我想法來救你。先生說。壯士之言。果是你二人。前程遠大。快去。孫珮說。晚生去了。恐連累先生。先生說。不妨。二人快去。我有主意。孫珮有不忍之意。洒淚而別。馬俊取條繩子。底下是布。孫珮在布內坐下。自己帶着繩。跳上屋去。把孫珮扯上了屋。背在身上。沿屋跳到城邊。依舊向前兜住。孫珮扶到牆根。即便叫周賢弟。周龍聽得城上是馬俊聲音。答道。在此。馬俊說。好生接着。孫賢弟。便將索子放下去。馬俊跳下城來。過了城河。到松林之內。取了行李。孫珮又問了周龍姓名。三人連夜奔去。次日到了。一個浴堂內。孫珮洗了澡。換了衣服。奔山東大路。往鐵鉢山來了。再說羅先生。見馬俊去後。他故意喊道。不好了。馬俊把孫珮救去了。你們快來。驚了隔壁的人。那班巡更的人。聽得喊叫。各執兵器。奔到獄神堂來。只見獄卒巡役俱睡在地下。便一脚踢醒了起來。到羅先生監。果然不見了孫珮。驚得面如土色。獄官忙進府稟雷太爺。此時正交三更。審事方完。問了幾句話。着馬快捕役兵丁。趕出城來。不見他們踪跡。到天明。只得領了衆役。回復知府。雷太爺提羅先生問道。馬俊來劫孫珮時。如何不叫。馬俊去後。你才假喊。你還說不是。馬俊的朋友。今來看你。必知他家事。說了放你。不招。便要用大刑。羅先生忙訴道。青天老爺。馬俊出入。從前都曉得的。昨夜三更。從屋上跳下來。小的要喊。他手內持了把刀。小的不敢喊。說我當初來弄你。醫孫珮病好。本打算連你一同劫去。不料被太爺那番。幾乎連我性命不保。今日特來救你。二人出去。小的不肯說。我在城因有家業。寧可我死。免得連累家眷。馬俊說。你不去亦罷了。我上屋時。莫喊叫。他就豎起刀來說。你若喊。我事不成。不如殺了你罷。孫珮講情。方才饒我的性命。他在腰間取了藥。塞在小的口內。一時舌頭麻了。說不出了。他把孫珮

背去了。藥性已過。小的方喊出來。這雷太爺是清正官。見他說了。知馬俊之能。便不怪羅先生。仍將他收下。只把禁子打了幾百。申文上司。諭所屬州縣。捉拿馬俊。不知果拿得着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鳳棲霞誤入烟花

話說周龍馬俊孫珮三人。離了開封府。往鐵鉢山來了。非止一日。到了山寨。見了郝鸞人等。又見了鳳公。他翁婿抱頭大哭。各訴離別之苦。又見過岳母。正在敘話。又見嚙囉報道。鮑爺劫了法場。上山來了。衆人請上廳來。鳳林與鳳竹骨肉相逢。各訴苦情。衆人問曹雙名姓。鮑剛馬俊各說劫獄劫法場事。言談之間。說只有鳳小姐一件公事未完。從此以後。山中操兵不表。且說鳳棲霞被莫上天。拐在揚州。不料途中不服水土。身染重病。幸喜醫好了。遲十餘日。方到揚州。莫上天父子商量。將小姐倩個媽來。是樂春院官媽。一見小姐容貌。問姑娘多少年紀。上天說有十八歲了。鳳小姐見婦人舉止不正。不與他敘話。那婆子同莫上天回到院內。正遇見本城一個人叫張三。一個叫李四。總是在院作牽馬的。見了莫上天。是北方人口氣。便問此位是誰。媽兒說不瞞相公。他是開封來的。帶了一位姑娘前來投我二位相公。來得巧。在此做個中人。張三李四說要幾個媒錢。說好事好事。恭喜媽兒發大財。媽兒扯張三李四到後說。姑娘人品好。煩二位相公從中撮合。事成之後。老身謝白銀三十兩。李四道。姑娘叫甚名字。媽兒道。不會問得。事成之後。重謝你們。情願出銀子五百兩。若不肯添幾兩。李四聽了。便與張三丟眼色。說媽兒你陪莫大爺坐。我二人商量與莫姓說話。張三李四到無人之處。說我們作了半世篋片。不會尋過大錢。今日這事。口氣千金可出。莫兄是要賣的。我們只允他三百銀子。他不允。就四百銀子。看他口氣何如。若多了銀子。我們二人均分。若是不依。我們倆叫他多要些。不怕媽兒不出。二人來到廳上。問尊姓大名。莫上天說。小可姓莫名上天。二人道。失敬了。上天又問他二人姓名。媽媽叫廚子辦酒。我們看看回來好講價。媽兒道。不消相公去看。莫上天是油口光棍。見人面目。知人心事。說看看何妨。價錢也好講。三人起身。來到茶房坐下。說小弟已知尊意。我只要銀子六百兩。多了奉送二位。張三李四聽上天說話。在行道中說。莫兄明人。方才允了五百兩。吃了一會談完了事。回到院中。媽兒擺酒。四人坐下。吃了酒飯。媽兒問。不知那位姑娘與莫相公什麼親。叫甚名字。上天倚張三李四的才。便不瞞說。三位那個女子是有親人父母。太常寺正卿鳳竹之女。名棲霞。又將遇難之事說了一番。李四說。管他正卿不正卿。女子賣與我們。憑我做甚麼。媽兒說。將銀子買人。依我院內規矩。但不知莫上天要多少銀子。上天說。張李二兄在此。不說虛價。要銀千兩。媽兒說。中等女子。那要許多銀子。上天

說鳳小姐黃花女子官宦人家小姐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件件皆精千兩銀子儘可值得李四說莫兄請稍少些媽兒說我還價在譜實與你五百兩上天說那有許多空價張李道姑娘我們看得明白果然上等人才須與他八百金你肯就兌銀子媽兒道張李二相公不是當頑添上一百罷上天搖手說八百尚不肯何況六百李四說一個一千一個六百張三兄說八百兩只少二百莫兄也可出手了且將姑娘接到院中住幾天肯接客就是八百兩了若是不從則還是六百兩媽兒道我不允八百兩張三說只要肯接客我二人打聽大客不愁這二百金媽兒只得依了當晚莫上天三人各回去了就將此事對父母說明次日莫老對鳳小姐說今日要下船了請小姐先到船內行李隨後不上十天父母團圓小姐說多承老丈同令郎到那時重重相謝轎子已在門外小姐上轎上天跟後隨來轎夫吩咐過一直抬至後樓住下姐妹上前接見請小姐下轎莫相公是我姪兒老身請姑娘來又恐小姐見怪且住幾天再送小姐上船小姐見媽兒有些犯疑再加那些女子打扮妖嬈且口內不知說什麼立住脚問道莫老丈父子那裏去了媽兒道在前廳請小姐到後面坐走到後面却是三間大屋媽兒上前點了香請小姐拜神小姐說自幼在家未曾敬神了還說奶奶代姑娘拜罷他是新來的有些害羞不知鳳小姐身落烟花果肯接客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常雲仙歡逢貞烈

話說鳳小姐被莫上天拐到揚州賣樂春院小姐尚不知道心中犯疑媽兒又叫點香小姐有幾分明白了說你們這些賤人誘良家子女入娼當得何罪快送我回去媽兒笑道來得去不得若依爲娘說還疼你若使性子莫說正卿的女兒就是王侯公子的進我門也隨我小姐聽了罵老娼婦莫說打就是殺也不從罵不住口媽兒聽了大怒命了丫鬟脫去衣服只留中衣將身弔將起來了送鞭子與媽兒小姐還罵不止媽兒將小姐一身打傷了也怕打死不好與莫姓講話丟了眼色與衆妓女勸道媽媽息怒了今日饒他明日我們勸他依從媽兒說看你們情面饒了他便叫了頭放他下來阮三官替他穿了衣又叫了環扶上樓將定心藥擦了阮三官低言巧語長長短短說了一回小姐只有含淚而已媽兒道前廳對張李二人說了一番銀子八百只等他肯接客便兌張李道自然女子水性可說些淫言浪話不怕他不依次日三人來探信說可依從媽兒說不但不依反不吃飯只要尋死過了十餘日依然一樣張李莫三人說我們有一計我們三人上街尋個書生生得標緻又要勢的恐佳人見了才子便肯也未可知媽兒道你們去察訪三人往四處找尋文雅書生媽兒也聽三人說將好言勸他不言且說常讓奉母命到揚州來望姚太守那日到了

碼頭叫人挑行李到揚州府衙門內。走到大堂對差役說。我相公從饒州來。是太爺外甥。煩你通報。門役聽了。不一時家人出來。說有請公子。書童接了行李。打發腳錢。常讓走進宅門。到內宅。只見姚公與夫人。立在中堂。笑容可掬。常讓趨前說道。請母舅二大人上坐。待愚甥拜見。姚公說。賢甥一路受了風霜。行常禮罷。常讓拜了兩拜。姚公扶起。夫人說。七八年不見。已成人了。前日聞你入公門之喜。姑太太在家安否。常讓說。託庇二位大人。身可康健。家慈常時思念。特命愚甥來問安。夫人道。前日得了京信。姑老爺升吏部大堂。如今你表兄亦爲吏部主事。多謝令尊提拔之恩。又敘了閑話。到晚擺了酒來。三人同飲。飲完回內堂安歇。次日姚公升堂理事。不得閑談。常讓住了兩日。覺得無聊。一日用過早飯之後。進內見了姚公。說愚甥在此數日。不會出去。聞得揚州乃繁華之地。今日特稟母舅街上閑玩。不知可否。姚公說。多帶家丁。早去早回。常讓聽得母舅允。十分歡喜。帶了書童出門。尋熱鬧街市。來在古董店。那人請常讓至店裏吃茶。只見過往的人甚多。驕馬往來不絕。且說張三李四莫上天。尋俊秀書生。尋了幾日。一時轉過古董店內。看見一個美少年。李四向張三莫上天說。那位相公。生得甚好。真天從人願。李四說。旁邊立一小廝。等我問他一聲。倘有機緣。也未可知。但不知李四如何問他。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篋片邀飲空歡喜

話說張李莫三人。在街尋俊郎。走過古玩店。見一位少年坐在內。李四說。你們站住。我去問那廝。莫張走開。李四來到書童面前。叫小哥。你是同相公看古玩的。書童說。正是。李四說。你們是工部徐老爺公子。書童說。我們饒州府常老爺吏部侍郎。如今升了吏部大堂的公子。到這裏看太爺。這本府姚太爺。是我家舅老爺。問他怎的。李四又驚又喜。果然是位公子。與張莫二人說。如此如此。着莫老送信。張李二人假托熟的。走進店來。常兄叫了幾聲。因何沿門經過。就不來看小弟。常讓見有人叫他。却認不得。立起身拱手說。不知二位何處相識。李四道。兄忘了不成。當初小弟們在轅門引領。令尊老爺大恩。感之不盡。張三又說道。小弟們在京。常兄尙在書房。常讓問二位尊姓大名。李四說。姓李名正。周此位姓張名世宏。常讓道。小生少敬。張三說。常兄可是探本府姚太爺來。此李四說。姚太爺是令母舅。常讓道。正是。李四說。聞老大人升了吏部大堂。小弟們不日進京賀喜。還勞老太爺提拔。常讓見他二人說話不錯。便不疑他。又見他是斯文打扮。說改日再來拜訪。張李說。淡水酒要奉一杯。才是常讓說。不敢。遂作別。店主出門。常讓叫書童跟隨。書童見李四與公子如親友一般。怕是拐子。不敢離身。只得跟隨過了幾條街。到了樂春院門首。那李四爲人尖利。說小弟

合間還遠。張三兄府上陋居，不如借張兄令姐家坐坐。常讓道：「怎好造張兄令姐府上？」張三知是推却，說：「李兄說得是，請常兄進去。」只見那大黑漆門內，有兩條大橈，坐了幾個媽兒。見張李引一位相公進來，起身說：「相公進去坐。」李四喝住說：「你舅爺和常相公在此，你家爺不在家，說甚麼？」媽兒不知，就不做聲。二人進了廳上，見禮已畢，敘了閑話。媽兒先得莫上天信，吩咐了頭不許出廳，不一時擺上酒，有請常讓入席飲酒。閑談媽兒到後樓，對鳳小姐說：「我如今不打你，爲你費心機，方尋了一個俊秀男子，不是低三下四人。他父親現做吏部大堂，又是本城太爺的外甥。如今在前廳飲酒，他是吏部公子，配你正卿女兒，況是黃道吉日，可與他成了親。到明日你從他去，只叫他還我本錢，肯不肯？」一言爲定。鳳小姐聽了此言，心中暗想：「這老婆放我不過，壞我的名節。如今答應他，等那姓常的上樓時，將酒醉他，先毒死了他。我便自盡，豈不全了名節？」諒本處官府見他外甥死了，必不放這賤人。那時亦銷了我的怨氣，便裝假意笑說道：「媽費了心，得這貴公子，怎敢不從。只是那日打傷了媽兒，咒道：『以後若打，指上生瘡。』」老身下樓，叫人送酒來，說：「阮三官與瑞霞娘收拾媽兒歡喜去了，送上二席一席。阮三官鳳小姐吃一席，常公子吃的。阮三官勸鳳小姐吃酒，小姐想今日是出頭日子，勉強吃了。將至初更，媽兒說常公子大醉了，他上樓時，須要小心。又囑阮三官收拾了，也下樓。鳳小姐含淚在心，坐下。且說張李二人把常公子灌醉了，叫了環抬上樓去。媽兒替他除了巾兒，扶至床上，把帳掀起，又吩咐幾句，方才下樓。到廳上和三人吃酒。且說鳳小姐在樓，見有人抬了一個清秀書生，年紀約二十歲，想姓常的。我鳳棲霞與你無仇，父爲吏部，不發憤攻書，來宿娼家，借你一命，出我苦楚。全我一生名節，走到東邊，將珠翠除下，挽了頭髮，將身上衣脫去，只穿小襖素裙，已交二更。看樓上燭影昏暗，聽天外雁聲悽慘，又想父母和孫珮，不覺淚如雨下，尋了七寸刀兒，却是阮三官作針線，忘記了，拿在手中，欲上前，又轉去，又想姓常的，不知是那方人，果有弟兄否？若獨自一人，我竟殺了，豈不絕常門之後？我鳳氏要借你伸冤，也顧不得了。此時常公子身如泥塑，一時酒不能醒。鳳小姐拿起刀，奔上搭板，要下手，不知刺不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了環洩漏脫災厄

話說鳳小姐要刺常公子，公子乃文曲星下凡，原非本心宿娼。况他父爲官清正，公子不遭此難。鳳小姐起念時，驚了神聖，暗中保佑。鳳小姐提刀向前，恍惚如夢中有人將他身子一推，跌下來了，把小姐跌了一交，刀已落地。公子睜眼看時，見一女子跌在搭板，有剪刀一把，魂都斷了。又見那女子爬起，伸手拿刀，公子忙跪樓板磕頭，說：「小生酒醉，不知

怎入閨中乞娘子饒我的性命。那小姐是個女流，不會做過，嚇得魂不附體。且又未曾刺死，他戰戰兢兢的說：我是含冤負屈之人，無奈在此處。君子還要救我難中之人，常公子定了神，想道：我同張李二人飲酒之時，是張兄姐姐府上，又如何在此樓上？又見衣服脫去，公子有些才學，便立起來說：我問你在此，實是甚麼人？我同他好好飲酒，如何就把我醉了？怎麼到這樓上？因何拿刀刺我？須從直說了。若支吾定要送官。鳳小姐聽公子之言，不是自來的，忙起身說：請君子坐下，待難女奉告。公子先嚇慌了，在燈光之後，不會看得明白。現在燈前，看見小姐生得如花品貌，端正非娼家之人。因且坐下，小姐說：君子是何人拐進來的？公子見問得有因，將白日古玩店遇張李二人說了一遍。小姐知是媽兒李四設的計，說大約說：是我的家，這不是的。此乃揚州有名的樂春園院內牽頭，還有姓莫的叫莫上天。我是他拐來賣與院內的公子聽了此言，心中大怒道：可惡可惡，這兩個狗頭好生無禮，竟敢如此與我兄長兄短，定要送官。但不解你既是做了院中女子，為何行刺小姐？小姐哭道：難女非院內之人，是被奸徒拐賣來的。聞常公子是本郡姚太爺外甥，只勞公子對姚公一言，方便可救難中人，則使我父母沒世不忘恩。公子說：你父母姓甚名誰？今居何處？怎生被拐？可說明白。小生自然相救。拿這班狗頭報仇。小姐忍淚說：難女係河南府開封人，父親姓鳳名竹，曾做過太常寺正卿，因被奸臣謀害，欲奔湖廣投叔父鳳林，半途冲散，莫上天拐我賣此。媽兒逼難女接客，願死不從。今日媽兒說是吏部大堂公子，難女故要相刺，然後自縊。那時令母舅自然拿這些人正法，借報此仇。不料被公子認識，望其海涵。若肯相救，感恩不忘。公子聽了，正合爭春園之事。前日又會過鳳林，便起身說道：如此說來，小姐莫非是孫珮賢弟之婦？鳳棲霞應小姐見問吃驚，公子怎認得孫珮？又知難女小字，公子驚喜道：四路找尋弟婦，杳無音信，豈知身陷于此。今日會面，真天緣也。就將杭州結拜。馬俊大鬧開封府來謀賊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如今郝大哥命鮑剛周順去救，令叔去了。馬俊周龍去開封府救孫珮去了。總在鐵鍊山相會，明日待小弟稟過母舅，拏這般賊洩恨。小姐在難中，遇着不識面，大伯好不歡喜，又把他受苦的情由告訴一遍。公子穿了大衣，小姐穿上衫兒，二人坐到天明。公子道：小生臨行之時，須要放肆。小姐亦要假作留情的模樣，若是行禮，恐被他們識破，走了信息，反為受災。小姐說：難女知道，忙梳頭洗面，換了衣衫。媽兒領幾個了環來叩門，公子起身開門，媽兒見鳳小姐面有喜色，又梳了頭，穿好了衣，心中甚喜，便笑道：昨夜不多睡，何起得這般早？公子道：因昨日不曾與母舅言明了，來了一天一夜，恐他望我，故須要早些回去，說明了。午後來，少不得重重帶禮相送了。環捧上水來，二人洗了面，同媽兒同下樓來，到廳上，張李莫三人坐下，齊說恭喜，非

是小弟們放肆騙兄到此。只爲霞娘生得天姿國色，却尋不出一位風流俊秀之人。昨日見兄品貌超羣，故請進院。多有得罪。又對了小姐說：我三人爲霞娘費盡心機，方請常兄來此。公子與小姐二人，恨不得吃他肉，方得遂心。只應道：小生自有重謝。了環擺上早膳，公子同媽兒坐了一桌，張李莫三人另坐一桌。用完早膳，公子對媽兒說：小生卽此謝了。又承霞娘留意，因昨日無心至此，未曾帶禮物。小生回去稟過母舅，在此多玩幾日。何惜千金之費？媽兒說：只恐得罪公子，老身還求公子在太爺處出張告示，貼在門前，禁止光棍。公子說：容易。起身對小姐說：小生少陪一刻，就來。小姐只得起身，老着面皮說：有慢相公，求早些來。公子點頭，又與張三等作別。說：小生暫別。午後卽來，便帶書童走出。小姐相送出來，不好叮嚀，心如刀割，不覺淚下。公子看見，知是小姐不敢囑咐，故爾流淚，便對小姐說：你今不必如此。小生決不失言，卽刻就來。小姐點頭，送到二門口。張李莫三人同媽兒送出大門，說：有慢公子拱手說：暫別。媽兒說：霞娘接了客，又會留情，叫我兒一夜碌碌，且去樓上安歇。小姐不答應，上樓去了。張李二人坐在椅上歡喜道：罷了。這幾天把鞋子跑壞了，快拿酒我們吃。莫上天說吃酒小事，叫媽兒把銀子兌了。張三說：多日過了，何在乎吃酒時候？媽兒道：張相公說得是。當初老身說的話，難道少兒一厘半毫？李四道：媽兒說得大方，不用你催。叫了頭到廚房備了酒席，不一時擺在廳上。四人坐下飲酒。媽兒說：昨日蒙三位相公替老身做了這件事，今日霞娘送常相公出去，那般留情，公子必要來的，非是不兌銀子。因目下還欠百金，公子來必有二百金。那時一并交兌。張三道：目今你莫把常相公當成好事，還言說他是公子。又是本府太爺外甥，他在客邊，那有多少銀子？便想當初，只要他破霞娘身子，另行接客。李四道：他就是官府公子們。他到此，不怕他不出銀。他四人說得正高興，旁邊了頭叫喜兒：只有十三四歲，插嘴說：大家莫歡喜，只怕下午就有禍。張三喝道：這個該死的，有何禍事？喜兒說：張相公莫罵我，只怕還問罪呢。李四見他說得蹊蹺，便叫喜兒：張相公吃了酒，不要理他。有話對我說，把錢與你買花。喜兒說：我昨夜在霞娘樓上歇，就把公子與小姐之言說了一遍，嚇得四人呆了。媽兒道：罷了，怎好？李四道：事已如此，却是難處。又想道：我有一計，好歹和他撞個金鐘。兒便向媽兒耳邊說道：你去如此如此，倘若哄得他動身，還有一樣作爲。又脫了這難。媽兒道：倘若不依，怎樣好？李四說：他不依允，另尋別處。媽兒吩咐收拾行李，又叫了頭們到房內收拾。他便起身，住後樓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媽兒聽了李四計，便粧了一個苦樣子，悲悲切切聲音，走上樓來。鳳小姐起身說：「媽媽請坐，媽兒站立一邊，把眼抹了一抹，說：『老身不敢坐了，要分上下。但此事非是老身打你，實莫上天負心。拐姑娘到此，不會得知是小姐。昨日請常相公來，是小姐大伯常相公稟了本府姚太爺，差了公差將張李莫連院內的人拿去，每人打了四十大板。承常相公講情，把我饒了。姚太爺批得明白，僱船伏侍小姐回去，將功折罪。』」小姐聽得此言道：「怎麼常相公不見來？」媽兒說：「他在碼頭等，可快收拾上轎子。」鳳小姐雖然伶俐，一時難辨真假。李四的鬼計，是哄小姐離此地。小姐當作真的，媽兒到了廳上說：「事成了，便取些銀子，交張李二人先去僱船，莫上天去約他父親。」媽兒同小姐坐轎，那天另坐一船，復回開封府去了。也是小姐災難，那院內人各自逃生。再說姚太爺早晨同文武去接上司，姚夫人見公子不回，着家丁四處訪尋。公子書童走到府前，家丁轅門望見，說：「相公那裏去了？」夫人好不心焦。公子道：「有事，老爺何不坐早堂？」家人說：「老爺接上司去了。」公子心中着忙，急急走進內宅，夫人問：「一夜那裏去了？」公子便把遇光棍之事說了一遍。外甥回來，與母舅說明，着人去拿這些光棍，又不在家。如何是好？不如着人去稟明家丁道：「不可依小人愚見，帶了家丁守前後門。」相公拿些銀子去哄他，等老爺回來好動手。夫人道：「說得不差。」一時吃了午飯，叫書童拿了銀子，到院來到院門，只見冷冷清清，並無一人。公子心中明白，想是逃走了，便叫家丁問四鄰。四鄰說：「他們午前不知那裏去了。」公子急得沒法，命家丁各處追趕。公子與書童回衙，至晚家丁回信，說：「四路追尋不見。」公子悶坐書房。次日姚太爺方回，公子向舅爺說了一番。姚太爺即差捕役拘拿公子，一面告辭母舅回家。姚太爺送行家人，送公子回去，請姑太太安。公子拜別了起身出城，登舟一路查問消息，到了杭城，叫人挑了行李，拜見母親。姚府家丁叩見夫人，問：「你家老爺夫人安？」家丁道：「託姑太太福庇，住了幾日，姚府家人發他回去不表，再說常夫人叫公子東裝進京，探看父親。」公子辭了母親進京，一路代訪鳳小姐下落。且說開封府城內有個客店東家，姓武名志，他父叫武就，向日馬俊曾寓在他店內，結米公子。伊父下鄉收了幾天賬，帶了風寒回家，病了五天，已死了。其母毛氏每日哭泣，其子武志找了墳地，看了日期，埋葬已完。這武志年二十八歲，平日不務正理，嫖賭等事，無所不爲。其母亦管他不住。那一日合當有事，毛氏見兒子不在家中，出立門前望街上景緻，旁有一隣家，姓居名奉玉，年有六旬，養了兩個女兒，長大姑，次二姑。大姑已嫁城外金家巷金釋庵爲妻，二姑尚未出嫁。那奉玉在縣當一個刑房，白日在衙辦事，只有二姑在家，因飯後無事，開了後門出來，見毛氏問道：「武媽媽，你老人家好。」毛氏見居二姑，叫他，他也叫二姑娘，每日在家做針線，料理家務。二姑道：「只幾

天身子不快。嬌嬌無事，何不到我家頑頑。正說之間，只見後面十數個騎馬的沖來，頭一個坐着一匹紅馬，頭帶錦巾，身穿松花戰袍，足下粉底緞靴，面如冠玉，猛見二姑生得一貌如花，便把坐下花馬一勒，却不好交言。二姑不覺反身一笑，那人讓那些過完，方加鞭去了。毛氏說：「女人之家，看見生人，切不可作笑。」如今好人少，歹人多，方才那騎馬的是南門外李員外兒子，名花馬二官，又是舉人，雖非不好的人，但恐惹禍，說得二姑不好意思，關了門進去了。毛氏也關了門進去。時值黑昏，武志吃得半醉，身背着兩串錢進門，叫娘在那裏，把錢一丟，坐下。毛氏叫兒呀，你一天往那裏去。這時才回。武志道：「孩兒被幾個好友扯去賭錢，又在包內取出一包銀子，打開來，約有七八兩。老娘這銀子今日贏來，替我收好。」毛氏見兒子有幾兩銀子，便道：「兒呀，如今三十歲了，要積幾兩銀子，娶房媳婦，早晚伏侍，乃成個人家。」武志道：「兒在外面打聽，毛氏快嘴道：『上日你要居二姑，他不肯，我看他不正氣，便把日間騎馬二官一笑，說了一番。』武志聽了大怒，叫了幾位朋友去說親事，還不允。今日這賤人看上了李家小畜生，可恨，當晚飯也不吃，說我要睡了。明日一早，毛氏收拾完了，自己歸房去安宿。武志進房，坐在小床上，世上有這不值錢，不知羞賤人。我想他定是恨我醜陋，他到看上李家，我如今怎肯甘心。當初我在他家頑耍，也會開口叫他，他也不理。如今怎樣算好。一想要道：『有了，我今說李家名，跳過牆去戲他，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武大漢妬奸行兇

話說武志起了邪心，越牆強奸居二姑，忽又想道：「不妙，他若依從便好，倘若不依，喊叫起來，怎麼處。」忽然想道：「有了，去年玉蝴蝶馬俊殺了人，那口寶劍寄在我家。如今現在那裏，不免帶了此劍，爬過牆去，闖進他房，倘有喊叫，把劍嚇他，不怕他不從。主意定了，便把馬俊劍帶在腰間，走到牆邊，落在水缸架子上，上了牆，一看見月色朦朦，四方寂然，往下一看，只見那邊有張短梯，武志從梯上爬下，原來居家是三進房子，第一進是廳，第二進是居老兒住的，三進西首廚房，東首居二姑臥房，後一院是媽兒婦女睡處。這武志平日熟識，那時站在天井內，已一更了，持劍在手，輕輕的擡開窗兒，爬進去，摸到床前，低低叫聲。二姑娘道：「我是南門外李員外之子，花馬李二官，今日情蒙一笑，小生不敢忘意。連夜來此一敘，此時居二姑尚未睡沉，猛聽見有人說話，是日間李郎吃驚不小，忙睜眼坐起，忽見床前月影光中，有一個人正欲扯衣起身，出外喊叫，却被武志撒起帳門，舉寶劍一耀，劍光射目，嚇得二姑不敢做聲。日間你對我笑，非是我來尋你，你叫便為兩段，你今好好依從，我明日央媒說合，擇了吉期娶你過門，做個簾下夫人，掌百萬家私，倘我高中，你

是一個誥命夫人了。二姑是個弱女。見他手內有劍。便嚇軟了。又聽說有百萬家私。日間不過戲笑。認你是正人君子。豈有半夜到此之理。必倩媒說。才是正理。武志聽了此言。有些意思。便把劍放在一邊。脫衣說道。小生爲姐姐費了心機。方才到此。不可空回。願姐姐允從。日後不敢負心。口內說。將手舉起伏上身去。那管好歹。二姑無可奈何。忍着疼痛。被武志破了身子。二姑見他馬上風流。卽有俯就之意。只得隨他怎樣花色。武志也不說話。半推半就。盡力弄了一番。武志恐怕天明看出。卽起身穿了衣道。小生恐怕天明。有人知覺。不便卽提寶劍。依然從窗內跳出。依然尋舊路回家去了。次早居二姑不敢告父母。等了一天。不見李家有人來說親。心內猜疑。莫非是他父母不肯。到晚睡了。胡思亂想。到了初更。武志依舊又跳過牆來。仍從窗內到床前。揭起帳子。二姑已知是那個人來了。便將面向裏說。你昨說今日着人來說親。怎麼不來。武志道。小生父親出外去了。我在家時。恐你憂心。故來回復。此夜竟放大膽來了。直到更底。武志又尋舊路回家去了。自此以後。兩日來一次。三日來一次。二姑只把他當花馬李。二官將及半月有餘。那武志借了親戚幾兩銀子。去貿易去了。隔有二十餘日。那一日居老兒正當壽誕之期。親隣同街衙門人等。齊來賀壽。長女大姑夫婦金輝也來賀壽。演劇一日。至晚劇畢。衆客散去。只有長女夫婦。路途遙遠。未曾歸家。不覺初更已响。大姑夫婦已在二姑房內和衣而臥。呼聲如雷。那居老客散。身體困倦。各自安寢。二姑收拾廚房動用物件。進己房。忽聽鼻聲如雷。掌燈一看。見是姐夫二人在床睡去。已知醉了。尋人去叫他。老婦人道。何妨呢。又笑道。老爺沒相公。今日這般熱鬧。收拾完了。同老婦人廂房內去安宿。那大姑生來好淫。每夜不肯離夫。今晚吃酒。騷興頓發。走到床前。將男人推了一推。說你少吃一杯也好了。怎麼就在妹妹床上睡。倘若老爹知道。成何事體。金輝被大姑搖醒。見大姑赤條條貼在床邊。卽與夫上床行事。不表。再說武志出門回家。這一日毛氏在家心疼。武志自己收拾茶飯吃了。想起隣居二姑。好幾日未曾去看他。又想我只冒李公子。終無了局。不如將寶劍帶去。告以真言。今日到手。不怕他不依。算計已定。帶劍越牆而來。到二姑房前。見燈未滅。忽聽房中有人說話。側耳而聽。一男一女交合一會。方才安寢。武志在窗外聽了這事。分明是二姑搭別人。一時性起。想他二人如此親密。還有我在心。不如把小賤人殺了。起了凶念。大步進房。只見二人一頭睡着。武志掣劍在手。割下兩人頭來。提起來看。不甚明白。說才洩我胸中之氣。不如走了。想前日七麻子兄弟二人爲賭錢打我一頓。不如將這頭送與他。叫他吃無頭人命官私主意已定。將兩個頭結在一處。拿衣包了。摸出牆頭。爬梯上牆。那劍皮條斷了。撲通一响。丟在地下。却驚醒了老媽。咳嗽起來。武志說。不要劍罷。且去幹正事。下了牆。開門出去。

幸喜七麻子家不遠，到了門首，却無放處。一想放在他餅鍋內也好，放罷悄悄回家，關門睡了。想只好夫，不知是誰，可惜一口劍未檢起來，倘馬俊來問我，要如何回他，他若不肯買口劍還他，若要原物，我便出首他殺官劫獄的大罪，只怕他很上天，未知第二日居家起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狼上狼殺人滅口

話說開封府北門外有一人，姓趙名永正，生了一子名趙大，娶媳段氏，時常口角。趙永正乃忠厚之人，怕事分居。子趙大時常送柴米供養。趙大因進城挑灰糞，挑了籬到城門口，等開城門，進了城，那趙大挑起了餅鍋，那一日竟扒不動，驚了郎郎，罵將起來，你打殺了鍋，還賠不起。趙大說：「往日這灰好打，今日有甚麼塞了？」那郎郎聽見，便起來開門打他。趙大扒子用力一下，不知甚麼東西，往外一滾。趙大一看，嚇得亂叫不好了，殺了兩個人頭。郎郎來看，也唬一跳，再低頭看，頭髮結了一處，灰迷了，看不出男女。趙大是鄉裏人，嚇得呆了。郎郎是個光棍，便心生一計，將人頭放在鍋堂內，即將趙大扯進店來說：「趙大哥，我兄弟與你相交不薄，況這兩個人頭，不知何人拿來移害我的。如今只要趙大哥包涵，我自重重謝你。」趙大此時嚇得無主，說屢承厚情，但是人命關天，叫我如何處治？郎郎說：「趙大哥，你如今不過要我們多謝幾兩銀子如何？你與我把這個人頭帶去埋了。」趙大聽說歡喜，你每日再請我吃幾個餅罷。」郎郎依允。趙大說：「只是兩個人頭，怎得出城去？」郎郎道：「這個不難，將頭解開，一頭放在籬內，一頭用灰蓋好，你挑出城，挖坑埋了，回來還請你吃酒。」趙大說：「此計甚妙，但我一人還好，須同我去借把鋤頭好挖坑。」郎郎道：「好，取出二兩銀子，付趙大挖了，担在身上。」趙大担了，二人一同出城，到了義塚地下，說埋在那裏好。只見旁邊有一個現成坑，趙大省得挖，就埋在這裏。郎郎道：「淺了，不要被人看見，還要挖兩下。」於是郎郎挖了兩下，趙大扒土，那郎郎猛然想道：「我郎郎兄弟兩個，在開封府從無人敢欺，這如今現有個刀把在手裏，趙大每自要吃我十個餅，倘有半言半語，終爲後患。我如今何不除去他，主意已定。」看趙大低頭扒土，便提鋤來，照頭一下，倒在坑中，兩腳下一叉，死於非命。郎郎此時跳下坑，把他身上二兩銀子摸出，將家伙一齊放在坑內，兩個人頭一個尸首都用土蓋好了，獨自一人回進城來，不提。且說居老兒清早起來，開了門，又到後邊天井來，見地下有幾點血，便驚叫：「想是昨夜不曾照得門，只躲進賊來。」又見梯子下一把劍，居老忙叫二姑起來，見房內不答，連叫幾聲，只聽得廚房答應出來。居老著急，你何不在房中睡，却在廚下？」二姑說：「我姐夫在內，走到房前叫了大姑，不見做聲，居老兒拾起劍來，拔出一看，血淋淋的，推門進房，來到床前，嚇了半晌，才喊道：『不好』」

了。殺人了。驚得二姑與老婦人。忙來房前。好不駭怕。大家哭個不止。二姑想道。怎的好好。他二人睡在我房中。就被人殺了。連頭也不見。好不蹊蹺。又想道。昨日李花官看見姐姐姐夫睡在一處。他只說我與別人睡了。所以殺了。不料此人這般凶惡。起初時來。嚇我就是這劍。必是他無疑。只怕要連累我。想到此間。越發傷心。且表那居老慌忙寫了賊殺人命狀子。又知會了保甲與四鄰。又着人到金家送信。那祥符縣新官未到。還是雷太爺代理。正坐早堂。見有盜傷人命。吃了一驚。前日馬俊殺了米斌。宜尚未結案。今日又是黑夜殺人。首級又不見。真無頭事情。又見金家告居家。謀殺子媳人命狀子。太爺只得借件作打道來至居家。件作驗明。二人睡在一處。身上並無傷痕。實係殺傷無頭。居老將那劍呈上。稟恩主太老爺。不知何人殺死小的女婿女兒。將頭偷去。却把這凶器丟下。求太爺作主。那金老兒跪下稟道。太老爺不可聽他一面之詞。這居奉玉久已嫌小的兒子醜陋。故此殺絕了我的後代。求太老爺取究抵命。太爺道。不必多言。便起身來相驗。又內外細看了一回。前後門又不曾開。這個城內殺死兩個人。頭又不見。這是難明之事。只得叫衙役帶居金二人。與四鄰保甲人等。回衙聽審。將尸首買棺木葬了。這位太爺是個清正官府。吃了早膳。即便升堂。書役兩旁伺候。將人犯跪在二門。太爺點名。先叫金進章來問道。你家兒子討這居氏。還是他親生的女兒。還是螟蛉的。幾歲上娶到你家來的。金進道。小的年六十五歲。止生此子媳婦。是居家的。周歲結親。十六歲娶來的。已經有五年了。太爺道。可曾生下男女。金老兒說。生下幾胎。都是不存。昨日因是居奉玉生日。送了禮物。打發居氏去拜壽。不知因何把我兒子殺了。絕我後代。求太爺作主。追出頭來正法。太爺道。你且下去。叫居奉玉來問道。你既作刑房掌案。豈不知人命事情。可從實說來。居老兒道。小的知道。這金輝自幼結親。多年相好。以及嫁娶過門。夫妻恩愛。昨日因小的生日。他來拜壽。與親友們吃醉了。不能回家。所以兩口兒睡了。今日早上看時。不知被那個強盜。連我女兒一齊殺死。頭都不見。求太爺伸理小人的冤枉。太爺聽了。想道。你已出嫁之女。因何留他二人一處同宿。居老稟道。太爺。小人年已六十。止生二女。并無子姪。大女出嫁金家。二女未許人家。將女婿當作兒子。雷太爺想他兩下的說話。全無更變。又問道。二女多大了。居老說。十八歲了。雷太爺說。你前後門不開。單單到你二女房中殺了人。其中必有原故。且將你自己次女拘來。本府便知命差去拿二姑。當堂回話。差役趕到居家。將二姑拿到府前。未知雷太爺如何審問。且看下回分解。

話說雷太爺差皂快去拿居二姑。去不多時，已拿到堂。跪下稟道：居奉次女到。太爺叫他上來，只聽一聲叫喝。居二姑嚇得魂不附體。太爺問：你可是居奉親生女？二姑道：正是。太爺道：抬起頭來。二姑滿面通紅。太爺一看，你且起來。走幾步與本府看。二姑無奈，只得起來。低頭走了幾步，又來跪下。雷太爺把二姑面貌行動一看，笑道：你的小名叫居二姑麼？二姑道：正是。雷公低低說道：喚你非爲別事，只爲殺人凶手，要你交出。可從實招來，免受刑法。驚堂一拍。二姑魂飛魄散，說小女子身居閨中，怎知殺人凶手，求青天太老爺開恩。雷太爺說：非是本府要冤枉你，你近日與何人有奸，從實招來。叫左右拿拶子伺候。二姑一聽，啞口無言，哭道：爺爺冤枉難招。太爺說：我看你小小年紀，兩邊與我拶起來。左右答應一聲，就將二姑拶起。二姑死去復生。那時居老心甚疼痛，求太爺饒他。太爺怒道：與我打下去。又問二姑招也不招。那時二姑痛得十指連心，叫道：小女子願招。說自從前月，小女子在門口閒看，見一騎馬少年郎君在馬上一絆，小女子便失聲一笑。不想那日三更時分，騎馬人從窗外跳進，手提利劍，道：小女日間一笑，是約我來。小女子叫喊，那人把劍在手，要殺我。小女子敵不過他，被他姦去。太爺說：叫甚名字？二姑道：他說是南門外李員外之子，名花馬李舉。太爺說：他來過幾次？二姑道：有五次了。雷太爺一想，心中頓然明白，必定李舉昨日又來姦他。見他大女夫妻少年酒後睡在一處，故疑他另有姦夫行凶，殺了將頭割去，移害別人。且將李舉拿來，自有分曉。原差火遠去，到南門外。太爺又問道：李舉甚時候來？二姑道：俱是夜間來的。又問甚麼時去？二姑說：五更便去。太爺又叫居奉問道：你既爲官吏，竟不知女大隨娘，居奉說小的無妻，疎於防範，且說皂隸來到李家門首，叫夥計們在外。我自進去，到了大廳，問李員外可在家麼？家人說在家，請少坐。不一時員外出來，差人說明緣故。太爺在堂等員外送了幾兩銀子。差人說：就是千兩黃金不敢收。遂扯了李舉走出門外。差人到了衙門，上前去稟說：李舉到了。雷公坐在上面，望下一看，那李舉眉清目秀，不像殺人凶手，另有別情。問道：可知罪麼？李舉說：奉公守法，不知所得何罪。太爺道：你每晚仗劍強姦幼女，昨日又妒殺他大女女婿，現有凶器，還不知罪。李舉一聽此言，如半空中一個响雷，叫道：冤枉小人，小人身隨父母，閉戶攻書，何曾有強姦婦人之事，行凶之禮。此言從何說起？雷太爺道：你也不須強辨，我與你一個對證。吩咐喚居二姑上來。太爺道：李舉也會拿到，你去認明，不許冤害良人。二姑走到李舉跟前，叫聲：李舉，害我好苦。李舉抬頭大喝道：你這失身女子，好沒來由。我何曾認得你，有甚麼冤枉。平空拔害，那二姑把李舉細細一看，嚇得往後一退，暗想道：好奇怪。那李舉却有鬚，身子胖大，聲音大不相同。何曾是眉清目秀，便是死也甘心。我此時受刑不過，若說不是他，也要受刑了。追

究我也顧不得喪心。非是我害你。我實無法了。便跪下道。太老爺正是他。一口咬定不放。那雷太爺坐在上面。看見二姑將他一看。就愁眉頭。沉吟半晌。方才說是他。其中必有原故。問道。是他不是他。不可冒認。那居二姑此時不能改口。便道。你不要賴了。李舉說。我今世實在認不得你姓名。太爺道。他住北門後街。就是李舉。佯作不知。說他住北門。小人住南門。怎能黑夜來往。太爺又問道。二姑果然是他。二姑道。是他。二姑此時明知不是他。一口咬定。雷太爺見李舉說來毫無干涉。二姑不肯改口。吩咐下監。明日再訊。金居二家傷心不表。再表鐵鉢山郝鸞等與英雄。終日操兵演武。忽有嚙囉來報。有個主顧。正要稟大王。遇胡頭目不肯殺了。小人們特報大王。焦灼先把賊物取來。將胡頭目砍了。不一時打開。忽見衣服內抖出一件。吊在地下。當的一响。不知甚麼東西。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三進開封索寶劍

話說那衣物之內。吊一物响聲。鮑剛取起看。是一付金鐏。孫珮說。與我看來。鮑剛遞與孫珮。孫珮看時。不覺下淚。衆人問賢弟因何下淚。孫珮回道。此是鳳小姐之物。見了豈不傷心。鳳公夫人啼哭不止。衆人勸了一番。一日探子報到。不日有官兵來。郝鸞道。縱有官兵。也不怕他。見山樹交加。原有空地。不過千畝。吩咐衆嚙兵伐樹。平出空地。好操演衆兵。砍了半日。方伐一根。心中焦燥。取出劍來。往樹砍去。連砍幾根。盡皆倒地。衆人無不稱寶劍。周龍道。借與我看。郝鸞便與周龍。周龍看了。又借鮑剛的劍一看。也還他了。衆人說。不識此劍何名。郝鸞將司馬傲之言說了一遍。我這劍名龍泉。鮑兄劍名攢鹿。回頭向馬俊說。賢弟那劍名誅虎。如何不佩在腰間。馬俊說。只因到開封。殺了米公子。孫知縣包成仁。自己首投。不便佩劍。寄在武志飯店。尚未取來。郝鸞聽了此言。把臉一沉。說。好不不小心。馬俊心中火起。不敢回言。便上山取了行李。不別衆人。悄悄下山去了。郝鸞至天晚方回。孫珮道。仁兄說話太重了。命人請他出來。嚙囉說。馬爺下山去了多時。郝鸞大驚道。馬賢弟好生性急。我一時冲撞他。他竟到開封府去了。衆人說道。仁兄有禮。小弟等願往。只留焦陳守寨。馬俊下山。曉行夜宿。那日到一個市。此時有一更天氣。只見一個院子。今晚就在此歇。便走進來。屋內還有燈光。馬俊放下行李。問有人麼。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老者。馬俊說。暫借一宿。明日重謝。老者看了馬俊幾眼道。非我薄情。怎奈官府告示。知曉各家。凡有面生之人。不許容留。倘有不遵。罪罰不恕。請爺往別處宿罷。馬俊道。好沒分曉。俺又不是賊盜。有何可疑。俺偏要在你家借宿。老者見他發怒。忙說道。爺也不是那樣人。只是舍下無床鋪。款待不週。恕罪。馬俊道。說那裏話來。隨便晚飯足矣。老者沒奈何。只得到後邊。對一個少年媳婦說了。捧出一鉢大米飯來。兩樣小

菜放在桌上。馬俊吃了飯，後面又送出些小菜，拿了一壺酒擺在桌上。對馬俊道：「荒村地面，無物可敬，望其寬恕。」馬俊道：「我心甚不過意，又費老翁之心。」老者道：「真非待客之禮。」當時二人坐下飲酒。老者道：「請問客門尊姓大名，作何貴幹？」往那方去的。馬俊道：「俺姓馬，要到開封取一件東西。」不知老翁尊姓。那老者道：「老漢姓莫，祖居此間。」馬俊道：「原來是莫老丈。」此地離開封還有多少路？老者道：「有五十里。」馬俊道：「俺明日要趕路，酒不吃了。」但明日取了東西回來，還要拜謝。莫老兒收拾了物件，往前面去了。馬俊就在長桌放開行李，又將雙刀枕在頭下，竟自睡了。想道：「明日怎生向武志取劍之法？」作何話說？又想：「在山上被郝鸞大哥說那樣言語，怎麼樣好？」細聽方有三更時分，忽聽得外邊有人輕輕敲門。原來莫老兒未曾睡着，聽得外邊敲門，後面走出來開了門，又唧唧的說道：「裏面有人借宿，門外人道：『曉得今日有事，也不該留他宿。』悄悄的拿過了東西，往後面去了。」馬俊吃了一驚，道：「原來這老者認得我，莫不是叫人來拿我，便起身將行李捲好，把雙刀拿在手內。他若來，我自對敵之法。」不一時，那人依然去了。馬俊又想道：「此人不是害我，必是偷盜來的。」寄在此處，便又去了。一夜未曾合眼，直到五更天明起身，整整衣服，拿了行李，帶了雙刀，叫道：「莫老丈，俺去了。」明日再來謝你，說畢竟自去了。莫老出來相送，關了門，又去睡了。再言馬俊走至荒村鎮上來，買些饅頭吃了，換衣服。方行，到午時方纔進城，自己悄悄走到孫珮門首巷內，有鬼作笑，人走的稀少。馬俊要到武家去取劍，恐有口角，不便就去。故此先去孫珮家坐坐，想着將身一縱進來，只見廳上擺着十數具棺材，院內草長多高。他往前面走了一回，歎道：「這樣一個人家，被奸人害壞了，不知孫兄弟幾時方能復興家業。」放了行李，說在此睡了。日已沉西，起身來，將行李捲好，就待取了劍，再來睡罷。縱了出來，尋了一個飯店，吃了一飽，就到武志家來。此時約有一更時，縱上屋，到裏面落下天井內，找到他向日歇宿的所在。只見武志坐在門檻邊，在那裏拍手打掌的，笑什麼東西。馬俊用手扒在武志的後領，攢在地下，又舉起來，叫道：「武志，你可認得我麼？」武志見有人抓着他，吃了一驚，睜眼一看，見是馬俊，越發嚇慌了。道：「小人認得馬爺。」馬俊道：「俺吩咐過你的，叫你莫動這間房，怎就忘了？俺的寶劍在那裏，快快取來。」武志道：「寶劍在呢。」馬俊見他說在，就放武志起來，到房坐下。馬俊道：「俺當初做了事，煩累你家，叫你這房間鎖着，就是一二年，俺來取劍，自然認你的房錢。」因什麼竟自開了？武志道：「不瞞馬爺說，自你去後，我父親染病身亡，又因此處巷內作怪，人不來下宿，家計貧了，所以開了房門，借了爺行李典當了。」馬俊道：「衣服是小事，我的寶劍快快拿來。」武志道：「劍在呢，在呢。」連說了兩三聲，又說了七八個在呢。馬俊要劍如火，罵道：「你這狗頭胡言亂語，既在，快些拿來，就是，敢是你失落了。」

麼。就把武志擡在地下。舉起刀來問道。劍在與不在。快快說出。免你一死。若還不說出。我砍你爲肉醬。武志一時要命。况也是天理難容。該當事發。只得直說道。不瞞馬爺說。劍在開封府庫內。馬俊道。因何劍在開封府庫內。武志就把前後事情細說了一遍。被居老兒稟官。將劍作了凶器。呈出太爺驗明貯庫。却是真話。饒了小人罷。馬俊道。你這狗頭。做的好事。你如今殺了他。害別人。把寶劍又貯在庫內。如何拿得出來。心內想一想道。俺馬俊乃是一個光明之人。必須把性命二字丟開。若不大起膽。進府見太爺。把武志這件事情訴說一番。要救出李舉。也免得太爺審這無頭的官事。只教他把劍還我。便了。主意已定。妝了刀道。你既是失了寶劍。何不早說。我也不與你要了。話說未了。縱上屋去了。武志見馬俊去後。癡了半會。方開口說道。嚇死我也。幾乎死在刀下。我真是凶星過度。不免回頭吃齋罷。免了這種驚嚇。且說馬俊穿房過屋。來到府衙內。四處探聽。找尋太爺的房屋。尋到東邊。看見有燈。有一人在內嘆氣道。說這件事。叫本府怎樣斷法。馬俊聽見大喜。原來太爺就在此處。我馬俊若不見太爺。就不是個大丈夫。不知馬俊怎樣見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兩案人命審真情

話說馬俊大着膽。走到門口。用手把門一推。說道。居家殺人事。必須問俺玉蝴蝶馬俊便知。太爺聽得馬俊二字。嚇得魂不是體。回頭一看。果然是馬俊。他進房。拿張椅子攔門坐下。太爺指着道。馬俊。你可是行刺本府麼。馬俊搖手道。非也。帶笑說道。請坐。俺馬俊有機密事來稟太爺。問道。你有甚事來稟本府呢。馬俊便把武志冒名李舉。帶劍強姦居二姑。又將金家夫婦二人祝壽被殺之事。說了一遍。太爺問馬俊道。俠士如何得知。馬俊道。非是謊言。有個原故。那武志殺人的那口劍。原是俺的。因上年殺了米公子等。俺自來投到。不要帶在身邊。所以寄在他家。今日到此。與武志討劍。他無劍還我。我就要殺他。因他害怕。方將此事說明。求我饒他。俺想彼時殺了他。又恐太爺這裏無對證。案件難明。特來奉稟太爺。速拿武志正法。開釋李舉。把這口寶劍還我。馬俊決不妄殺。太爺道。俠士善意。本當此刻交還。怎奈夜深開庫不便。間日奉還。俠士。俠士忍耐。明日此刻此處來取。本府備酒相謝。若是本府照舊有害俠士之心。本府不得回鄉。死於非命。馬俊笑道。太爺害我馬俊。我到也不怕。領太爺的命。就到明日來取便了。言罷出房。一縱去了。太爺想道。好有膽氣。他來意與本府討劍。此人真是個俠士。我若不做個人情。將劍還他。枉我一片丹心。再言馬俊順路偷些饅頭吃了。依然到孫府睡了。太爺到次日天明。坐上早堂。衙役參見已畢。隨差身役人等。拈了一根簽子。簽寫即拿武志。

立等回話。火速火速。承差皂快兩班去了。太爺又叫提居奉玉在案人命聽審。又聽得外面一個老兒。挽了兩個小孩。兒拉着少年婦人。大叫道。青天太爺人命關天。太爺道。帶他上來審問。老兒哭道。小的住居城外。姓趙名正。止生一子。名趙大。自從娶了這不賢的媳婦。把老漢趕出來不肯養。這也罷了。這個淫婦。結上奸夫。把我的兒子殺了。尸首都不知去向。求太爺作主。太爺道。把狀子接上來。衙役們把狀子呈上。太爺展開了一看。上面寫的。

具狀人趙正。年六十三歲。住北門外。呈爲毒婦奸夫殺死親夫事。竊身止生一子。名叫趙大。挑灰營生。因五年前娶何氏爲媳。趕身在外。俱是何氏不良。百般惡毒。將身兒趙大。於本月二十三日。被何氏結上奸夫。殺死身子。趙大尸首無存。做此無法無天之事。伏乞大老爺電賞追死尸以抵命。正法以正人倫。焚頂上呈。

雷太爺看畢大怒道。你這老奴才。告這樣謊狀。總是代書不知道道理。不知奸夫是誰。尸首現在何處。干證某人。這寫得。不明不白的。狀子。不是念你年老。打你幾個板子。叫衙役趕下去。那趙正跪下稟道。何氏的奸夫。都是很毒的。求太爺。撈起他來。便知奸夫名姓。太爺道。你這老奴才。越發胡說。本府且問你。你同龜子。曾拿個奸夫麼。趙正道。實在不曾拿。過。太爺叫左右掌嘴。正欲動手。只皂役稟道。武志帶到。太爺道。帶上來。又叫趙正。你且站過一邊。等審過這案。再來責。罰你這老奴才。太爺道。把居二姑帶上來。居二姑跪下。太爺笑問道。那李舉果然強奸你的。二姑想道。今日問得蹊蹺。難道曉得李舉是假的。不成。回道。真正是的。太爺笑道。你且下去。本府還你個真的。二姑只不下去。爺道。帶上武志來。衆衙役喝堂。武志心驚膽戰。走到丹墀。跪下。太爺看了幾眼。與李舉不同。却是鬼頭鬼腦。一臉凶氣。必是此人。馬俊之言不錯。便問道。武志。你可知罪麼。武志道。小的開張下處。從不犯法。小的不知罪。太爺道。本府只問你。怎麼樣充李舉的名字。強奸居二姑。又殺了金輝。菴夫婦。你從實供來。免受刑法。武志聽了此言。猶如天倒的一般。便呆半晌。回道。不會。太爺道。不夾那裏。肯招。左右取夾棍。夾起武志來。兩邊執刑衙役。把武志攢在地下。脫去白褲。套上夾棍。收了一繩。武志喊了一聲。死過去。半天甦醒。亂喊說道。是是。居姑娘看上李舉。對面笑的小人。當晚帶劍強奸。也是有的。太爺說道。你爲何殺那金家夫婦。武志道。小人那日。又過去聽見房內有人行姦。小人認是他人。又結上新奸夫。小人故此殺了。太爺道。頭在那裏。武志說。因郎郎與小的同黨。同謀。頭在他家。太爺又差皂役。急拿郎郎當堂回話。差人去了。吩咐鬆了刑具。書了口供。又叫居二姑上來。李舉也上來。太爺對李舉道。果然與你無干。又對居二姑道。你這小。小年紀。甚爲強口。你且看看。那個李舉。居二姑看了武志一眼。想到此人是真的。果然冤枉了李舉。只因他冒名強奸。小女

子該死了。太爺道：且等郎郎拿了，有個人頭。本府自有話說。只見差人把個郎郎拿到丹墀跪下。太爺問到：你叫郎郎，道小的叫郎郎，並無罪過。太爺喚小的有何吩咐。太爺道：那武志殺了金輝菴夫婦，移害你的。你如今將兩個人頭埋在那裏。本府差人挖來，與你無罪，併不連累你。郎郎道：實在小的無干。那日早上起來，開門見鍋堂內兩個人頭，是小的埋了。待小的一人挖來，獻上太老爺。太爺道：你一人去不得，恐有人訛詐。當即着皂頭協令捕快四名，同郎郎去挖人頭。那郎郎思想趙大之事，不肯同人前去。那捕快人等，那能讓他一人獨自去挖。暫且不題。雷公見審出真情，心中暢快，叫把何氏與趙正帶上來。先問何氏：你公公告你殺了親夫，可是真的。何氏哭道：小婦人從不與男人交言。小婦人之夫，自二十二日不回家。小婦人帶着孩兒在家，粟米全無。今早來問公公，說丈夫兩日不曾回家。可在公公這裏，公公就把小婦人扯到太爺這裏來。說小婦人結交奸夫，謀死丈夫，只求大老爺作主。太爺道：你丈夫平日可到別處去過宿麼。何氏道：不會。太爺道：你家遠近可有親眷。何氏回道：沒有。太爺正在不決之時，叫衙役且押下去。又見皂隸鎖了郎郎，跪在丹墀。差人稟道：小的同郎郎挖取人頭，只見坑內有一人尸，天梁骨都打破，不知如何。小的不敢隱瞞。稟明太爺作主。那捕皂將金家夫婦首級看驗。太爺叫金老兒認明，領回入棺。太爺道：叫郎郎上來，問道：這坑中尸首從何而來。郎郎回道：小的不知。太爺又問道：那尸首可有什麼貯了埋的。差人道：並無寸板，只有把鋤頭上有血迹，還有扁擔、箕共兩種。太爺聽得，正是明白。便問郎郎：你把真情說出，免得本府動刑。郎郎道：小的實在不知。太爺道：挖是你挖的，埋是你埋的，豈有不知之理。叫左右把郎郎夾起來。下面便將郎郎夾起。郎郎受刑不住，只得說道：爬灰的趙大與我挑人頭，要我的銀子。小的一時意見，一鋤打死了。是實。太爺道：趙大乃是趙正之子，且叫武志。李舉立在一傍，又叫趙正公媳同到郊外。趙太爺去檢驗死尸，以便認識。太爺上轎，一直來到郊外塚地。先是何氏認丈夫面目，趙正認了兒子回去。郎郎書供，同武志下監。居奉玉李員外同親家寫了領字，當堂保領兒子女兒回去。太爺又道：有了凶手，是武志冒名強姦。此女是本府開恩，但這女子人人知道，誰肯娶他。本府知道你的兒子已聘朱門之女，未娶。本府作媒，將二姑與他作妾，也是托名之故。不知你意下如何。李員外道：太爺作主，小的怎敢違了。太爺又問李舉居奉玉同二姑都點頭，依允。太爺道：你們且回去，擇日過門，不可遲緩。太爺退了堂，深感馬俊之德。若不是他說明，這兩案人命，真是無頭之案。本府今已審明此案，豈有不還他劍之理。便叫衆人去取了一口劍，暗暗的開了庫門，換出馬俊的寶劍。晚間好交還馬俊。一面做審文詳文，通詳上司。太爺是日晚上，在書房等候馬俊，交還原劍。不知怎樣見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遭橫死奸黨貪財

話說雷太爺審明兩案人命。叫人開庫換出寶劍。仍回書房。初更時分。馬俊前來。太爺連問道。壯士果是信人。馬俊道。小的怎敢失信。兩下分賓而坐。馬俊道。太爺果會拿着武志。太爺道。深感俠士指教。方能審出兩情。已把武志問成死罪。馬俊道。寶劍可曾換出。太爺道。俠士仗義之人。豈有不還之理。便在書架上。將劍雙手遞與馬俊。馬俊接來。拔出一看。毫無差錯。就掛在腰間。說道。小的有了此劍。就要告別而回。另日再謝。太爺道。俠士少坐。還有小酌相酬。馬俊恐有捕拿之意。便起道。已承賜劍。感之不盡。豈有貪杯之理。只還有一件。小人討個情面。牢內羅輝菴。實是無辜。求太爺釋放了。俺馬俊日後自當重報。言畢。上屋去了。太爺想了半會。他要就放羅輝菴。我這且自有道理。再說莫上天父子。因在揚州。同張三李四媽兒。後接鳳小姐來。至半路。便將鳳小姐賣與個鄉戶人家去了。張李莫三人同商議道。我們雖是將鳳小姐拐賣。價銀不多。有媽兒一分。越發少了。不若將媽兒丟下河去。傷了性命。不但銀子少分一分。還得他銀錢衣服。所以半途將媽兒淹死。媽兒帶來的衣服物件。賣小姐的銀子等。前日莫上天將衣服用了些。尋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今又得銀。那張三李四。都要到他家來。住下。分了銀子衣服。莫上天同張三在房內。李四在天井裏閒走。想主意。張三開口說道。今日事已完全。前日曾許下來的。該還今日。我們買牲禮還願。再講吃酒分贓。各人回去。李四道。這個甚是。莫上天就扯張三到僻靜。呼吹吹說道。我與你爲這件事情。費了多少心機。的方能得到手。那李四作了些甚麼。今日要分銀子。我想這個銀子。若三分分了。你我就少了。你買牲禮回來。叫李四先拜聖神。待我取塊石頭。把他打死這狗頭。豈不是你我兩人均分了。也做得着本錢。張三道。好計策。李四又想道。這兩個狗頭倒鬼。不知是說甚麼話。我想身在異鄉。又無人幫着。待張三上街。我暗暗買包砒霜。放在其內。連莫老兒一齊毒死。我只推腹痛不吃。等他毒發。我得了銀子衣服。連夜走去。豈不妙哉。主意已定。張三叫莫上天。拿出銀子來。叫李四一同上街。到了鎮市熱鬧處。李四忽然叫肚子好痛。哎喲。怎好。你二人先去買罷。我要去出恭。張三道。你就回來。李四道。自然。莫上天同張三買了牲禮。先回。且說李四一人。腰內取出三四錢的一塊銀子來。走到藥店門首。櫃台上沒有大人。只有十三四歲小孩子。李四就把銀子遞與孩子道。我家裏有些老鼠兒。惡得狠。把我衣服都啐了。今到寶店買些砒霜。去毒老鼠。孩子見了一塊銀子。管他甚麼好歹。到後面包了一包砒霜。遞與李四。李四拿到家中。張三埋怨道。你去出恭就不來了。

此時三牲到好了。你纔來家。李四道。肚疼得緊。所以來遲。莫上天在堂屋內收拾。李四假意走到廚房。只見鍋內骨碌碌內燒着。莫上天的新婦。在灶下燒火。李四就將鍋蓋開來看看。敬神之物。不可過爛。那新婦怕羞。只是底頭不語。李四就開鍋來。將砒霜放下去。將鍋依然蓋好了。說。婆婆不用加火。言罷到前面去。料裏打點。不一時捧上三牲。張三假意道。莫兄先拜。莫老道。張兄先拜。張三道。如此說。李四先拜罷。李四果然先拜。跪下暗暗說。告前因拐了鳳小姐。害媽兒。今日還願。今又來許願。弟子和藥在內。但願毒死他們。另日備三牲還願。格外加厚。許畢低頭便拜。張三向莫老兒把嘴一歪。莫上天便捧起大石頭。認定李四腦門。盡力一下。打得李四的花紅腦壳出來。真個不得活了。張三道。做得好。真爽快受用。二人也跪下磕頭燒紙。便將尸首收拾。叫老婆把牲禮搬到廚內。放在鍋內。煎一滾。張三莫上天父子三人。把李四尸首抬到後面。挖下一個坑。一念想。若把張三下坑裏更好。莫上天在上面說道。李四已死。還有張三要分。這個銀子。想他也是異鄉人。若不狠狠心腸。把張三打死。堆在一處。我領父親三個人回本莊住。豈不妙哉。這些銀子總是我的了。想定主意。張三正在下面低頭挖坑。那莫上天舉起石頭。認定張三一下。倒在坑內。幾滾。嗚呼哀哉。那老兒在旁也來了。望屋裏便跑。那莫上天也不叫他回來。就把李四尸首拋下坑去。拿鋤頭慢慢的將土掩上。且說莫老兒跑到廚房。把張三的話告訴媳婦。只些銀子。俱是我們的了。那莫老兒聞得鍋內的肉香。急忙去到前面。拿了一把掃帚。用冷水將地下血迹洗干淨了。復奔廚房道。娘子。我年紀大了。作了一會。心中有些餓了。且拿碗飯我吃。那婦人拿了一個碗。盛了一碗飯。送上老兒。這莫老兒聞得肉香。自己掀開鍋蓋。拿了一個木瓢。取了一瓢湯泡飯。拿塊肉來。動手撕撕。放些極好料作。似餓鬼得食。吃了一大碗。口中覺麻麻到舌根。便道。娘子。你把胡椒放多了些。婦人道。不會放胡椒。老兒道。薑汁多了。怎麼麻口。說着吃着。方纔吃完。覺得肚內有些疼。媳婦道。飯冷湯熱。吃下去有些不受用。那莫老兒放下碗來。摸着肚子。走到自己房內。響了幾聲。跌倒在地。滾了一滾。就七孔流血。魂靈已同張李二人去了。那媳婦見老兒纔吃了一點葷辛。沒福受用。吃了下去。肚內就疼。連忙跑到房中。出恭去了。真正可笑。就自己掀開蓋。拈起些好的。足足一碗肉。又放了些湯水。又盛了一碗酒。捧到自己房內。飲酒吃肉。好不受用。一時自己舌頭也有些麻木了。勉強又吃了些。就上馬桶去。扯了小衣。坐在上面。心中也便疼痛起來。倒在地下。一同去。見公公走路去了。那莫上天足足弄到日西方纔完了。走到廚房。一人不見。尋父親妻子。不料李四張三魂多攔住。不肯放他進去。單覺肉味之香。鑽進鼻內。莫上天正是肚內餓了。力又用盡。聞得肉香。嚙氣欲吃。心中想道。莫非他二人吃了飯酒。去睡

了麼不成待我也吃些快活快活便坐在灶邊拿壺酒肉鴨子等狼吞虎食吃了一飽道好快活就是新來娘子弄的胡椒放多了不問他麻嘴怎樣再吃些肉好睡去原有這砒霜在鍋內滾了十幾滾藥性慢了故此吃下去較覺暴跳了先媳婦公公吃得早些莫上天大叫道肚內好疼把肉碗擲於地下半空亂跳跌於地下滾了幾滾便扒起來說罷罷了罷了站起身來開大門跳出只是朝下一跳伏於地下兩手分開也是七孔流血這五個鬼同到陰司判斷不提且說馬俊得了寶劍望鶴臨軒走來方纔午牌時候就向市內吃了一頓酒飯又到林內睡去只到更深方出林內來到莫家問信敲門敲了數十下無人答應他便從屋上去望見神前一對燭亮得緊猛然見前面房內正中倒了一個人七孔流血馬俊吃一驚便回身抽出了寶劍叫了兩聲又無人答應走進來又見莫老兒亦死於地到房內又見一婦人坐在馬桶上也是服毒而死走到廚房見牲禮在鍋內許多魚肉便把寶劍放在鍋內那寶劍見毒頓時火起騰騰劍黑了半截馬俊想道他不是吃此物如何三口俱毒死又有牲禮必是敬神其中自有原故待我且回林內明日再來看必有道理在其中不知馬俊回來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爲施恩放走家丁

話說馬俊等到天明看個明白不提且說鎮上有一光棍叫做王老虎父子六人行凶作惡在鎮上的人無不怕他一日日色正明這王虎兒只因昨日不見了一隻狗所以今日起早到四處尋狗走到莫家門首洞內伏着一隻黃狗王老虎認得是自家的狗便喚了幾聲不應他伸手在內拖出却是死的了王老虎見狗死了便罵道我把你莫家奶奶該死了因何把爺爺的狗毒死了却便用手打門又不開遂轉身回家叫兒子出來說道莫上天這野老把我家黃狗毒死了我到要尋他要狗因叫五個兒子整衣提棍各執兵器一路罵到莫家門首那些人勸的勸攔的攔這五個兒子如凶神一般要將莫上天打了幾下往裏一頓亂跑見莫上天死於地下便往外走被人攔住道那裏走你們打死莫上天還想往那裏走王老虎是個當地光棍便上前扯住衆人說道你們且到隔壁土地祠去我有話說你們聽我只是不賴便了衆人說道料想裏面還有死尸內中有人說道地下還打碎許多傢伙到得廚房中見莫老兒身帶重傷跌倒在地那邊裏面有一婦人亦帶傷而死地方人說道我們且將邊門帶上我們到廟內有話說一衆人等俱擁着王家父子齊到廟內王老虎對衆人說道雖是我父子快手打上他們其實我性直嘴快我最恨不平所以惱人但今日之事這莫家究非我父子打死的其中恐有別故望衆位想想看那地方說道今是你父子六人罵過幾次勸你

不肯罷你回家。各人帶了兵器，打進莫家門去。豈不是你父子打死的？王老虎道：你們不要執一見，包管代你們作主。衆人依了王老虎之言，聽王老虎作主。正說之間，後面又來了多少鄉民人等，七嘴八舌，適有麻府家丁，抬了轎子，護着而來。王老虎道：即是這些人打死莫家的？麻府家丁說道：你們不要認錯了人。我們是都察院麻府家丁，並不曾打傷人。王老虎道：你們打死人，就拿都察院壓勢，我們不成？那些家丁正在喧鬧，只見大路上來了一個身長九尺，頭扎花手巾，身穿玄色戰衣，足下登皮鞋，腰帶寶劍，乃是馬俊。因在林內睡着，只因辛苦，方才睡醒，忽聽得熱鬧之聲，不知何事，便走到眼前，叫道：何事吵鬧？人見馬俊異相凶暴，便道：我這裏有個姓莫的，被這班人不知爲何事，把他一家三個人，都打死了。馬俊道：只恐不是打死了的，只怕是服毒而死了。便走到轎邊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打他一頓，可是有的？王老虎道：纔進他的門，就看見他死在地下。衆人道：無論先死後死，你却打到他家，就是你打死的了。把你父子先鎖來，再作道理。衆人要鎖王老虎父子，姑且不提。先說那個鳳小姐，已被一個都察院麻太爺買了去做妾。因見了老大人，細細的說道：小女子是太常寺鳳竹之女，因被奸人所害，又遇拐子莫上天，將我拐賣。我是有婆家的，老夫聽了此言，忙叫家丁，快將此女送到莫家，身價銀子也不要還了。叫他送此女回家，與他父母團圓。家丁領命，催轎子送到莫家去了。有一個家丁，先到鎮市上找問莫家住處。這些人正與王老虎理論，見來了十二個家丁，又來了一乘轎子。王老虎低說道：列位，看這轎子，跟着了許多家丁，來問莫家，其中必有原故。求列位放我父子罷，把他們拿住，還有個財發，倘若不能，便是我和你打死莫家的。衆家丁道：我們是都察院太爺家丁，只因老爺買妾，有張三、李四，拐了一個女子，賣與我老爺爲妾。前日抬到府中，見了夫人，就問他姓甚名誰。他說太常寺正卿鳳竹之女，夫人聽了此言，叫他們用轎子抬來，送還莫家。今日莫家一人俱無，有個姓王的同地保人等，攔住說道：是你們大家打死了的。馬俊聽轎中，乃是抬的鳳小姐，忙說道：謝天謝地，今日才見了弟婦。忙到轎邊問道：轎內可是鳳樓霞弟婦麼？小姐聽得有人叫他名字，便道：小女子正是，不知外面是誰。馬俊道：孫珮賢弟與郝大哥，俺都拜過的。又低低說道：我是馬俊，曾殺米公子。今日來取寶劍，幸喜遇着弟婦。鳳小姐道：求伯伯救我。馬俊道：等我驚散衆人，領你回山。馬俊與衆人說道：莫家現有許多銀子，莫家是自己吃了毒藥死的，與他們無干。你等可拿他銀子，買幾口棺材，葬埋罷。餘的銀子，你們分用。那個王老虎道：你是那裏來的？無名無姓的野人，好大臉面。馬俊道：問俺姓名，你且站穩脚步。聽俺說來，俺是杭州錢塘縣人氏，姓馬，名俊，號子昌，別號玉蝴蝶，又叫做個電光目，是也。曾在開封府燒監牢，殺米公子，包成仁，孫知縣。

擄了人頭。反監劫獄。救了孫珮。今日又到開封府來。這段情由。你可知道。王老虎與衆人聽了馬俊之言。都嚇得往後退了幾步。連麻府家丁聽得此人。也打寒噤。馬俊道。抬轎的代俺抬了走。與你五兩銀子。又對家丁說道。列位請回。鳳小姐是俺的弟婦。俺要請他上山。與他夫妻父母相會。日後自當重謝。家丁道。這鳳小姐到也罷了。但那些人不肯放我們。馬俊在腰間抽出寶劍。誰敢上來阻攔。吃我一劍。分爲兩段。那幾個人丁上前去了。無人敢上來阻攔。麻府家丁叩別而去。且說那坊甲與衆人等。內中有的說。如今到處捕獲馬俊。你我們何不擒馬俊到官去領賞銀子。內中有人說道。玉蝴蝶乃念五道三除之法。又會殺人。又會放火。拿得他住便好。拿不住他。他到夜裏來放火燒我們。如何是好。衆人七嘴八舌。主意不定。且說鳳小姐在轎內。把被拐到揚州。遇見常讓說了一遍。一頭走。一頭想。馬俊在後仗劍相隨。轎子同走不提。再言王老虎與衆人說道。有事總在我們身上。大家齊上前追拿馬俊。鎮上人總向前行。一時遠遠又來了十數個捕人。亦是追拿馬俊的。馬俊見後面有些人趕來。他也不放在心上。就猶如草芥一般。只擁轎子前走。且說鎮上有人進城傳說。却被米府中知道。叫了十名能幹家丁。騎了快馬。各執兵器。追趕來了。這些鄉民見大路上來了十幾個大漢。說道。快拿馬俊。你道這米府家丁十名是誰。開列於後。

第一名叫活土地劉交。二名叫生鐵頭王僧。三名叫蜈蚣方盛。四名叫銅脊背周武。五名叫飛天虎手伍泰。六名叫捉虎將孟先。七名深夜又吳能。八名叫扒山虎施威。九名叫入地蛟花龍。十名叫雙頭狼孔白。

這十個人打馬如飛。直奔那一叢人趕將來。那王老虎喊道。前頭跟轎子的是馬俊。列位將軍可快上前擒拿。十人問道。轎內是誰。王老虎道。甚麼鳳小姐。名叫鳳棲霞。這十個好漢內中有個人說道。這總是鳳棲霞身上起的禍。我們還不快拿他。這些飛馬往前。一擁圍住馬俊。那劉交說道。我們今奉鈞旨。各處緝獲。誰知此處相逢。十人各執兵器。要拿馬俊。不知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鐵鉢山喜燃花燭

却說馬俊路逢鳳棲霞。好不歡喜。只見四面來了許多人。馬俊想道。必是來擒我之人。便叫弟婦不要慌亂。又叫二名轎夫不要害怕。有俺在此。你且將轎抬到靠山窟之處。又看見先來的一名馬快。生得眉短鬚長。肩臂皆闊。手提雙刀。站在東首。那幾人身胖力單。人人手內各執器械。馬俊先見一般鄉民。不足爲意。後見這幾個人。略略有些驚慌。暗道。這幾人一定是來擒俺的了。怎奈弟婦在此。又怕失錯。想道。罷罷。拚得這條性命。有何他慮。便把手帕扎了頭。腰間帶

子緊了一緊手執寶劍指東畫西這些狗羣眼睜睜看着衆人一心只防着身子遮架不說馬俊在此受困且說郝鸞等自馬俊下山之後便領了衆英雄奔趕開封府而來却說今日來到此地郝鸞鮑剛人等正走在那高岡之上遠遠望見一叢人在那裏不知爲何事喧嚷便叫能幹漢囉前去打探不多時急急忙忙跑來稟道不好了不好了前去打探消息那一衆人不爲別事却是圍着馬爺又靠着一乘轎子小的走去問那些鄉民說那轎內坐的是鳳小姐又說米府衆將要拿馬俊呢郝鸞鮑剛人等聽得此言吃了一驚說道列位賢弟事不宜遲恐馬爺遭其毒手鮑剛陳雷生平性急拍馬前去郝鸞道不要亂爲恐惹人取笑我們不知兵法周龍道急急往救不可遲緩郝鸞說衆位兄弟打馬走着聽我號令先叫鮑剛領五名嘍囉向正南方按定這等動手可敵賊子又叫陳雷領五名嘍囉正東方按定周龍正西方按定曹雙正北方按定又叫周順王龍張奎樊冲四人往來四面圍定各人聽令打馬四散各方圍住那十個大漢見郝鸞一馬當先而來馬俊正在驚慌之際猛然又見一夥人馬誰想却是郝鸞鮑剛人等手執兵器殺奔而來馬俊大喜叫道好了有了幫手了不覺英風陡發氣高千丈便大叫道列位賢弟俺馬俊路見不平要救受難之人不覺竟被奸黨光棍攔住俺的去路請列位公言一二正南上鮑剛便來接上說道扶孤救難是好事那人敢阻去路若是多嘴就一劍砍下他的狗頭來陳雷亦說道若是阻攔將刀殺這狗娘養的郝鸞向前說道朋友要走就走休怕阻擋你那邊叫周龍等賢弟們先護送轎子要緊那個敢阻擋的那邊劉交叫道衆位此時還不下手拿馬俊等待何時恐怕走了無處找他只劉交手提了雙刀大叫道馬俊不要走有俺活土地來拿你便舉雙刀來劈馬俊馬俊舉劍相迎劉交自幼學的這跳法馬俊因有此劍方纔敵住不分勝敗那方威王僧一齊來奔馬俊鮑剛看見罵道你這狗頭要打攢盤大叫道大家上來打攢盤陳雷曹雙一齊向前大殺一場那郝鸞手提一劍把王僧揮爲兩段馬俊將劍執定半空跳縱劉交也縱跳起來馬俊猛然一劍劉交招架不住衆人四方逃奔郝鸞也跳起上前方威對敵不住也就逃了衆捕役見米府家將都被殺傷焉敢再敵亦四散逃去了郝鸞道賢弟等不必追趕且保弟婦回山衆人道今日幸遇馬仁兄救得孫珮賢弟婦真天幸也馬俊道若不是列位仁兄弟相助小弟必遭米家將之毒手郝鸞道那時愚兄冲撞賢弟賢弟不辭而去我深恐賢弟有失故同衆位兄弟前來接應不想果有今日之事米府家丁也被我們殺得魂飛魄散今又遇見孫家弟婦真真萬幸將嘍囉拾着轎子馬俊取出兩錠銀子賞那轎夫去了衆人方起身前去竟奔鐵鉢山去了不提且說劉交衆人等今日殺得大敗帶傷受疼又殺了王僧俱氣忿不平奔進城來說雷太爺賣

放凶手。詐了雷太爺千金。方才罷休。這也是雷太爺威德處不表。再表雷太爺親到臨軒鎮。去檢驗莫上天一家命案。又被搜出多少銀子。叫地保買了棺木殮過。將餘的銀子派散帶傷之人。太爺回衙。做詳文通詳上司咨部。且說劉交方感詐了雷太爺千金銀子。竟作路費。起身進京。走到米相公府上去了。那米相爺在京。新請了一個軍師。名爲百勝禪師。能呼風喚雨。又會定身咒符法。米相好不歡喜。忽有劉交方感來跪稟。道路上遇着馬俊。郝鸞。交戰之事。說了一遍。米相聽了。心下躊躇。就着劉交方感。四方尋訪好漢。不論僧道。响馬。只要有本領的。劉交二人領命去了。且說郝鸞等護着轎子。保了鳳小姐上山而來。焦豹鳳公一衆人等。聽得各位回來。忙下山迎見。郝鸞等保着鳳小姐轎子。一齊上山。都到聚義堂上。迎鳳小姐出轎。鳳小姐先拜謝郝鸞。馬俊諸人等。然後到後面拜了父母等人。大家痛哭一場。哭罷之後。大家各訴離情之苦。郝鸞吩咐大排筵宴。一來謝馬俊接鳳小姐之恩。二來恭喜孫珮。衆人又問取劍之事。馬俊說了一遍。後由借宿莫家。如此如此。又把那麻都察院的夫人好意說了。若非夫人。叫家丁押着鳳小姐送回莫家。我怎得就遇見弟婦。此乃麻夫人浩大之恩也。酒至數巡。郝鸞奉了馬俊等酒之後。便出席對鳳公打了一恭。說道。小姪有一言敬稟。鳳公站起身來道。賢姪請坐。有話但說。郝鸞道。小姪昔在爭春園一會之後。至今無限苦楚。孫珮賢弟多虧了馬俊救出。今日棲霞妹子。又幸遇馬賢弟救了。都上山來。父母相會。夫妻完娶。真大幸也。今欲請老伯早早選擇良辰。以成洞房花燭之喜。衆人一齊答應。此言真是極妙。鳳公道。我一家深感馬兄再造之恩。一言難盡。尙且未曾報答萬一。馬俊道。何勞報答。晚生理當護救。衆人又道。鳳公可允此事。鳳公道。我已有此念久矣。衆人聽得允了。遂取歷書。大家選定七月初八日。不將良辰。衆人無不欣喜。鳳公走到後面。遂將女兒成婚之事。說與夫人知道。夫人更喜。次日喚了成衣上山。料理裁做新衣。初一日到了初八日。張燈結彩。鼓樂齊鳴。殺猪宰羊。犒賞嘍兵。衆人道。請新人上堂參拜天地父母。及衆位仁兄。看那鳳小姐身穿吉服。如神女臨凡。仍將八寶赤金鐲帶着。且說這金鐲完歸之故。當日鳳小姐劫散。躲在廟內。遇見莫上天領他家去。小姐說明座落。這莫上天父子心起不良。拐他去賣。只說送他回家。沒有盤纏。鳳小姐將此鐲與他去當。不料他賣與那當舖人家。那個人家有個僱工。小廝不成人。就將些衣服首飾。叫僱工押銀。并金鐲亦在內。不意僱工竟拐而逃之。走至鐵鉢山下。遇見山上頭目。嚙囉。將衣服金鐲拿上山來。報了大王。鳳公孫珮認得是鳳小姐之鐲。故存在鳳公處。所以今日鳳小姐與孫珮成婚。又將這鐲帶在手上。這日聚義廳大開東閣。飲至更深。送孫珮與鳳小姐合巹交杯。一衆人等歡喜出房去了。這孫珮與鳳小姐已完了周公之禮。到了次

日孫珮拜了岳父岳母與衆位仁兄過了數日郝鸞對衆人說道愚兄昨夜得了一夢不知吉凶如何孫珮道仁兄所得何夢郝鸞道正交三更時候見柳緒身披花紅如同狀元一般望着我笑之不止然正笑時又見常讓身穿破衣後面蓬頭赤足站在愚兄面前哭而求救正要問他爲着何事只見來了一隻大虎竟把常讓一口吞去我正欲救他之時正南上來了一隻金錢大豹捕那大蟲一扒救下常讓那大豹一聲吼叫就把愚兄驚醒了來是一場大夢不知此夢凶吉如何孫珮想了一想回道據小弟詳來柳緒披着花對着仁兄大笑是個捆象所以反作花紅那常讓蓬頭垢面望着哭而求救依反理說是歡喜了且東方甲乙木木來尅火心哭之相那隻大蟲是誰那害柳緒之人幸得大豹打來大豹不姓范定姓馬依小弟說來那柳緒定然受害常讓定然得其大志郝鸞道賢弟詳的不差我想着當初在杭州結義之時原因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今日我們共聚此山單單只少柳常二人這是愚兄一件心事即不作夢我也久有此心了怎能有個奇人連夜進京探個消息我方放心鮑剛道小弟願去郝鸞道賢弟去不得鮑剛道仁兄何以就量小弟去不得郝鸞道賢弟平日性情粗莽做不得細事鮑剛有些不悅只聽得有一個人大叫道除了玉蝴蝶誰人敢去郝鸞搖手道更去不得你進京去雖不費力你未曉得大罪在身如何可去馬俊道仁兄若是別的還可依你若論米賊小弟偏要去况孫賢弟詳夢要一個姓馬的小弟又姓馬有何慮哉我一定明日起身就是了老兄何多慮乎郝鸞等苦諫不從只得備馬送行次日衆人送馬俊下山獨自一人進京探聽常柳二人信息不知凶吉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銀安殿笑接綵球

却說那馬俊出山上路不提且表常柳二人在路前後二起到了長安不意常大人升了吏部被米相爺奏了一本保舉常洪柳滂均奉命征寇去了二生只得住在書院內等候得勝回朝常柳二生時常在外遊玩一日在街坊只聽得三三兩兩人傳就道這場大富貴不知那個有福之人來受用常柳二人便向老者問道這些人亂哄哄的往那裏去老者道皇上有個公主年方十八擇定今日拋打綵球得者便是駙馬二位何不去走走倘有天緣亦未可知常讓對柳緒道賢弟前妻已故你何不去走走得了綵球豈不是件好事柳緒道不可妄想我二人只去看看罷二人帶着書童找到經樓前果然是光燦鮮明十分齊整只見守樓八個太監花紅錦衣各執黃旗還有幾十人是巡場的太監場外是御林軍那公侯伯子蔭襲公子士民人等不計其數誰敢喧嘩只等午刻公主方出宮拋打綵球忽見一內監

手執黃旗說道。皇上有旨。在場文武官員後裔士民人等。凡有家眷者不許進場。如違卽誅。言完去了。那些有妻妾無貌者。皆紛紛出場。常讓道。愚兄別你了。明日到駙馬府來賀喜。柳緒道。豈有此理。兄何必將弟頑耍。常讓道。着與不着。兄不妨去碰碰機會。柳緒道。雖是正說。我一人怎好在此。常讓道。本是不敢違旨。柳緒道。小弟量也無福。不妨一同回去罷。常讓道。豈有料得不中的。恐有機會。亦未可知。賢弟在此。我出去了。柳緒遂帶了書童。遠遠立着。公主午時綵樓上。走出八名宮女。擺了香案。捲起珠簾。只聽一派音樂。公主駕臨。又見太后與娘娘宮娥。俱上綵樓。皇太后命公主拈香禮拜天地。禮畢。旁邊宮女捧上一個金絲盤兒。內放着五色綵球。玲瓏好看。有八條綉帶。那帶上有金鈴四個。皇太后將綵球遞與公主。公主接在手內。公主移步香飄。風聲拂動。來至前面。望見容貌。猶如天仙一般。那下面看的人。暗道。好個公主。不知是誰的福。衆人思議紛紛。只見那公主把球向空中一拋。衆宮女卽扶公主同太后及正宮娘娘下樓。升盤。仙樂悠揚。回宮去了。那球在半空中。如神人捧着。飄飄揚揚。或東或西。引得那呆公子蠢士民。個個仰頭伸手。東奔西馳。想接綵球。惟有柳生立住不動。看着他們搶那綵球。忽然向東飄去。人人跌跌扒扒往東去。猛然往西一飄。停當。剛剛打着柳緒的頭。那三十二個金鈴。叮叮噹噹。响了一陣。纔住。遂落在柳緒身上。要解難解。下只見有幾十個人。飛奔來要搶綵球。幸有巡場的太監。那裏容得這些人胡鬧。遂手執黃棍亂打。說道。搶球的是誰。與我拿着。那知是米府家丁。被打不過。只得退下去了。米相的兒子死了。把史通繼爲子。米相心想篡位。故叫衆家將扮做公子。那個得了綵球。都歸史通。史通做了駙馬。就好借公主之勢行事。有了史通。自己便好舉事。誰知天理不容。被太監護着綵球的。史通一看。原來就是柳緒。心中越發氣悶。劉棟在史通耳邊說道。大爺雖不要緊。都在門下身上。包管駙馬還是大爺做。史通只得領了家丁回去。那些太監早把柳緒抬了飛跑。在門口書童不知好歹。嚇得溜了去了。不提。且說太監到了午門。放下柳緒。老太監進宮啓奏天子。皇上隨卽登殿。傳宣文武公卿侍立兩旁。米中立與史明德在朝。心內總以爲這綵球是史通得了的。及至一看。不勝大驚。只見駙馬要到金鑾殿上。叫萬歲。天子見柳緒面如脂粉。唇若塗珠。文雅風流。天子大悅。柳緒口稱。臣係浙江杭州府人氏。臣父柳滂。官居禮部。隨征去了。臣叫柳緒。天子道。原來是柳滂之子。心中大悅。想道。外貌雖好。不知內才如何。天子便問。卿年十幾歲。平日作何事業。柳緒奏道。臣幼年時。父命攻書。已入賢門。年十八歲。天子聽得柳緒十八歲。公主少兩歲。心中更喜。又問道。寡人有一個題。卿若能作。卽作文章一篇。呈朕看閱。柳緒道。萬歲旨意。焉敢有違。求聖上賜題。天子賜柳緒平身。太監擺了書案。在於殿前。柳緒立於案前。天子

賜題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句。柳緒領題一看，舉筆書箋，併不思想。一刻工夫寫已完篇，俯伏呈於皇上。皇上命太監將文章捧到龍案上。天子看了一遍，真是字字珠玉，言言錦繡。忽見太監走來奏道：「皇太后有旨，即宣駙馬爺進內宮。」太監遂領柳緒進宮朝見。太后見柳緒眉清目秀，脣紅面白，心中甚喜，便問道：「卿能詠詩否？」柳緒奏道：「少知一二。」命太監取過文房四寶，賜柳緒坐下。那柳緒謝恩，又賜香茶一盞，飲畢。太后道：「今當中秋佳節之時，以秋景爲題，賦七言律一首。」柳緒領旨，拂紙濡筆，一揮而就，並不思想。先寫草稿，然後用龍鳳花箋寫成。其詩曰：「芷瑞花開別樣秋，疎桐依舊鳳來投。一輪冰鑑臨金闕，萬樹天香護玉樓。西女停車仙樂奏，飛球慢舞綵雲悠。蕭郎今入清都景，不戲蓬瀛不復遊。」此八句詩做好，用箋謄抄已畢，走上金階，呼聲。太后娘娘將箋遞上。小臣柳緒恭呈御覽。太后同娘娘看畢，稱贊不已。太后命太監領駙馬到宮樓聽旨。去不多時，內宮傳旨道：「聖上有旨，先召駙馬進府候十五日完婚。」太監領旨送柳緒去了。那同柳緒相好之人，無不歡喜。惟米中立等心中氣悶。衆門生在相府坐着，埋怨史通無用。有劉棟在旁道：「相爺休怪公子，實因那內監攔的凶。如今有一計，難得公子面目與柳緒無二樣。門下看來要謀駙馬反掌之中。米相道那柳滂又與老夫作對頭，幸皇上不准。如今他兒子做了駙馬，柳滂回來，他父在殿上一本，他在宮內一本，老夫焉得不受他累。不知你有何計策，可得大事。」劉棟在米相耳邊道：「爲今之計，要相爺親去帶銀百兩，快馬一匹，如此如此，賺了他。着人在外面僻靜處，放下一張梯子，將他騙出來，叫他奔南門避去。再着家丁趕上前去殺了他，即將公子撮進府去守門。太監那裏知道，請相爺上裁。」米相爺聽了大喜，妙計妙計。一面假做起邊報凶信，一面命家丁牽馬取梯子，在僻處伺候。米相爺帶了銀子，故作慌張之狀，來到駙馬府前守門。太監見是米相爺，就不攔阻。米相入了後堂，與柳緒見禮坐下。內監獻茶罷，柳緒道：「晚生有何德能，敢勞老太師深夜降臨。」米相爺把眉一皺，說道：「老夫尙未曾來賀駙馬，因有邊報到了，故此來遲。且有一件機密大事來報駙馬。」駙馬可令內監到前面去。老夫方好說。柳緒便吩咐內監暫退。米相爺離座，把門一掩，在袖中取出假邊報，遞與柳緒道：「駙馬看此便知。」柳緒展開一看，却是報的常洪柳滂順了海寇，嚇得柳緒魂飛魄散，雙膝下跪，說道：「求相爺開一綫之恩，救晚生一命。」米相扶起，說道：「你父與老夫不薄，我恐明日聖上震怒，不便相救。故此黑夜前來爲今之計，救你逃難之人，只是可惜了駙馬之名。」柳緒道：「如今父爲反逆，還說甚麼綵球，不知何計可逃。」米相爺道：「那前後門是走不得的，恐太監們阻擋，必須要越牆而逃。外面已安排子梯，並快馬一匹，等候你。你可出南門逃走。這裏白銀一百兩，與你帶爲路費。柳緒接過銀子，感謝不盡。米相爺勸

到後牆下面，并無接脚之物。來到假山上面，見楊柳覆牆頭。柳緒一看，果有一張梯子，竟扒下去。那家丁低說道：「相公來了，有馬在此。」柳緒忙騎上馬。家丁又指他向南門去路，急急而逃。家丁見他去了，才把史通從梯上送進府去。然後拿梯子回去了。米相爺見史通來，方開了中門，假作賓主之狀，假駙馬送出相爺去了。太監們一時怎辨得出。劉棟又忙催家丁趕出城去殺那真柳緒。未知後來吉凶，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常讓怒怪假柳緒

且說綵球跟前柳緒的書童，當時當得飛奔回來，進書院見了常讓，叫道：「常相公，我家相公惹下禍來了。」常讓聽說，吃了一驚，問道：「有何大禍？」你快說來。書童道：「我家相公同小人站在場內，看那公主拋綵球，只見那綵球東蕩西飄，猛然落下，打着我家相公，纏在身上。又有些人奔來搶球，被太監們拿黃棍打散了，便將我家相公抬起來，不知往那裏去了。故此小人急急跑回來報知相公。望相公相救我家相公。」常讓聽得此言，便朝天作了三個揖，說道：「謝天謝地。今日柳賢弟登仙了。」又對書童道：「你家相公如今是椒房貴戚，乃皇上的嬌婿，你不必着驚。」又叫家人再到午門訪信。家人去訪，將晚回說道：「果然柳相公得了綵球，進朝見駕，細考奇才。又到後宮見太后與娘娘，纔送進駙馬府去。」常讓聽了十分歡喜，至晚暢飲一回。料理次日，恭喜再說柳緒騎了快馬，跑出南門，行有二十餘里。此時約有二更天氣，忽見樹林內跑出一個人來，手執鋼刀，直奔柳生，大叫道：「丟下買路錢來。」柳緒乃懦弱書生，不會騎得慣馬，聽得強盜趕來，他心慌手軟，跌于馬下。那人走到身邊，將他腰裏銀子搜去，幸喜不會傷他之命。騎了馬飛奔大路去了。柳緒嚇了半晌，扒出四處一看，惟有滿目皓月，拍面秋風，只得淒淒慘慘，信步往小路逃災。且說米相家丁追來，分路找尋，有二十多里，忽見那大路上，一人飛馬而去。劉棟忙叫家丁打馬趕上，團團圍住那人。那人嚇得心慌脚軟，被米府家丁提過馬來，一刀砍了。却是腰間帶刀，使人心疑。仔細一看，不是柳緒。心中想道：「柳緒必是被這強人短劫，殺了他的性命。故此馬匹衣服銀子，被這人所得。我們且將他的衣服馬匹帶回去請功。」只說柳緒被我們殺了。衆人道：「妙極妙極。我們且將就在城外過一宿，明日進城回覆相爺。大家沿路尋店安息，且不表。」先表常讓次日起來，梳洗完畢，換了一身衣服。又帶了家人，到了駙馬府來，見那府門燈綵齊整，守門太監十數個，在門首伺候。常讓道：「人生在世，富貴難料。前日柳賢弟同我住在書院，今日做了駙馬，便如此光華。」叫家丁對管門說道：「煩爺進去稟駙馬爺一聲。」常讓相公特來賀喜。守門人問道：「可有帖子？」家丁道：「親身而會，不會帶帖。」守門的，不敢怠慢，便去稟知駙馬。有一位常讓相公來，恭喜駙馬。

爺的。那史通知是常讓吃了一驚。想道：這狗頭從那裏來的？若是會他，豈不被他識破？便道：你對姓常的說。駙馬爺有事，不得工夫。你不過是吏部走狗，不便相見。另日自有賞賜。太監出來照着所言說與常讓。常讓聽了此言，就氣呆了。罵他一頓，又不在理。只得忍着氣，罵在肚內。回到寓中，氣沖沖的叫道：柳家家人，快去往駙馬爺府中，對你相公說我罵他負義小人，無情畜生。家人答應，即奔往駙馬府中去了。且說史通恐怕人來看，看出識破，即着人對守門的太監說道：無論駙馬親戚人等，盡不許入內。那柳家家人來到府前道：小人要見主人守門的回道：今奉旨一切人等不許入府。待十五日完婚之後，方得進見。家人沒法，只得回家去了。這日馬俊剛剛才到書院，對門上人說道：你去報知常爺說我馬俊來看門上人進去。稟知常讓，常讓正在恨柳緒之時，又見來了個義兄弟，便就灰心意懶了。馬俊走進叫聲：賢弟，俺來了。常讓流着眼淚，慢慢答應道：原來馬兄，小弟失迎了。馬俊見常讓兩眼流淚，愁眉不展的模樣，便問道：賢弟有甚過不去的事情？這般模樣。常讓道：一言難盡。才起身來見禮坐下。復拭淚說道：小弟並無過不去之事。只因負義忘恩的柳緒，便把他做了駙馬，不會兄弟反說是他門下走狗，叫我另日去領賞。你道氣也不氣，可恨不可恨？馬俊道：賢弟且勿怪他。這也是小事，恐是他門上人傳錯了姓名。常讓道：豈有傳錯之理？這是柳緒一時富貴變了心腸，真乃小人之輩。馬俊道：如今不要煩惱，待我馬俊前去見他。若他相會，可替賢弟道及此情，叫他賠罪。常讓道：兄到他處，倘若不會，反受其辱，非是小弟放肆。想他自幼與我相交，時刻不離，尚且如此。仁兄雖然與他結盟，不過相會幾次，別許久，只怕竟忘了。仁兄依小弟之意，不若不去。况你我乃大丈夫，何必趨視他？馬俊會意道：賢弟是個吏部公子，尚且不會，俺是平民百姓之人，更不肯會。俺却不依，偏要去走走。言畢起身，除下寶劍，便走。常讓留之不住。那時柳家家人適回來說道：小人往我相公府中，却不得進去。府門前有大監阻住。常讓說我原叫馬兄不去的好。如今看來，去真無益。且說馬俊走到駙馬府首，叫道：門上的人，煩你進去通報駙馬。說馬俊求見。那門下人看了馬俊一眼，不像個有文采的人，說要見我駙馬作何事？馬俊道：俺與你駙馬同鄉，又是結盟的。特來到此賀喜。守門的道：早間有個常相公，他是同鄉的人，我們已經報道。被駙馬爺大呼叱了一頓，吩咐我們以後，但有往日門下走狗來，俱回他。另日來領賞。馬俊聽了大怒道：你且進去稟聲，他定要會。門上人見馬俊凶惡，只得進去稟一聲，便出來回道：駙馬爺方才有意，下來。往日一切親友，毋許擅入。俟完婚後，謝過了恩，方才會客。說完，仍坐在門櫬上說話，不瞅不睬。馬俊方知常讓之話不差，急得凶心頓起，怪眼圓睜，說道：俺看得你的駙馬做得長久不長久。那守門人大怒道：你是那裏來的野棍，敢

在此無禮。快些走了便罷。若走遲來，拿棍子打你狗腿。馬俊見門上罵他，越發動怒，却不便行凶，只得忍在心中。氣忿回到書院，常讓見他神色大怒，便說道：「仁兄如何不聽小弟之言，故有此氣？」馬俊道：「罷了罷了，今生不得與負義人開交。」常讓道：「且等完婚之後，再作道理。」便叫家丁擺上酒席過來，飲了幾杯。常讓說道：「山上諸位兄長安否？」馬俊將三進開封府取劍立功，並救鳳小姐上山之事說了一遍。常讓道：「小弟被張三李四二人騙進院內，遇鳳小姐在煙花之地，誓死不接客，問其來意，方知是孫珮弟婦回去稟了舅父，捉拿拐子，不知又被拐子同院內媽兒一同逃走，不知去向。今得相見，又做一番好事，完了他二人大事，真感仁兄恩莫大焉。」馬俊無心閑談，心中只恨柳緒，便問道：「今乃中秋佳節，不知公主是甚麼時候出宮？」常讓道：「問他怎的？」馬俊道：「這種無義之人，讓他招得成駙馬，俺也算不得手段。」常讓道：「仁兄事要忍耐，再三謹勤，忽然一陣神風寒霧滿天，紛紛大雨下，到三更方住，現出明星亮月，常讓拿杯對月，悶坐馬俊起身，換了一套衣服，帶了寶劍，對常讓道：「俺要去殺柳緒來。」那常讓一聽此言，嚇得戰戰兢兢，即說道：「三思而行，不可後悔，還要忍些氣，扯着馬俊衣角不放他走。」馬俊那裏肯聽，說道：「去推了常讓，縱身上屋去了，不知殺得成與不成，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馬俊識破真史通

話說常讓被馬俊推倒在地，半晌方起，嘆口氣說：「柳緒，你怎的一朝富貴，全忘朋友之情？這是你自取其禍。」左思右想，挨到三更後方睡。馬俊離了書院，飛行絕迹，趕到駙馬府中，一雙怪眼，在屋上向下一望，只見柳緒獨自一人，穿着駙馬服式，氣昂昂的坐在中堂公案上，堂前紅燭高燒，照耀如同白晝，原來史通假冒柳緒，所以不要旁人伺候。每日以靜坐消遣。馬俊看了一會，有些驚疑道：「這不是柳緒的模樣，如何在此冒稱駙馬？」緣馬俊眼力最高，故稱爲電光目。雖與柳緒相隔許久，他還認得真切，不說馬俊在屋上起疑，再言米相恐史通不諳禮節，寫了一張儀制節略，着劉棟送與史通。那劉棟到駙馬府，進了中門，叫道：「大爺我來了。」史通道：「老劉你來做甚麼呢？」劉棟笑道：「送件要物與你，便在衣袖中取出一紙，遞與史通說道：『你照此帖行事便了。』」又笑道：「大爺，你今日這等榮耀，十分快活，可知那人兒怎樣結果麼？」史通道：「這是我太爺的運氣，還要管他甚麼？」兩人笑了一會。劉棟起身向外去了。史通捧着送來東西，細看不提，那時屋上的馬俊聽得這一般說話，料他十二分是假的，又見他舉止動作，全不似柳緒的斯文樣子。馬俊心中想道：「此番幾乎錯怪了柳緒，但既是假的，真的往那裏去了？莫不是被他害了不成？」正想之間，只聽得譙樓更鼓連敲三下。

再遲數刻料想公主要出宮了。若待公主出宮完了姻事，雖辨出真假，叫皇上也難措置。馬俊在心中翻來覆去，不禁着急起來。定心細想了一會道：罷了，做好漢的，要爲朋友。我今索性走進皇宮，奉聞天子拿這假駙馬，主意已定，就離了駙馬府，借土遁法，如風馳電掣一般，直到皇宮，把腰間寶劍解下，藏在永和殿角天溝內。但見宮中的殿宇重重，不知聖駕究在何處地方。在四面探視，忽聞有人叫道：張文勝在那裏？旋見宮中走出一人，應道：周公公叫他做甚麼？周太監道：萬歲爺有旨，吉時將近，你們把法駕齊備，伺候公主出宮。咱家去繳旨。周太監吩咐完畢，向前而去。馬俊便暗中隨他引了進去。那太監進了內宮，來至咸寧宮繳旨。馬俊也跟進宮內，躲在暗處，舉眼向宮中一望，前後燈燭通明。皇上端坐中間，兩旁有十多名護駕的御前大臣，還有許多隨駕的內臣，俱辦齊綵仗。鵠立殿陛間。馬俊見此威嚴，却有些膽寒。既而想道：俺既到得此間，深夜犯駕，拚作一死。只要辯明駙馬的真假，代柳緒伸冤，就是死了也瞑目的。便在殿角走了幾步，趁勢向下一撲，俯伏在地，說道：民人見駕，報機密大事，那隨駕內臣拿着金瓜等物，忙在馬俊背上壓住，不容他起身。此時平帝吃了一驚，說道：你是何方奸細，敢黑夜入宮行刺寡人？麻馬俊道：民人特來報知機密大事，怎敢行刺？平帝道：你報什麼大事？馬俊道：萬歲爺放起民人，方能細奏。平帝命內臣在馬俊身上遍搜一回，却無寸鐵。攜帶平帝道：放他起來。內臣領旨。馬俊轉身跪下，說道：民人非奏別事，今有駙馬柳緒被奸人謀害，不見影形。現在府內的駙馬並非柳緒，乃是冒充柳緒的假駙馬。乞萬歲爺拿下追問，如有謊言，民人願加等治罪。平帝聞奏，驚問道：你這人叫甚麼名字？從何到此？馬俊道：民人叫做馬俊。平帝道：你可是大鬧開封府的玉蝴蝶麼？馬俊道：正是。平帝大怒道：你就是積惡重重罪犯，今來釐鞫之下，所做何事？如何又知駙馬的真假？據實陳明，將功贖罪。馬俊道：民人與柳緒同鄉，聞他來招駙馬，前去賀喜，反被他辱罵一番。民人氣憤不過，要去殺他。方在屋上看他面貌，果然與柳緒相類。只是兩耳較小，又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假駙馬叫他老劉，兩下說些蹊蹺的話。民人見了這些破綻，方信他是個假的。民人冒死前來，情甘出首。萬歲爺若不信，先叫內臣把民人綁起，傳旨速拿假駙馬來。萬歲爺親自廷訊，詳察真偽。那時自然水落石出。平帝准其所奏，即着周太監傳出密旨一道，據民人馬俊出首，指明現在府內的是假駙馬，有謀害柳緒等情事。着都察院麻青速將駙馬拿問。明日早朝奏聞，候旨施行。周太監領旨而去。平帝叫內臣將馬俊綁起，押到後宮樓上鎖住。平帝回宮安寢。其時都察院麻青聞有旨意，下來，即着家丁報知駙馬。史通道：是賜婚恩諭。欣然的預備接旨。麻青奉到聖旨，連夜同周太監到駙馬府中開讀。這假駙馬俯伏在地，縮作一團。麻青朗朗讀畢，命校

尉等上前除去駙馬冠帶。加上刑具。史通到了此時。急得面如死灰。米相聞知道信。便前來接了麻青道。何故拿下駙馬。麻青道。這是聖上的密旨。老相國明日見駕。自有分曉。周太監見拿下了駙馬。回宮繳旨。麻青押了駙馬。等到明晨。回奏。米相爺料知事機洩漏。悵悵然獨自歸第。再說常爺的書院內。有幾個同鄉官員。當夜聽得此言。一人傳說。人人皆知。就中還有好事的。方在高談闊論。驚醒了常讓。再睡也睡不穩。忽聞聖旨。拿下假駙馬。常讓躍然而起。詢知柳緒遇害。駙馬被人冒名。又聽得有個姓馬的。在宮中出首。知是馬俊乘夜入宮。奏聞天子。常讓心中又驚又喜。喜的是假駙馬冒名柳緒。業奉諭旨。拿下。驚的是那柳緒的死。生下落。未知究竟若何。便向家丁說道。明早你們快到宮門外。探聽情由。不得有誤。家人連聲答應。常讓便就榻畔。和衣假寐。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三法司堅持異議

話說常讓家人來到宮門。正值早朝時候。百官雲集。不一時鐘鼓齊鳴。天子升殿。內監帶着馬俊跪在一邊。百官朝賀已畢。都察院麻青出班奏道。臣奉命將駙馬拿下。今在午門外候旨。平帝道。卿且退班。麻青退下。平帝傳旨。召黃門官將駙馬解進午門。至殿前丹墀下。俯伏跪奏道。罪臣柳緒見駕。平帝注目遙視。暗想道。面貌不差。馬俊怎說他是假的。其中事有蹊蹺。便向文武官員道。恐朕年邁眼花。卿等同去看明。以辨真偽。那時班中走出米中立。史德明奏道。臣等看柳駙馬是真的。皇上何必見疑。反被罪犯所惑。米中立又泣奏道。臣兒子米玉被馬俊殺害。這人戕官劫獄。罪大惡極。今又受奸黨賄賂。入宮行刺。幸聖上洪福。當下擒拿。他無言遮飾。捏稱駙馬是假的。為殺罪脫身之計。乞聖上速斬馬俊。以除後患。平帝聽了米相所奏。似有允准之意。馬俊在旁見皇上無言。恐其准了米相之奏。便奏道。這不是真駙馬。雖然相貌彷彿。但兩耳大小懸殊。求萬歲詳細察看。平帝細看史通的耳朵。果然比柳緒真小。此時也便起疑。遂向史通問道。你是何方歹人。敢到此冒名駙馬。史通道。臣果是柳緒。馬俊昔日與臣有仇。故此誣言害臣。平帝聽了。只是遲疑。國舅吏部尚書傅巖奏道。據馬俊說。駙馬是假的。本人說是真的。此事容易辨明。聖上可着他將前次所作詩文。今日默寫出來。若字句無誤。筆跡相符。這就是真駙馬。將馬俊斬首示衆。以正國法。若字句筆法參差錯誤。這定是假的。無疑。乞聖上交發刑部嚴訊。究出情由。問其真駙馬生死下落。然後再究羽黨。平帝聞奏。說道。卿言有理。便叫內監取出文房四寶。擺在史通面前。命他默寫前作。只嚇得史通目瞪口呆。半晌無言。却又不能推託。且說米中立。史德明。亦慌張起來道。這便如何。內臣又從旁催促。史通拿起筆來。左思右想。無從下筆。不知寫些什麼。方好寫了半日。只有

三個字以後再也寫不成了。平帝問道：詩文寫得如何？可曾寫完？內臣奏道：纔寫得三個字。平帝道：且把他寫的字取來待朕親覽。內臣遵旨奉上。平帝見他寫的字七歪八倒，不成字體。平帝道：好大膽的賊子，敢來欺君，當得何罪？又將柳緒的字同今日寫的三個字命諸臣比較。那些文武官員大家同看一會。奏道：前日柳駙馬寫的字銀鈎鐵畫，今日寫的並無一筆，看得其中着實可疑。請聖上親自定奪。平帝道：若不是馬俊進宮奏明，必中此賊詭計。即發三法司將馬俊同此賊審問真情。查究柳駙馬的下落。那都察院麻青、刑部尚書史德明、大理卿胡清澄三人領旨，帶着馬俊同假駙馬出了宮門，送入刑部獄中。百官同時散朝。平帝回宮，將假駙馬事說與太后知道。太后命聖上窮究羽黨。查究柳駙馬下落要緊。那時常讓家人尚在宮門外探聽消息。聞得此信，回去稟知常讓不提。且說馬俊到了獄中，那麻封家人前日受過他的恩惠，此時俱來報他。吩咐刑部獄卒好生看待。同時史通亦送下監來。史德明便到米相處商量。米相搖手道：此事連老夫都在內了。如今快着人進監照料。史通叫他千萬不可招認。老夫自有主意。兩人商酌一番。史德明別了米相，回到刑部衙門。只見麻老爺着家人來請說：胡老爺已到都察院衙門等候。請老爺前去會審。史德明便隨家人到察院衙署。麻老爺發牌到刑部監提出駙馬與馬俊在班房候審。三法司升堂訊問口供。上面供着聖旨衙役帶進駙馬馬俊兩人當堂跪下。史德明叫馬俊上來問道：你本是個罪犯，平時殺人縱火，劫獄戕官，該當何罪？麻公接口道：這些俱是前事，大人不必追究。只問他現在假駙馬情由。史德明道：這罪惡本院此時且不究你，但柳駙馬乃皇上面試時，在金殿上看得親切，你怎麼說他是假的？馬俊供道：真駙馬柳緒方面大耳，乃杭郡第一個有品貌的才子。這假駙馬面貌雖同，只是兩耳縮小，滿腹草茅，一定是假冒的。史德明大怒道：你這該死的狗頭，將此胡亂之言前來朦混。喝左右將馬俊夾起。衙役正欲動手，被麻公喝住道：馬俊有功聖上之人，且勿動刑。命他跪在一邊，把假駙馬帶上堂來。跪在聖旨案前。麻公道：本院問你，那柳駙馬與你有何仇隙？怎麼你就害他？如今柳緒在於何處？你自己真名的姓，并同謀羽黨何人？着你一供。明本院格外施恩，開活你的重罪。若是含糊抵賴，那時受了刑法，招出口供，你莫想有命。史通道：罪人是真柳緒。馬俊向日與我有仇，故而造言誣害。求大人伸雪。麻公道：你既是真駙馬，怎麼前日做的詩文一句也寫不出來？還說是真的麼？叫左右快把這賊子夾起。衆衙役一擁向前，將史通掀倒在地。下史德明向麻公說道：此係宮闈之戚，大人須三思而行。麻公道：他就是國戚，此刻要他的口供，也顧不得許多。史德明討了個沒趣，頓口無言，只得忍着心頭痛苦。那些衙役把個史通兩腿分開，不由分說，竟把夾腿上的繩索收足。史通疊

半個時辰方醒。一字不認。麻公又叫拿杠子來打。一連打了十數下。那史通本是個嬌皮嫩肉。那裏受得這等刑罰。便大喊道。不用大人深究。如今罪人願招了。史德明接口道。你既願承招。不得胡言亂語。史通會意。即轉口道。冤枉冤枉。麻公見假駙馬正要招出口供。又被史德明止住。便大怒道。你這奸賊可惡。皇上親派勘問此案。要審得明白。方可定罪。你怎麼止住罪犯不可亂招。其中大有情弊。明日奏聞聖上。看你這刑部堂官。可能長久做得麼。言畢。氣得滿面通紅。未幾吐出鮮血兩口。麻公伏案沉吟。不能再審。家人扶他下堂升轎。抬回去了。胡清澄同史德明收下聖旨。仍將史通馬俊二人收禁。打轎各回衙署。史德明就到米相府中。見了米相。說今日受了麻青一場大辱。又道。史通受不住大刑。恐其招認。乞恩相早圖良策。米相道。事關重大。不可造次。方纔傳來軍報。聞吳韜連次戰勝。不日就要班師回朝。若被他認出真假。我兩人性命休矣。你且暫回待老夫計議。史德明別米相而去。劉棟迎着米相答道。門下到有一計。可保無事。米相道。你足智多謀。此時有何妙計。劉棟欲言又止。未知妙計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九重主險脫災星

話說米中立問劉棟有何妙計。劉棟道。爲今之計。只有舉行大事爲上策。相爺久萌奪位之心。號召天下豪傑。待時而動。今公子在急迫之時。倘三拷六問。一經招認。無可彌縫。况吳韜等不日回朝。又因牽涉柳緒之事。礙着個柳逢春。那時形迹敗露。禍起滅門。與其悔及噬臍。何如棋爭先着。依門下愚見。莫若乘此機會。遣人入宮行刺。此計得成。相爺弱登大寶。自然萬事冰釋。米相道。此計雖妙。但外人如何進得宮去。劉棟道。這件事却不難。那內監周公公與相爺交好。不若請他出來。相爺當面與他計議。原來這周公公叫做周明。乃漢平帝時一個弄權的老宮監。米相聽了此言。心中拿定主意。即着要人傳信。請周公公出宮議事。米相又留住門下一班相陪。周公公至黃昏時候。方始出宮。來到相府。米相等迎接入廳。見禮坐下。周公道。咱家承老相公見愛。何以克當。米相道。有屈公公駕臨。兩人閒談了一會。擺上酒席入座。歡飲。米相道。周公公可知今晚老夫請公公的來意。周太監道。咱家不知。米相道。在座的都是老夫心腹。有話儘說。無妨。便把殺害柳緒。將史通冒名作爲駙馬的事。細細述知。如今事將敗露。請公公前來商量個善全之策。緣老夫當日曾與公公言明。把漢家事業歸併老夫。原許平分天下。今想動手行刺皇上。必須公公設一妙計。方好成事。周太監聽了此言。說道。這事怎麼使得。米相道。這是當日公公許過老夫的。原約有福共享。有禍同當。今日又何必爲難。老夫周太監見推托不得。想了半晌。道。却有一計在此。米相道。計將安出。周太監道。這月二十一日。乃先皇帝忌辰。

是日晚間皇上要到慈雲樓。展拜先帝聖容。止有咱家相隨。老相公可遣一力士扮作內臣。隨咱家同入宮中。相機行刺。老相公專候咱家的信息。速着家將入宮奪了國寶。然後登位。不怕那班文武官兒不從。米相聞言。喜形於色。周太監道。且慢。還有一句話兒。萬一大事不成。咱家出宮送信。必得有個安身去處。米相道。這個自然。決不有累公公。周太監與米中立商議定妥。散了筵席。當晚進宮。米相吩咐衆人道。爾等俱要小心行事。就把各家眷口。託言出外進香。悄悄的搬出城去。靜聽消息。米相又喚出力士解鳳來。囑付了一番。解鳳領命。次日平帝升殿。史德明奏道。臣等奉命嚴訊假駙馬一案。因麻青病發。未經審詰。臣等不敢擅專。候麻青病痊。覆訊。謹再奏聞。平帝准奏。排駕回宮。史德明退朝。不題。再說周太監臨期出宮。到米相府內。把解鳳扮作內臣模樣。身藏利刃。隨周太監夜入皇宮。叫解鳳躲在慈雲樓前。垂訓亭背後。是晚平帝沐浴更衣。在便殿略坐。待至三更。方纔前去。且說馬俊在監內。全賴麻府家丁照應。遂起坐自由。不上刑具。是日到了晚間。馬俊見星月光輝。站在獄門口。閉望。忽見空中飛下一張紅紙帖兒。馬俊拾起看時。上寫着。今夜三更時。主上有難。你可速赴皇宮。在垂訓亭救駕。馬俊見過。恍然大悟。這是司馬先生賜下的。前在開封。曾言及此。今其時矣。便瞞着牢獄中人。走到天井。縱身上屋。一路趕來。到得宮內。先尋永和殿。在天溝內取了寶劍。佩在身上。找尋垂訓亭。原來宮中殿閣甚多。這亭子只有兩座。容易尋覓。馬俊到得亭前。把眼一睜。放開眼光。見這亭子上面有一個匾。却是寫的垂訓亭三字。他就埋伏在亭中。時將三鼓。禁內沈沈絕無聲息。不一時。見周太監手提龍鳳紗燈。導着萬歲爺。緩步而行。同到慈雲樓來。走近亭邊。周太監咳嗽一聲。打個暗號。又把紗燈一提。照着聖上的龍顏。解鳳聽見咳嗽。便仗劍在背後跑來。却被馬俊在亭中望見。料他是個刺客。馬俊就手掣出劍。將身一縱。早到聖駕前面。站起。解鳳並不提防。只認定平帝。劈面一劍。不意馬俊眼明手快。那解鳳掣劍砍下時。早被馬俊颼颼的一劍。砍斷。解鳳右手連劍落在地下。又復一劍。解鳳倒地。早已一命歸天。此時周太監嚇得天昏地暗。那裏想道。有人救駕。見事不諧。撇了紗燈。飛奔的逃出後宰門。來到米相府中。告知衆人。聞得此信。手足俱亂。急扶米相上馬。周太監混雜其中。史德明亦聞信而至。各人奮馬加鞭。同到城門口。守門官見是米相人等。遂開了城門。放他逃去。且說平帝爾時驚倒在慈雲樓下。適有門宮小臣走來。見了這般情形。嚇得飛跑而去。報知太后。那馬俊扶起聖駕。平帝道。朕今幾爲刺客所傷。是何人前來救護。馬俊道。民人馬俊救駕。平帝驚問道。你在獄中如何知道。馬俊將司馬先生諭帖呈上。平帝看畢。說道。司馬傲真神人也。馬俊奏道。刺客已被民人殺死。屍首現在平帝道。且緩處置。當下命馬俊護駕回宮。着在宮門

候旨馬俊領旨而出。那時太后與正宮娘娘聞信大驚。平帝道：不必驚慌，幸朕體毫無傷損。太后問周明何在，內監奏道：周公連夜出宮去了。太后道：這刺客必是周明引進來的。正在猜疑，外面文武百官聞知道個驚信，先後齊集朝房請旨朝見。當夜平帝御便殿，百官朝拜畢，諸大臣陳奏紛紛議論不一。都御史文彬奏道：臣於是晚巡視禁城，風聞米中立行刺不成，同史德明等乘夜逃逸。臣察核情由，這事仍由假駙馬起見。米中立因事迹敗露，乃爲此大逆不道之事。請旨飭拿米中立等家眷，發交刑部嚴刑審訊。平帝准奏，並面諭朝臣道：朕夜遇刺客，幸得馬俊入宮救駕，險脫災星。今擢馬俊爲御前侍衛，赦其前罪，不問朝臣傳旨。馬俊在宮門外謝恩，隨後命提點使陸柱拖出刺客屍首。陳尸朝市，寸磔示衆。又命統領御林軍龍驤將軍王國勛領兵拿獲米中立、史德明等各家家眷。王國勛領目前去，誰知米中立等諸人府第早已遷徙一空。王國勛回朝覆旨，平帝大怒，傳旨京外文武各官捕獲米中立、周明、史德明等解京。如有隱匿，一併治罪。夜漏已深，平帝退朝回宮，百官散歸。且說馬俊得授侍衛之職，次晨來到書院，告知常讓兩人好不歡喜。馬俊又將出首假駙馬及在垂訓亭救駕之事前後說了一遍。常讓道：仁兄此番忠義兩全，真乃大丈夫所爲。馬俊道：請賢弟修書一封，送到鐵鉢山，告知郝大哥與衆位兄弟。常讓道：這却是要緊的。兩人談論之下，便想起個柳緒，究不知他生死如何。話分兩頭，却說柳緒遭強徒劫掠後，赤手空拳無處投奔，每日在路途行乞。那日宿於破廟，忽然天降大雨，飢寒交迫，好不苦惱。左思右想，欲投鐵鉢山來，又不知郝大哥與衆人等如今尙在此山否。思想一番，愈覺悲苦，意欲尋個自盡。在廟中徘徊不去，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遇金翁情結父子

話說柳緒受了許多磨折，饑寒難忍，欲在廟中自尋短見。正值悽慘之時，只見廟門外來了一位老者，拿了香燭，到神前燒香。見了柳緒，便問道：你是何人，在此做甚麼？柳緒道：我是遇難之人，因饑寒相逼，欲在此尋個自盡。那老者是個奉佛行善的人，聽得此言，便道：不可這樣輕生。便在腰間取出銀子一錠，付與柳緒，說道：你將這銀子作爲路費，投奔親友去。柳緒接了銀子，問他姓名。老者道：你問我做甚麼？速行投奔親友去罷。柳緒謝了幾聲，告別老者而去。那老者在神前燒了香，帶上了廟門，竟自去了。再說那吳韜自奉命督師征剿海寇，業已連次得勝，緣兵將不敷分佈，一時未能剿滅，乃命家將吳興進京，求請添兵助剿。吳興領命前往，行經鐵鉢山下，望見山頂屯扎一枝人馬。吳興想道：這兵馬不知那裏來的，只待勒轉馬頭前去探問。不意被那山上巡哨的嘍囉看見，趕上前去，將吳興牽住解上山來。吳興望

見山寨中間坐着一位將軍。却認得是個郝鸞。便叫道：郝大爺，小人便是吳興。奉老爺之命進京請兵的。郝鸞聽得叫他，便向那人一看，原來是吳韜的家將吳興。忙叫：嘍囉，快去放他。吳興向前叩頭。郝鸞道：你來得甚好。我正要派人下山探聽你家老爺征寇信息。如今勝負如何？吳興便將征寇的事逐一告知。又道：小人這回因請兵入都不意道經此地，得遇大爺。不知大爺因何到此？帶領的何處兵馬？郝鸞將前事告訴他一遍。如今不得回鄉，權在此間待時。而動吳興聽得此言，向郝鸞說道：大爺這一番正合着我家老爺的機會。如今老爺方在用兵之際，只緣少些兵將，這海寇未能頃刻剷除。幸喜我家老爺與柳老爺商議得勝了幾回。據小人看來，這裏幾位爺們十分勇壯，又兵馬齊集，何不棄了此山，歸順我家大爺？小人且緩去請兵，竟同大爺與列位爺們同到營中，幫助我家老爺降伏海寇。那時得勝回朝，升官拜爵，豈不爲美？郝鸞聞言大悅，且喜山寨衆人俱願歸順。郝鸞遂留住吳興，與孫珮諸人商議起程。忽有嘍囉稟道：外面來了一個京中人，說是馬爺差來下書的。郝鸞聽得馬俊有信，忙道：喚他進來。嘍囉將來人引進，呈上書函。郝鸞拆開一看，方知米中立行刺不成，逃出都城，惟柳緒招了駙馬，被人陷害，尚無下落。郝鸞便將來信付與大家同看。賞了來人盤費，命他回去。一面派人到各處尋訪柳緒。一面請鳳公領了各家的眷屬，仍回開封安置。郝鸞等收拾軍裝馬匹，改換了旗號，帶領陳雷、鮑剛、周龍、周虎、曹雙、王常與鳳林、孫珮諸人，即日拔隊起營。又令焦豹、樊冲同着吳興領路先行，一路向登州而來。沿途並不攪擾百姓。一日到了登州地界，郝鸞命扎住營寨，先命吳興去稟知吳爺、吳韜告知常柳二公，便差營官迎接。郝鸞帶領衆將來到吳韜大營，見了吳爺，郝鸞低身下拜，呈上兵馬錢糧冊。吳爺略問寒暄，按冊點名，見衆人俱是身材雄壯，好似神將一般，喜不自勝。當時款待衆將人等，郝鸞在席上將別後諸事說了一遍。吳爺道：賢甥幹了這等事，未免有礙國法。候剷除海寇，將功奏聞聖上，方可赦免前罪。郝鸞叩謝。當晚席散，各歸營寨。聽候臨陣調遣。却說柳緒得了盤費，一路行至鐵鉢山來，走近山麓，却不見有人跡。及走上山頂，全無屋宇營舍。只有幾堆火燒的殘磚斷瓦，原來郝鸞臨行時將此山房屋縱火焚燬。這柳緒一時那裏想得到，心中只是驚訝。再向四下一望，見有幾個樵人在荒山廢壘間拾些零星斷柴。柳緒此來撲一個空，却也無處可說。只得移步下山。此時腹中饑餓，兩足又行走不動，因想千休萬休，不如死休。望見前面有所樹林，且到那裏歇歇。走到林中，見是一座墳塋，有個石碑，刻着金氏之墓四字。柳緒向他作一個揖，就地坐下。前思後想，恐不免爲溝渠之鬼，不如早早尋個自盡罷。就解下腰帶，挽個圈兒，一頭掛在樹上，又哭了幾聲，扒上墳堆，將頭向圈內一伸，雙足離地，死生在呼吸之間。幸他命不

該絕。忽來一老翁在此經過。將騎的驢子扣在樹上。說道：許久未曾來看看。遂進走樹林內來。望見樹上吊着一個人。嚇得那老翁急忙走上墳堆來。抱住那人。替他解下了帶。把他放在地下。又喚了他幾聲。柳緒方纔醒來。便開口道：好苦吓。老翁道：你這後生。有甚麼過不去的事情。來此俺家墳墓上尋死。幸遇着俺來救你。我看你相貌清秀。不是個平等之人。日後還有好處。你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柳緒遲疑了一會。隨口說道：晚生江南人氏。姓金名緒。因家計蕭索。尋得幾個親友幫助。不意被強徒劫去衣服銀兩。難以還鄉。日在途中沿門求乞。又耐不過道路飢寒。因而尋此短見。今蒙大恩救下。也不過多活幾天。死到別處去便了。說罷立起身來。作一個揖。謝了老翁便走。那老翁一把扯住。說道：慢走。慢走。俺有話說。柳緒只得立住。老者道：俺也是姓金名進德。離此三十餘里。便是我家小莊。老漢只有夫婦二人。並無兒媳。看你年紀尚輕。流落在外。終非了局。不若隨我回家。做了老漢的義子。到也衣食有餘。你的意見何如。柳緒想我如今無可投奔。不若將計就計。拜他爲父。隱身在此。也好訪問父親與郝兄信息。便道：既蒙救命大恩。晚輩願拜膝下。金老兒見他依允。願做他的兒子。滿心歡喜。說道：先在墳上拜了祖先。柳緒拜了四拜。金老兒牽着驢子。說道：吾兒飢餓。不宜行走。騎了這牲口罷。柳緒跨上驢子。一路行走。金老兒隨後跟着。兩人在途中說些閒話。不覺已到自家莊口。此莊甚是熱鬧。二人進了柵門。柳緒下了驢。金老兒拴住了牲口。說道：是我家門口。金老兒敲門。叫道：媽媽開門。媽兒開了門。金老兒領着柳緒走進門來。媽兒問道：這是何人。金老兒笑道：是我的孩兒。柳緒又向上拜了幾拜。金老兒便將在墳上救他的情節。告訴一遍。又道：孩兒肚中餓了。金媽媽聽說有了兒子。也甚歡喜。便往廚下收拾茶飯。大家吃了。晚間又搬出一付行李。與他歇宿。此時柳緒住在金老兒家。按下不提。再說登州吳韜大營。自郝鸞等到了營寨。聲勢聯絡。日在營中商議進兵攻剿。吳爺道：這賊憑險自固。出沒無常。還有個賊將海寶。勇力過人。必須用計擒他。郝鸞稟道：愚甥却有一計。明日陣上。且看賊勢如何。然後臨時決戰。我等避實攻虛。舍長攻短。爲一鼓殲除之計。吳爺稱贊不已。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討米逆天降神仙

話說吳韜與郝鸞妥議戰事。到了次日。吳公點齊衆將。命郝鸞等領兵出營。與賊寇交鋒。那賊酋海天王。與三太子海寶。帶領賊兵。擁出營門。與吳軍將士接戰。郝鸞挺鎗而出。匹馬當先。海寶見了。手提方天畫戟。拍馬來迎戰。有十餘合。郝鸞佯敗。望本陣而走。海寶乘勢追來。海天生見兵丁得勝。催動一班賊將。殺入陣來。吳公在將臺上看得明白。將紅

旗一麾四面伏兵齊起。左有鮑剛陳雷，右有焦豹周虎周龍諸將，一併殺出，把個海寶團團圍住。海天王見吳陣聲勢浩大，恐有失誤，便舞動雙刀，飛馬前來接應。郝鸞回馬迎敵，海天王並不打話，舉起雙刀，向郝鸞劈面砍下。郝鸞將鎗架住，海天王將雙刀左右盤旋，與郝鸞戰有二十餘合，不分勝敗。郝鸞心生一計，拔劍在海天王馬首座下，一擊那馬，吃了驚，忽然跳將起來。海天王翻身落馬，被郝鸞一鎗搠死。馬下軍士割下首級，郝鸞殺了海天王，驟馬衝陣，直取海寶。海寶撇了鮑剛等來敵郝鸞，不防鮑剛在背後趕上一刀，砍傷他左臂。海寶手眼昏花，被郝鸞迎面一鎗，在馬上搠死。鮑剛連下一刀，取了他首級。那時吳陣上的軍士勇氣百倍，喊殺連天。賊寇見主將身亡，紛紛逃竄。吳公傳令四下追殺，郝鸞與衆將殺至日暮，始鳴金收軍，回營拜見吳韜與常柳二公，呈上首級報功。吳公慰勞諸將，犒賞軍士，諭令擇吉班師。屆期吳韜等率領大小三軍整隊而行，奏凱回朝。不數日到了皇都城外，安下營寨。吳柳常三公帶領郝鸞等衆將來至午門候旨。天子召吳韜常聘珍柳逢春入宮見駕。山呼已畢，平帝溫諭倍至。吳韜面奏郝鸞等剿賊之功，平帝道：郝鸞等建此大功，自當赦其前罪。候旨擢用，又將柳緒之事，諭知柳逢春道：如今專候卿等回朝，認明真假定罪。當下傳旨刑部獄官要提出假駙馬來，審問柳緒下落。及假駙馬押到時，柳逢春上前一看，俯伏奏道：不是柳緒，這是史德明兒子史通。平帝大怒道：你好大胆，爲此大逆之事，陷害公主。史通伏地不起，供稱：罪臣被米相所哄，並非本心。平帝怒道：米賊朕也不會負你，爲何亂國至此。柳逢春泣奏道：臣止有此子，乞聖恩訊明生死下落。史通供道：當時米相備了快馬，引柳緒逃出南門，又着家丁追去殺他。回來時，止將空馬帶來請賞，並無首級。平帝聞得此言，含悲淚下。吳韜等奏道：頃據史通所供，米相家丁僅有空馬帶回，想駙馬吉人天相，必無不測之事。定是奔投別處，伏乞聖恩下詔頒行天下，命各郡縣大小官員，各路訪尋，如有護送駙馬還朝，立時陞賞。天子准奏，命朝臣寫了詔書，同着榜人頒行各處遵行。命刑部獄官將史通綁赴市曹候旨行刑。着承審官麻青前往監斬。麻青到了法場，遵旨將史通碎割，凜首示衆。麻青入朝繳旨，忽見兵部尚書劉銳捧着潼關告急表文，呈上平帝。看畢大驚道：米賊在邊界叛亂，若不早除，必有後患。吳韜出班奏道：老臣願往擒此逆賊。平帝道：卿兩載出征，備嘗辛苦，今又欲遠離朕心，不安。吳韜奏道：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乞聖上加封諸將。老臣即速起程。平帝聞奏大悅，准其所請，命吳韜爲都督大元帥，統攝軍務。常聘珍爲左都督，柳逢春爲右都督，郝鸞爲先鋒，統領將軍。其餘鮑剛人等，以次授職。駙馬爲行營都尉，駙馬出班奏道：臣願保舉一人隨征。天子問道：舉何人。駙馬將滕瑞被陷削職之事，一一奏明。平帝命赦出滕瑞，復還舊職，與鳳林孫珮

同為參謀。諸臣謝恩畢，與麻青劉銳等各自退朝。平帝回宮，吳韜出朝，傳令衆將赴校場操演三軍，檢點人馬，操罷。吳韜命郝鸞為前部先鋒，鳳林為參將，帶領五千人馬開路先行，命馬俊周龍為左右軍，鮑剛陳雷為前後軍，自己與常柳二公為中軍大營。滕瑞孫珮參贊軍務，又命周虎焦豹曹雙王常為中營護軍校尉，樊冲張奎轉運糧餉，佈置完備。吳韜統領馬步全軍二十餘萬，即於次日五鼓辭朝，百官齊赴十里長亭送行。吳韜與常柳二公出了都城，催促三軍向潼關一路兼程前進，百官各自回衙，惟常讓慮父親年老，力請隨行，常聘珍不允，命在書院攻書，專候來春應試不提。且表米中立因通謀敗露，逃出都城，同周太監史德明曹斌劉棟諸人在潼關一帶，自稱為平漢王，又有軍師百勝禪師及家將劉交項雨金白禮等二十餘人，擁兵侵佔城邑，虜掠人民，百姓遭其擾害。聞知吳公統兵出征，百姓準備牛酒犒軍，吳公經過地方，秋毫無犯，百姓一路歡迎。那日先鋒營已抵賊境，吳韜大軍隨後到來，傳令諸將據險為營。郝鸞與鳳林正在商議軍務，適馬俊來營約郝鸞去見統帥吳公，兩人同步出營，忽有軍士報道有一道人求見郝鸞，與馬俊出營迎接，原來是司馬傲先生。此時望見顏色，欣喜非常，三人同入帳中，敘禮坐下。司馬先生笑道：「今日可謂英雄得志，甚慰我心。」馬俊道：「皆賴先生所賜，今幸先生降臨，諸事還求指教。」司馬先生道：「貧道專為此事而來，欲見元帥爺共議軍務。」郝鸞馬俊引司馬傲同到大營，由中軍官稟上元帥。吳公親自出營，延入金頂蓮花帳坐下。吳爺看這司馬傲仙風道骨，洒落非常，便道：「老夫奉詔討賊，幸蒙鶴駕遙臨，願求賜教。」司馬傲道：「貧道乃山野之人，年來雲游四方，見此地殺氣重重，知是應在今日，預訪衆位英雄來助老元戎一戰成功。」吳爺道：「多承指示，但不知應用何計，可平此逆。」司馬傲道：「貧道才力淺陋，不諳兵略，料知米賊營中有一軍師，名為百勝禪師，這是個妖僧，專會邪術，貧道收伏此怪，則米逆無能為矣。」吳爺聽了大喜，說全憑仙師法力，遂擺素席款待，留在營幕，共論交兵之事。郝鸞與馬俊共回本營聽調，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好姻緣遭逢恩寵

話說米逆等聞知吳韜大兵到來，命衆將劉交等帶領兵馬出城迎敵。吳爺點兵出營，排列陣勢，命先鋒將郝鸞與馬俊鮑剛等分頭接戰。吳韜與司馬傲先生同出營門外督陣，只聽得米賊陣中礮響連聲，當先衝出一將，便是活土地劉交，舞刀躍馬而前。馬俊知劉交跳法非常，便提劍上馬殺來。二人刀劍盤旋，戰有十餘合，馬俊賣個破綻，讓過劉交一刀砍入，旋馬轉身，橫腰一劍，劉交跳躲不及，早已砍為兩段。米賊大驚，命深夜又吳能出戰，吳能舞刀拍馬直衝馬

俊鮑剛大喝一聲縱馬提鎗出迎戰不及三合鮑剛手起一鎗搥死吳能於馬下米陣中扒山虎施威雙頭狼孔白飛
天鼠伍泰滾地龍孟先一併殺出郝鸞陳雷周龍等出馬迎敵鏖戰多時未分勝負郝鸞大嘯一聲鎗挑了孔白周龍
陳雷方與賊將伍泰孟先施威等奮勇力戰鮑剛馬俊飛馬來助兩人各起一劍連砍了伍泰孟先施威抵敵不住攔
馬而逃那米陣上白額虎項雨披麻星金白禮等一班人馬見勢頭不好勒馬便回米陣大亂百勝禪師在敵樓上望
見傳令鳴金收軍郝鸞等追至城邊城上矢石如雨下只得退回本陣亦鳴金收隊回營諸將獻功訖各歸本營且說
米營初次接戰損折了兵將米賊着急與軍師計議百勝禪師道主公勿憂漢營中不過是勇夫耳如今不與他鬥力
只與他鬥智今晚先時預備待老僧略施小術排一陣勢引他殺入陣來那時殺得他片甲不回米賊等齊說道全仗
軍師調度當夜百勝禪師升帳點值年太歲章廿駝背金剛廉甫帶領軍士五百名俱要披麻散髮用青漆抹臉身穿
青甲手執青旗此爲東路又點銅脊背周武人面獸吳啓領軍五百身穿赤甲手執赤旗赤臉南路又點撲天鵬王萬
入地蛟花龍領軍五百身穿白甲手執白旗粉臉爲西路又點黑羅漢伍雲鐵和尚姚奇領軍五百身穿黑甲手執黑
旗黑臉爲北路最後點披麻星金白禮天狗星李元甫喪門星下元弔客星毛進大敗星方明驛馬星周瑞白虎星周
成騰蛇星詹常八員猛將領兵三千俱要金盔金甲金臉手執黃旗此主中路諸將預備齊整五更聽調違令者斬衆
人得令只聽五更砲響百勝禪師命施威同蜈蚣鬚方威黑頭陀王昌守了城池隨身帶了混江龍袁直穿山甲樊快
白額虎項雨三人領兵出城命青赤白黑黃五隊神兵各按方位排列陣圖居中起一座將臺百勝禪師手提着鐵棍
杖登臺作法畢命樊快赴吳韜大營索戰誰知吳營中早有營外探事人報知傳令升砲大開營門命郝鸞等出營展
開陣勢吳韜同司馬先生與常柳二公同上將臺觀望賊勢只見賊陣上有一陣黑氣從空罩住現出無數神頭鬼身
的兵卒司馬傲問道老元戎識得此陣否吳爺道老夫幼習韜略從未見此怪陣司馬傲道此陣名爲五鬼迷魂陣乃
妖僧邪術所爲吳爺道公可破得司馬傲道不難自古道邪不勝正待貧道前去破他便傳令鮑剛王常帶領三千人
馬埋伏賊陣之後把他歸路截住又令周龍周虎曹雙陳雷焦豹五人共領五千人馬按着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與中
央勾陳分作五路各按五行生剋排隊進攻但聽一聲砲响齊向生方殺入違令者斬分佈已畢司馬傲同郝鸞馬俊
各領五百名軍士前去破陣臨行請吳韜傳令起鼓又道望見賊陣一破速放號砲以待諸將接應吳爺領命吩咐將
校起鼓司馬傲左手執旗右手仗劍只聽得三通鼓響走出陣前忽來一個僧人面如鍋底鬚若虬髯身披袈裟手中

提著鐵禪杖坐下一隻花斑豹飛奔而來。司馬傲一見便道：「你我俱是方外之人，何必來此殺劫中，自尋煩惱？」那僧人開口道：「你是何方小道，敢來饒舌？」吃吾一禪杖。司馬傲把劍架住，笑道：「非是貧道多言，只可惜你百年修煉，一旦成空。僧人聽了，不覺怒氣直衝，舞動禪杖向司馬傲當頭劈下。司馬傲道：「孽畜如此無禮，貧道只得開殺戒了。」挺劍相迎，戰不數合，僧人住了道：「你有何法力，敢進吾陣來？」司馬傲道：「既經到此，自然破陣方回。」言畢，飛步追趕。那僧人急回本陣，下馬走上將臺，把手中禪杖向西面一麾，四下烟雲密佈，霎時飛沙走石，鬼哭神號。只見賊陣中有千萬神兵，仗劍執旗，奔殺前來。司馬傲舉起手中寶劍，向空書符一道，忽然霹靂一聲，如天崩地塌。但見賊陣上烟銷雲滅，黑氣全無。吳營中連放號砲三聲，周龍、陳雷等五路兵馬同時殺入陣中，左衝右突，如破瓜切菜一般。把帶領神兵的章甘、金白禮等五方賊將殺個盡絕。袁直、樊冲、項雨三人帶領殘卒回至近城，望見城上換了旗號，原來鮑剛王常奪城池了。正要四散逃生，忽聽得一聲砲響，左有馬俊，右有郝鸞兩路殺來，被他兩面圍住，把項雨等殺得一個也不留。只有那妖僧百勝禪師見陣勢已破，心中著惱，方欲遁去，却被司馬傲撒手起一個掌心雷，破空擊下。這百勝禪師不及提防，遂撒了禪杖，現出原形，却是個秃尾黑驢。司馬傲一劍砍為兩段，吩咐軍士拖去付諸烈火。那時諸將會齊一路，吳爺見司馬傲與眾將人等大獲全勝，傳令鳴金收軍。司馬傲與郝鸞請吳韜同常聘珍、柳逢春會兵入城。鮑剛王常出城迎接，稟知守城賊將施威等巷戰斫死，叛逆米中立全家眷口及姦黨周明、劉棟、史德明、曹斌等。當大兵入城時，全行拿獲吳韜聞之大喜，同司馬傲等整兵入城，就僞王府中升座。眾將呈驗陣斬首級，吳韜逐一記功，並敘明戰績。當下飛章告捷，一面清查府庫，出榜安民。諭將逆犯分別收禁，趕造囚車起解。王常又押到曹若建、曹岱與阮氏三犯。原來這三人在章澄如處聞得米逆叛信，趕赴潼關，依附曹斌的時，鳳林與滕瑞在旁，稟知前情，請元帥爺治以淫惡之罪。吳韜命綁出營門，將曹若建、曹岱、阮氏三人一併處斬。當夜大排筵席犒賞全軍，吳韜與司馬傲另席，追論戰事。常、柳二八與郝鸞等諸將會飲，各將領盡歡而罷。吳韜傳令將士等回營養息，聽候擇日班師。話分兩頭，且說柳緒在金老兒家甚為相得。一日在莊前閒步，聽得有人說：「昨日進城，看見府衙前掛一張榜文，說是皇帝的公主打綵球，招個駙馬，叫柳緒，忽然不見了。後來有個冒名的假駙馬，姓史，這人聞是米相哄出來的，今已審明正法。皇上传出旨意，尋訪真駙馬還朝。此事好不奇怪。」柳緒聽了，想到這番苦楚，原來是米賊害我的，便回家稟過金老兒，騎了牲口進城，來到府前。這乃是山東兗州府的衙門。柳緒到時，果有人在那裏念的念，看的看，柳緒擠入人叢中，將榜文仔細看時，心中大喜。

回家向金老兒夫婦說道。我原是當今皇上新招的駙馬兵部侍郎的公子。姓柳名緒。因遇難流落在此。蒙二位大人收留。今日進城。看見榜文。方知皇上尋我還朝。只是捨不下二位恩人。不若收拾東西。同我進京。共享富貴罷。金老兒夫婦聽得。喜出望外。即檢點些細軟物件。收拾完畢。去報知里長。同到府前。稟明太爺。這兗州府郡守許端紳。迎接柳緒上堂。參見。即日準備車輛。又差官員兵弁。沿途護送進京。到了皇都。平帝知道。着鑾儀衛排齊職事。迎接柳緒入朝。面聖已畢。平帝欣喜道。朕爲奸相蒙蔽。致卿遭此顛越。傳旨衆朝臣。送入府第。柳緒謝恩出朝。安堵了金老兒夫婦。方始歸第。平帝回宮。說與娘娘太后知道。真是喜從天降。太后傳諭內務府。置備應用典物。及欽天監與禮部衙門。選定吉期。公主下嫁。各衙門遵照典禮舉行。常讓聞知此信。忙到駙馬府來。與柳緒相見。二人攜手入座。驚喜交集。材官獻茶畢。常讓將馬俊救駕。米相謀逆等事。細述一回。柳緒感歎不已。當晚置酒歡飲。談論至更深。同榻而睡。次日常生辭。回到了吉期。太后命內臣將公主妝奩。送入駙馬府中。一路的花團錦簇。玉映珠輝。又有幾隊內監與宮娥等護着。說不盡千般富貴。萬種榮華。至晚。公主裝束得金枝玉葉。環佩鏗鏘。乘坐了鸞鳳綵輿出宮。太后與娘娘親送至花觀樓前方回。但見繡旗綵仗。簇擁而前。笙簫鼓樂之聲。送入駙馬府第成親。其柳緒之快樂。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衆公卿封贈團圓

說話公主彩輿到來。柳緒行迎親之禮。迎接上堂。公主降輿。柳緒見公主。先行君臣禮。與衆官員宮監人等。照着龍鳳天燭。送入洞房。方行夫婦之禮。合巹交杯。可謂占盡天下風流。人間歡樂。銷金帳內。這一夜歡娛。不能盡述。次日禮部大臣引柳緒入朝謝恩。天子命柳緒入宮。朝見太后與正宮娘娘太子。回到府第。文武衆朝臣俱來拜賀。不必細說。且說吳韜在潼關剿擒了叛逆。同常柳二公與郝鸞等衆將官。統領馬步全軍。將米中立等裝入囚車。一路唱凱班師。振旅還朝。到得都城外。傳令安營下寨。平帝郊迎慰勞。吳柳常三公駐鞍下馬。俯伏道旁。恭請聖安。君臣並轡入城。由午朝門進宮。行朝見禮。平帝傳旨賜宴禮畢。各回府第。常讓柳緒同來拜見。與郝鸞馬俊等各敘情事不提。吳爺歸第。把諸將功勞。并叛逆罪犯。奏請定奪。平帝覽奏畢。即日降旨。封官贈職。振威將軍都督大元帥吳韜。封爲秦國公。晉贈太傅。妻封秦國夫人。榮封三代。左都督常聘珍。封爲大司馬。晉贈少傅。妻封一品夫人。右都督柳逢春。封爲大司寇。晉贈少保。妻封一品夫人。司馬傲。封爲燮國軍師。馬俊。封爲安寧侯。郝鸞。宜鄉侯。鮑剛。新亭侯。曹雙。封爲威武將軍。陳雷。隆武將軍。焦豹。靖虜將軍。周龍。平虜將軍。周虎。定虜將軍。滕瑞。爲兵部侍郎。孫珮。爲大理卿。鳳林。爲光祿卿。其餘諸將軍

校以次陞賞。所調各路兵馬賞給軍糧一月。着吳韜咨遣歸營。吳韜等入朝謝恩。惟司馬傲不受封職。乞放歸西蜀。白鶴觀平帝特旨。賜香火田五百畝。朝臣奏叛賊業被生擒。禮宜祝告天地祖宗。詔曰。可。乃擇吉祭告神祇。獻俘太廟。事畢。着刑部官員將米中立等。綁赴市曹。命都御史文彬監視行刑。首逆米中立。寸剮烹醢。周明曹斌。史德明。劉棟等。凌遲處死。餘皆斬首示衆。諸逆犯俯首就戮。文彬入朝繳旨。馬俊又奏開封郡守雷震。吏才卓異。乞聖上擢用。天子准奏。着吏部推選。時有行人司領命出京。馬俊吩咐行人司道。致意雷太守。早釋羅輝菴。今有黃金千兩。相煩帶去。乞雷公轉撥羅先生收納。行人司領命前往。再說還朝文武諸臣。因在京授了官職。分道各迎着屬。吳爺遣散軍士。命家將吳興等回杭郡。迎接夫人小姐。並常聘珍家眷。柳緒迎養。柳逢春。老夫婦。及金老兒。孫珮。差人赴開封。請鳳老爺同夫人小姐來京。郝鸞亦差人回太原。命郝忠修理祠宇。獨司馬傲面聖辭回西川。天子留他不住。司馬傲謝恩畢。駕白鶴騰雲而去。衆朝臣無不贊歎。聖上封他爲靈機妙道護國真人。又着鮑剛郝鸞馬俊訪問仙蹤。三人前赴白鶴觀中。只見司馬仙師身騎白鶴。在空中說道。賢契別來無恙。自古道富貴無窮。光陰有限。所以貧道逍遙物外。雲水爲家。衆人聽了道。仙師原來是上界神仙。各各望空遙拜。仙師又道。衆位英雄功名成就。留此寶劍無用。速還貧道罷。郝鸞等取劍奉獻。仙師把手一招。三劍化成金龍。飛騰而上。仙師收劍畢。拱手道。三位賢契安享榮華。各宜珍重。貧道後會有期。言訖飄然而去。三人回京覆命。却值行人司同着雷震赴選來京。馬俊前去拜謁。雷震告知釋放羅醫。及感謝贈金之事。馬俊道。向蒙優待。故特保奏。以酬還劍高誼。雷震方知此來係馬俊保舉。便道候下官奉答時。前來叩謝。馬俊辭出。雷震準備朝君。引見錄用。其時平帝在位。朝野無事。海宇昇平。遂乃廣收賢俊。命諸文士在殿廷對策。常讓考中了狀元。天子賜宴瓊林。遊街三日。更喜各府家眷次第到京。吳韜的小姐早已許配常讓。如今中了新科的狀元。兩家好不歡喜。常公擇吉完姻。吳爺備齊妝奩。吉期已到。寶馬香車。花燈鼓樂。迎娶新人入門。同朝諸臣紛紛賀喜。到了晚間。花燭洞房。真個是神仙眷屬。其樂處不減柳緒。又有交好孫珮郝鸞等。周旋款客。暢飲通宵。方始客散。次早新人拜見翁姑。畢。常聘珍同吳韜入朝。代狀元謝恩。並告假還鄉祭祖。天子允准。賜常讓爲翰林學士。奉旨還鄉祭祖。謝恩退出。吳韜

日。諸事完畢。常讓回京供職。後來這個常狀元。位至宰相。壽有八十一歲。那中郝鸞馬俊壽已九十有餘。一日。三人在外郊遊春。遇見司馬仙師。獨立雲中。手執塵尾。向他三人一招。忽飛下白鶴三隻。三人遂各騎一鶴。白日飛昇。贈

三
機
印



劍俠奇中奇

(全書一冊)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胡協寅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廣益書局

國家圖書館



002427925

廉價

封面繪意：三進開封索寶



.44
2:2

洋裝一冊

籍